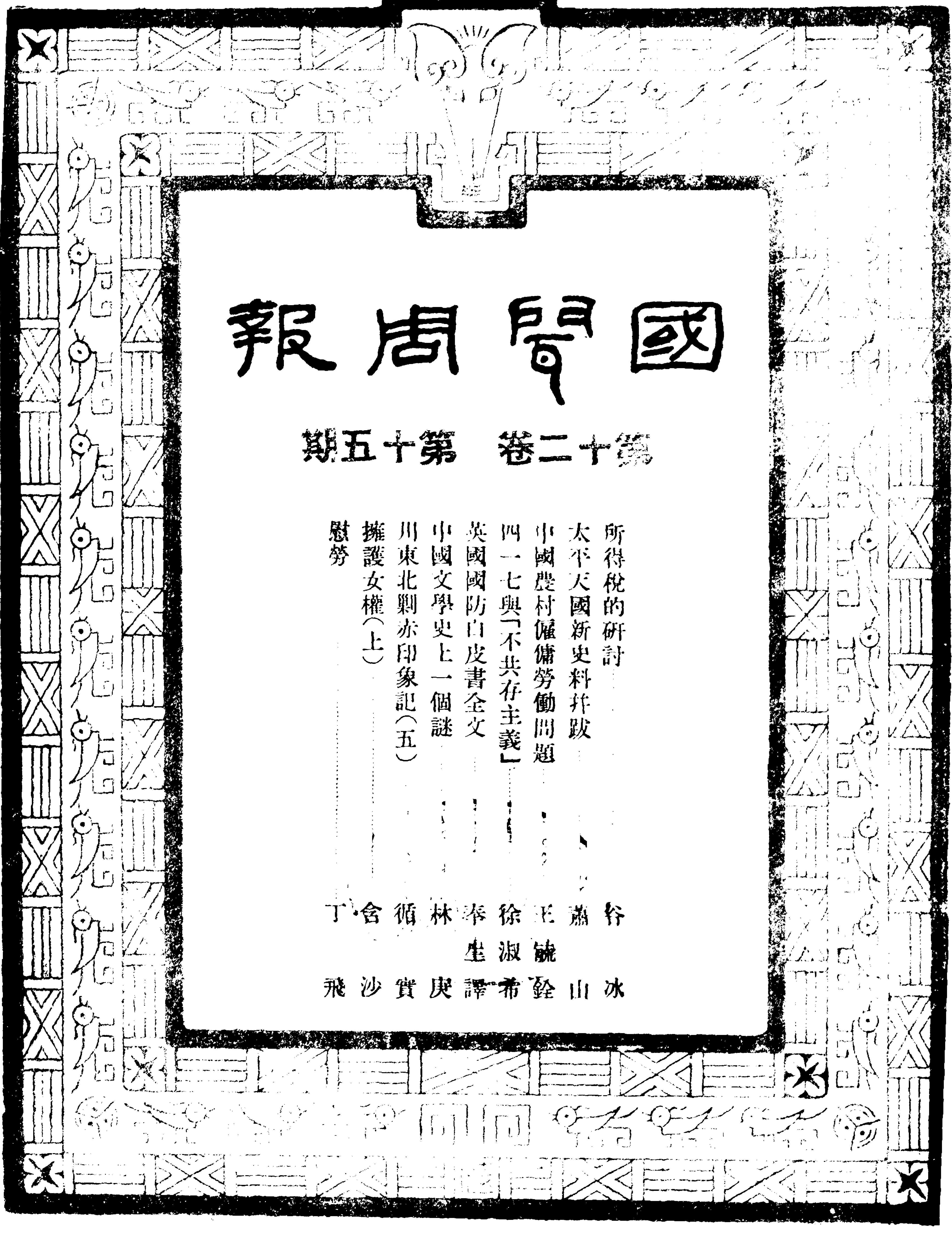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十五期

民國廿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太平天國新史料眞蹟

（請參閱本期蕭一山先生的文章）

眞天命太平天囯 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illegible]

誥諭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

天意既定人心宜從

天既生

眞主以御民則民自宜傾心而向化[illegible]中國

以來率民拜邪神而棄

眞神叛逆

上帝借民變[illegible]

皇天兼且[illegible]天合斯文且

搶[illegible]其稅四海傷

心中原怨[illegible]

本軍師奉

天命之用休不忍斯民[illegible]剿妖制興

王師以滅魔鬼乃湖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猶解倒

懸本

天意之昭彰証人心之響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

王師者前徒倒投順之戈凛

天威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

王業切詔義生廷宜敬拜

上帝毀除邪神以換

天寶以安

天福士農工商各力其業自論之後[illegible]務宜[illegible]樂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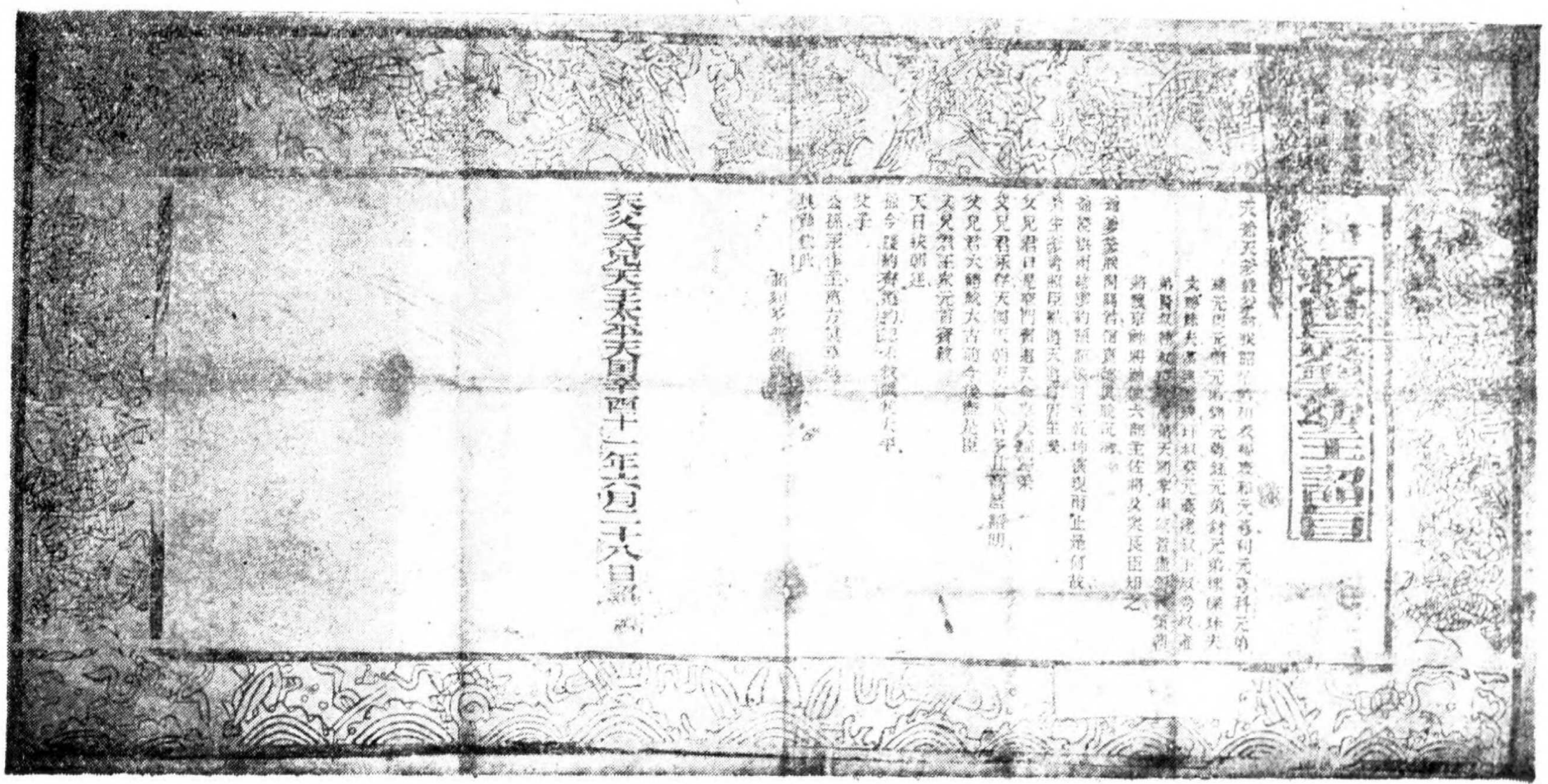
常業[illegible]之不驚

念其蘇[illegible]天下咸

曉萬方[illegible]

誥諭

太平天[illegible]初一日


[illegible]王詔旨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詔

柏林會談之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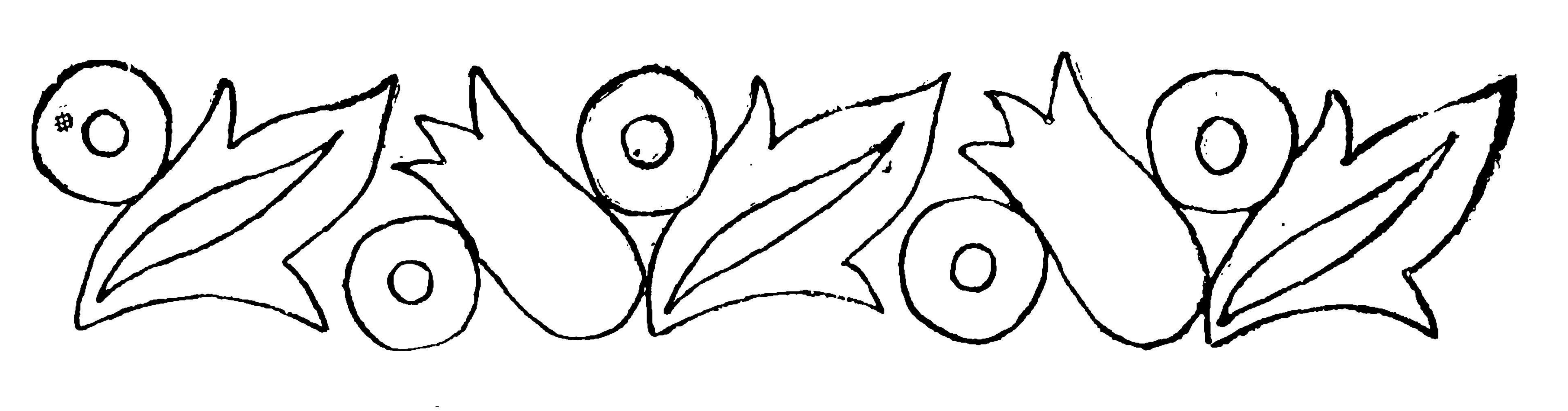
英德會談於三月二十五日在德總理府舉行，長談由晨至夕，爲具有歷史性之一幕。圖中由左而右爲艾頓，西門，希忒拉，譯員史米德，紐拉特，英大使費勃斯及希忒拉代表里賓特羅浦。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十五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四月廿二日出版



一周簡評

白銀問題的近勢

美國一再提高銀價，不但中國更要感受痛苦，英國人也禁不住要說話了。美國眞意所在，各方傳說不一，乾脆說：是羅斯福怕得罪白銀派議員。他們政治上的把戲，眞是矛盾。美國銀鑛業以爲提高銀價，可以大賺錢，其實他們所受的打擊，恐怕也和我們一樣。不過現在還未覺出罷了。

經濟專家沙爾德在其中國經濟報告書中，有一段論美國白銀政策，說得最透澈，他說：「提高銀價之種種辦法，足以引起供過於求之趨勢。此類辦法，極有造成白銀高價之可能，然又必隨以尖銳之反應。如此非但中國感受兩重壓迫，而銀鑛主之永久利益，亦感相等之影響，如中國情形達到極度之緊張，中國被迫而有改革貨幣之必要，或因此採用金本位，或因此減低國幣成色，或竟放棄任何金屬本位，則銀鑛主將受重大打擊。」

中國將來是否如沙氏所說要到極度緊張的時期？中國政府是否要被迫而改革貨幣？誰也不敢說：但依目前情形看來，尙不至於如此。因爲今年國際情形不同。例如英國報紙都以爲美國白銀政策的結果，是增加日本的在華勢力，中日提携要更進一步。這種看法不是沒有理由。我們以英商銀行表示不運銀出口來印證，此中奧妙，可想而知。

據專家計算，現在銀價與英匯相較，約差百分之三十，現在運銀出口，除去出口稅平衡稅運費保險費等，淨得利益約爲百分之十二，即每運銀百萬元，可得利十二萬元。上海的外商銀行現時竟肯捨去大利不圖，何以要同我合作，約定不運銀出口？財政當局此時不提高平衡稅，而態度又甚持重，可見當局似乎已有能應付這樣惡劣環境的自信力。究竟當局要採取什麼方針，不得而知。我們現在惟一的盼望，就是請政府仍維持健全的通貨政策！（稚言）

滇緬劃界

外交部最近發表中英兩國換文，兩國商定組織一個共同委員會，重勘雲南和緬甸間的未定界線。這事我們認爲亟有解決的必要。緬甸自從清光緒十一年被英國佔領後，我們失掉了一個屬邦，又因爲邊界未曾劃清，不時發生糾紛。中英間的滇緬界約，邊界只劃了一部分，尙餘南北二段未曾解決；北段包括片馬江心坡等地，南段便是班洪一帶地方。據換文內容，這次交涉，好像僅勘南段未定界；我們覺得北段也

一樣的重要，應該一起解決。

滇緬界務是中英間的數十年懸案，長此延擱，兩國邦交及地方人民均受其累，現在從外交上謀正當的解決，自是萬分應該。希望政府慎重選派妥當人員，根據以往歷史及關係條約，做一個公正的解決，不僅本問題得告解決，於兩國邦交也是很有裨益的。（草八）

學位法頒布

我國之有留學生，於今數十年矣，顧實際上國家社會所受留學生之影響，傾向於不良方面之成分殆占多數，推其致此之由，則社會一般太重視留學生，遂致養成一部分青年相率出國「混資格」之心理，上焉者以博得學位爲榮，其次者直欲贏得留學生之頭銜，歸國欺世混飯焉。

政府近年頗注意於留學政策之改進，最近更有學位法之頒布，設能對高等教育切實整頓，一方面使不出國門之青年亦可獲得學位，一方面使獲得學位之青年確能爲國家社會效力，則國人崇拜留學生之心理自將漸漸消除，留學生亦將以空洞之頭銜不能欺世，而不得不努力爲學矣，然則學位法之頒布，其意義固甚大也。（森）

貫台合龍以後

黃河自入民國以來，在長垣縣決口已經六次，（四年，七年，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每次決口，公私損失甚鉅。所以當二十二年五次潰決之後，長垣菏澤等十縣災民以決口愈堵愈決，乃聯合致電國府及各省當局，主張聽黃河自然改道，停止堵塞決口，而以堵口經費十分之一二，自濮陽以南至長垣築百里新堤，濮陽以下以金堤爲保障。現在之北堤即作爲將來之南堤。所餘經費作賑濟災民之用，以期永免水患。惜這種請求未蒙當局採納，費時經年始將口門堵合，未及數月，大堤又告潰決，以往所費之人力財力同歸於盡，災民重罹浩刧。這可說是意外橫禍，純由河工當事人昧於事理所造成。

去年九月間大堤潰決後，河北省河務局以奉令堵塞，於九月十四日興工，當時省府僅撥經費四萬元，口門凡四，二十五口門合龍，即用去兩萬元，大水忽至，各口門工作困艱，乃於十月間變更計劃，先行堵塞貫台串溝。中間因爲負責機關互相推諉，新舊工程人員主張不同，派別紛歧，暗鬥極烈，工程一再延誤，費時半年，用欵超過預算數倍，迄至本月十一日始告合龍，而大堤之口門尙未着手堵築。這種人力

財力的損失，顯然應當由負責當局擔負。但是未聞國府有何懲罰。

現在貫台口門方合，大堤尙未堵塞，行政院已議決由國府查明河工出力人員予以嘉獎了。這固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但亦不無過早之嫌。

貫台現既合龍，大堤當然應從速堵塞，這是當局的責任。不過能不能永久維護這種工程，使不至如民國二十三年之故事，還要看當局的努力如何。

在貫台工情險惡情勢中，亦有人再度主張聽黃河自然改道者，現在已慶合龍，其說是否仍有價值，要看最近之將來黃河能否不再潰決。所以培修金堤工程，按歷年黃河潰決的情形看來，仍有必要。（牛）

歐洲的會議忙

斯特雷撒會議忽忽閉幕，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各國賢明當局的不憚煩勞，很值欽佩，但是他們究竟得到些什麼結果，實在有些難說。

因爲法俄軍事同盟說的甚囂塵上，以及顧忌英法義採取聯合陣線，所以德國在斯特雷撒會議開會的翌日，對東歐公約的建議，表示讓步。會議緊張的空氣，因此緩和了許多，這便是會議結果「圓滿」說的所由來。然而歐局的嚴重性，實際并沒有輕減。會議討論的事項，如：（一）空防公約，英法的意見，尙未一致。（二）中歐公約，決定於五月二十日羅馬九國會議中，加以討論。據傳德國因爲行政院會一致通過法國的決議案，將不參加此會，可見羅馬會議的前途，還有困難。（三）東歐公約，德國雖已允接受，但是并非法國的原案，她主張的是一種不侵協定。（四）德國復盟問題，還須待德國對國聯決議案的態度判明以後，方能分曉。（五）奧匈保三國重整軍備問題，猶需經法方說明以後，態度尙未釋然。我們對斯特雷撒會議本未存有奢望，結果也適如我們的期待。

談到國聯行政院會，本是爲敷衍門面而召集的，在德國表示讓步以後，三強的態度，以爲只要面子得過，對於德國的增軍，自處不願深究。不過在另一方面，德國的立場却又相反。她根本要推翻凡爾賽體系，對於違約的責任，他是絕對不肯承受的。所以國聯一致的決議案，惟有激刺德國的輿情，促成更堅實的團結。如何勸誘德國宛轉就範，是今後最重大的問題。然而，在英國徘徊歧路的階段中，我們相信歐局是很少打開的希望。（秦）

惲南田的軼事

夢微

惲南田壽平為淸代著名畫家。隨園詩話中載其軼事二則，頗有趣味。云：

「惲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竄杭州富商某為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頎而纖者，惲氏兒也，蹶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為公夫婦懺悔，並為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兒付諦暉，諦暉教以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壽平佳句，如：蟬移無定響，星過有餘光；送迎人自老，新舊歲無痕；只為花陰貪久坐，不須歸去更薰衣。皆清絕也。」

則是惲南田倘不遇諦暉和尚將一生為奴，不能有如此之成就矣。其中獨可哂者則為某商之夫婦也。隨園詩話又有一節云：

「惲南田少時，受知王太倉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即赴，乃迫致蘇州，拘官廳所，明旦將辱之。南田以急足至婁水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不如。」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尚未五鼓也。守門者知為相國，遽啟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之以歸。監司隨詣太倉謝過，乃釋。南田書拙修堂讌集圖，題詩云：「花殘江國滯征纓，綠浦江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抽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艱難抱子還鄉國，落拓浮家仗友生，只為躊躇千里別，歸期臨發又重更。」

惲南田倘無此兩人知遇，恐其名早已湮沒不傳矣。

所得稅的研討

谷冰

我國人民的租稅負担，實在太不公平了。一方面即使家財千萬的人，如果本身不去經營什麽事業，把錢存入銀行，或用其他方法貸給他人，靠着利息來度那安逸奢侈放蕩的生活，可以絲毫沒有直接的負担。一方面即使貧無立錐之地的人，爲着要苟延生命而掙扎下去，像操皮肉生涯的妓女，或賴血汗自給的車夫，却得上捐納稅，這眞是稅制上一個極大的缺憾。現在財政部決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實行徵收所得稅，使經濟上確有負担能力的國民都對國家盡一些義務，我們想，凡是受過公民教育的人們，一定衷心贊成，一般或者還會感覺這新稅制實行得太晚。不過，在準備徵收所得稅的時候，政府當局必須注意一點，便是開源與節流應當並重。我們知道，近年中央財政萬分困難，即如二十四年度的總預算，論理早就應該成立的了，現在却因爲歲出超過了歲入一萬萬元，還得費一番斟酌考慮。我們又知道，財政當局常常打算要從事節流，然而今日駢枝機關還是這樣多，浮濫人員也還是這樣多。假使現在一方面徵收所得稅，一方面却依然不求必要的緊縮，儘着虛耗浪費，甚或以爲實行新稅制的結果，財政上一部份的困難可望解除，便把平日節流的意念根本打消，那是很危險的；不但今後要實行徵收財產稅，收益稅，遺產稅，或施行其他新稅制的時候，不能獲得輿論的同情，並且會影響到國民黨的政治生命，這是我們贊成實行徵收所得稅之餘，願喚起政府當局注意的。

講到所得稅本題，我們以爲有幾種原則上的話，可以省略：譬如說所得稅是一種良好稅制，這是近百年來各國財政學者說得很明白的了。又譬如說所得稅不應該採用比例制，而應該採用累進制，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還需要研究的問題，現在不必討論的了。又譬如說自然人和法人都得繳納所得稅，這在我們沒有實行收益稅的國家是當然的。又譬如說各國旅華僑民都得繳納所得稅，這是讀了各國的所得稅法，或是看了我國僑居海外的人民也得遵守所在國稅法納稅的事實，就可以知道的。因此，我們在這裏祗把比較上不容忽視的幾個問題提出來簡略地討論一下。

第一，課稅限額的規定　我們以為首先應當討論的，是每一個國民每年的收入超過了若干，便算達到課稅限額。現在先舉幾個例子，再討論我國應該規定的限額。(一)英國依納稅人及其家屬的人口數除去一定數額(計納稅人本人一百七十鎊，其妻九十鎊，第一個小孩五十鎊，從第二個起每一個小孩二十七鎊，因不能謀生而由納稅人贍養的親屬每人二十五鎊)和法律所定的各種支出外，對其餘的收入課稅。(二)美國依納稅人及其家屬的人口數除去一定數額(計納稅人本人及其妻各一千美元，由納稅人贍養的親屬每人四百美元)和法律所定的各種支出外，對其餘的收入課稅。(三)德國收入不滿一千五百馬克者免稅，除納稅人本人外，並得依其家屬的人口數，每人除去五百馬克。法律所定的各種支出，也准許除去。

我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歐美人的生活程度比較，自然相去得很遠；我國人民一般的收入，也較歐美人的收入低的多，所以我國的課稅限額，不能像英美德各國那麼高．這是不成問題的。可是要提高國民的生活程度，要提高國民精神上和物質上種種的享受，要增進國民的知識和健康，便得培養國民的經濟能力，因此，課稅限額也就不能規定得太低。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財政部所擬的稅法草案，不知道究竟如何規定。據我們的意見，除了應該規定准許除去的各種支出，如維持和發展業務的費用，各種保險費，房屋及各種工具用具的折舊，利息，各種捐稅，各種手續費等等外，最低限度宜規定收入不滿一千二百元者免稅，其有贍養親屬之負担者，並得視人數的多少，每人除去一百八十元以至二百四十元。假使不設定免稅數額，則於法律所定的各種支出外，更依納稅人及其家屬的人口數除去一定數額(納稅人本人八百元，其妻四百元，親屬視人數的多少，每人自一百八十元以至二百四十元)，而對其餘的收入課稅，亦無不可。我們以為大體上必須如此規定，才能使人民保持相當的生活程度；如果只為國家稅收打算，拿「普遍」「公平」做標榜，而課及收入極少的人民，那是要發生極大的影響，獲得極惡的結果的。至於法人的所得稅，各國也有許多例子可以供我們參考，譬如英國，法人的收入超過五百鎊者纔要課稅，我們便不妨規定五千元為課稅的限額。

第二，收入種類的區分　現在各國徵收所得稅，有不區分納稅人收入的來源，而一律課稅的；也有區分納稅人收入的來源，而分等課稅的。前者是初行所得稅制時的通例，後者則為近今一般財政學者所主張。我們現在姑置學理於不談，只就實際說，也覺得區分納稅人收入的來源而分等課稅是應該的。所得稅之所以被稱為良好稅制，是因為公平。可是公平有兩種說法：有同等收入的人，繳納同等的稅欵，這是公平；因納稅人獲得收入的難易，而分別課稅的重輕，這也是公平。一個人力車夫出了幾身臭汗，跑了幾個鐘頭，纔能夠得到人家一塊錢，一個時髦女招待不費氣力的看看慶，也能夠在小賬名義之下得到人家一塊錢，或許還會多幾倍；試

問人們應該對人力車夫表同情？還是應該對女招待表同情？同樣，一個倚賴工作過活的人，他得終歲勤勞，他會有失業的危險，他會因着疾病災難必須增加支出，而陷於萬分困苦的境地，他會遭逢不幸，而喪失工作的能力，以至於無法生存。一個倚賴房地產租金或財產利息過活的人，他可終身暇逸，他不但不慮失業，而且可以無業；他不但可以負担必要的支出，而且可以儘着揮耗，他不但不懼喪失工作的能力，而且還會荒淫無度，戕賊自己的身體。試問國家應該對倚賴工作過活的人表同情？還是應該對倚賴租金息金過活的人表同情？基於此項理由，我們以為不妨區分納稅人收入的來源，分等課稅。凡是靠着工作而獲有收入的人，無論其工作為勞心，為勞力，課稅應該輕微；凡是靠着財產而獲有收入的人，無論其收入為租金，為利息，課稅應該從重。這樣，纔是公平，纔合徵收所得稅的原則！再就各國的租稅制度觀察，把所得稅和財產稅連合起來徵收的，也不乏先例，我國現在既未實行財產稅，那末對於有產者多徵一些所得稅，也不算什麼苛刻。至於對於法人的課稅，也應當視其收入的難易，而規定課稅的重輕。各國因為電影院成本較輕，組織較簡，獲利較易，而課稅重，因為戲院成本較重，組織較繁，獲利較難，而課稅輕，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第三，特殊收入的課稅　所得稅的意義，如其名詞所示，凡有所得，便可課稅。本着這個見地來說，那末人民因為工作或財產而所得之通常收入以外，所有各種因為機會或幸運而所得的特殊收入，如遺產，饋贈和獎券彩金等等也應當課稅。自然，我們知道有若干國家對於遺產，饋贈和獎券彩金等等，並不徵收所得稅，但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實行遺產稅，饋贈稅，獎券稅的緣故，絕對不是根本免稅。現在我們的遺產稅，饋贈稅，獎券稅還沒有實行，為什麼不能對於這種特殊收入課稅。而且照我國現在情形論，即使一個工人乘坐自行車入廠工作，他的自行車還得貼用印花（反之，現在有許多國家的所得稅法，對於人民往來於住宅和工作場所必需的車資，准許在收入數額之內除去，免予課稅），這樣地煩瑣苛細，直可以說是取盡錙銖，然則為什麼對於因為機會或幸運而所得的特殊收入反取放任態度，不予課稅。

所得稅還有一個意義，便是要使人民於納稅之外，猶有所得，明白一些說，便是一方面對於收入極少的人民，不宜課稅，或縱課稅，宜極輕微；務使人民工作或經營事業的結果，可以積聚資金，增加國民財富，另一方面對於收入極多的人民，儘可用累進法課稅，只要最高度的稅率不超過納稅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使無碍於資金之積聚。說到這裏，還有一點應當附帶敘述：在累進制實行之初，一部份學者以為這種稅制足以妨害納稅人積聚資金，影響納稅人事業的發展，所以不主張採用，一部份學者則持相反的見解，以為如依比例制徵稅，便不合於負担能力主義，而且無產者以其極少的收入於維持生活之外，尚須與有產者比例納稅，必將消滅其節儉儲蓄的意念，而大多數國民的財富也將沒有增加的希

望，所以極力主張採用。近百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累進制沒有引起不良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說，前者的見解只是一種過慮，而後者的見解，却不能不認為正確明智。

第四，納稅道德的培養　培養納稅道德，本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在政治不上軌道，捐稅負担不公的國家，要人民守法納稅，十分困難，而且中國自從有了「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兩句成語以來，除了幾個短期的「治世」以外，人民對於政府往往會發生這種感想，因此，他們納稅，只是「不得已」，絕不認為本身應有的義務。再就一般觀察，逃稅最多的人，大概不外兩種：一種是知識幼稚，不解稅法的人，一種是只求利己，藐視法紀的人。現在各國財政學者幾乎一致主張用嚴厲的罰則來做培養納稅道德的方法，這是一般所知道的。可是我國知識幼稚，不解稅法的人太多了，耕地三五頃的農民，也許會不知道職掌全國度支的是財政部，他們知識這樣幼稚，怎麼會知道有稅法？怎麼會了解稅法？遵守稅法？所以要培養這一類人民的納稅道德，治本該從教育入手，治標應重宣傳勸導；如果只用嚴厲的罰則來對待他們，那便與不教而誅一樣的不合理。至於只求利己，藐視法紀的人，自然應該用嚴厲的罰則來處罰，而且越嚴越好，如果在新稅制開始實行的時候，發現逃稅的事實，能夠很嚴厲的處罰幾個，一定可以收懲一儆百之效。固然，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刑法，一種捐稅只能有一個罰則，對於只求利己而逃稅的某甲既要嚴厲處罰，對於不解稅法而逃稅的某乙當然不能故為開脫；惟一的救濟方法，便在規定一種極富彈性的罰則。

要求避免人民逃稅，還得設法消除逃稅的可能性。依我國習俗，無論購買房地產的契據，銀行存款的摺據，以及公司的股票等等，都可以用某某堂或某某記字樣代替財產所有人的真姓名，其結果遂致國家對於人民所有財產的數目根本無從調查，因為無從調查，也就無從課稅。現在政府準備徵收所得稅，為避免一般有產者的逃稅起見，最好頒布一種法令，所有房地產契據，銀行存摺，公司股票等等，今後一律須用真姓名，不得再用某某堂某某記字樣，違者無效。其已成立之契據，已取得之存摺和股票等等，並宜規定適宜辦法，令於一年以內改換或補填真姓名，庶幾利己之徒無法逃稅，稅款收入，可以增多。不然，則軍閥買辦之流，儘管富有財產，應該納稅，仍可取巧逃避，不盡義務。而且一切契據存摺股票等等，一律須用真姓名之後，貪污致富的人除將其財產完全窩藏外，便亦不易欺世盜名，標榜廉潔。果爾，積極的可以保持稅源，消極的可以防止貪污，豈非一舉兩得？

此外，關於人民收入的估計，徵稅應取的方法，累進程度的規定，以及應予准許除去的支出款目之酌定等等，概屬技術問題，非本文所欲研討，不復申論。

太平天國新史料幷跋

蕭一山

楊蕭會銜誥諭

眞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爲

誥諭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

天意既定人心宜從

天既生

眞主以御民則民自宜傾心而向化慨自胡奴擾亂中國以

來牽民拜邪神而棄

眞神叛逆

上帝倡民變妖類迥非人類觸怒

皇天兼且暴虐我黎庶殘害我生靈肆銅臭之熏天令斯文以

掃地農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征其稅四海傷

心中原怒目

本軍師奉

天命之用休不忍斯民於塗炭創義旗以剿妖胡興

王師以滅魔鬼乃郡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猶解倒懸

本

天意之昭彰證人心之嚮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

王師者前徒倒投順之戈漂

天威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

王業切誥蒼生速宜敬拜

上帝毀除邪神以獎

天衷以受

天福士農工商各力其業自諭之後爾等務宜安居桑梓樂守

常業 聖兵不犯秋毫羣黎毋容震懾當旅市之不驚念

其蘇之有望爲此特行誥諭安爾善良布告天下咸曉萬

方各宜凜遵勿違特諭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

誥諭

右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秀淸，右弼又正

軍師西王蕭朝貴會銜誥諭一通，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頒，即咸豐三年四月三十日，而西曆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也。時洪氏入據金陵，尚不及三月，此爲開國後首次宣諭，四民各安常業之告示。文辭兼用儷語，頗具典則，若與頒行詔書之檄文參看，則可知太平初起義時，文字亦有可觀，非盡俚俗庾辭矣。此諭不見於吾國載記之書，即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亦未列入書目，余以主者翟理斯博士 Dr. L. Giles 之助，搜得於庫藏中，亟爲攝出，俾研究太平史蹟者，知楊蕭遺文中，尚有此可貴之遺物在也。原件高三英呎，寬五英呎，黃紙精印，裝裱代軸，似爲張掛之用。按蕭朝貴已戰死於壬子長沙之役，諭中尚列有西王銜名者，據賊情彙纂云：『楊秀清等諱其死，一切示諭，仍列其銜。』斯言甚信，此即其確證矣。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蕭一山記

幼主詔旨

救世眞聖幼主詔旨

詔曰奉

天爺天爹暨爹命朕詔佑弟、和表、福表、和元妻、利元妻、科元弟、瑞元、現元、瑭元弟、錦元妻、鈺元弟、財元弟、棟樑妹夫、文勝妹夫、萬與王親、玕叔、英元妻、達叔、玉叔、秀叔、雍弟、賢叔、輔叔、璋叔、萬弟、天將、掌率、統管、監管、神策、朝將、護京神將使、六部主佐將、及衆良臣知之、

爺爹爹朕開闢君、信實認眞脫沉淪、

爺浸洪雨結霓約、預詔洪日主乾坤、霓現雨止是何故、

爺生爹變照臣勳、遵天遵日何至浸、

父兄君口是牢門、齊遵天命享天福、歸榮

父兄君永存、天國天朝天官兵、官多且高歷詔明、

父兄君大體就大、古前今後盡是臣、

父兄君王衆元首、齊戴

天日扶朝廷、

爺今踐約齊遵約、認不救饑就太平、

父子

公孫永作主、萬方眞草敬

眞神、欽此、

詔刻多普頒欽此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詔

右救世眞聖幼主詔旨一通，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

日頒，即清咸豐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而西曆一八六一年八月九日也。原件寬高樣式，均與天王詔旨同，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東方部。列中國書籍及寫本補充目錄中，編號爲1529 7 d20( )，上蓋有該院關記。按幼主初名洪福，後改天貴福，秀全長子，皇后賴氏所出也。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云：『僞幼主洪天貴，僞國舅賴漢英子，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一日生。咸豐二年，從繼母被掠於武昌。』又云：『僞后賴氏，黃瑞興女，年十六，嫁賴漢英爲繼室，其姑服役余家，亦比鄰。氏與漢英父子及子皆爲贊逆所掠，時嫁未逾月也。洪逆於舟次見之，屢挑以目，贊逆遂令易男粧以進。』斯言甚異，然絕不可信。 漢柏格洪秀全傳（Rev. Theodon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 si insurrection)據洪仁玕口述，秀全妻賴氏，生二女一子(見第二頁)。卜倫太平叛黨志（ Lindesay 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China) 亦謂仁玕言：『天王幼子生於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九日日出時，有百鳥翔集之瑞』(見第一三七頁)仁玕於咸豐二年，因道路隔阻，不得赴廣西加入太平軍，遂至香港入教，爲漢拜格述秀全早年事蹟甚詳，時秀全尚未入武昌也。洪大全口供及洪秀全等職名單，均有賴漢英封侍衛將軍，爲秀全妻舅之言，口供係永安潰圍大全被俘時所述，時咸豐二年二月間也。職名單前有天德二年正月字樣，均較太平軍入武昌時（咸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爲早，而賴氏之爲元后，漢英之爲國舅，幼主之生於己酉，已成鐵案。即以情理度之：秀全在永安時，已有后妃三十六人，（據洪大全口供）豈能更目挑一被俘之婦，而遽立爲后？天王位尊，亦未必竟與俘虜同舟。且幼主既非秀全子，亦非賴氏出，何能立以爲嗣，而愛護若此？此豈人情乎！然沈氏所記，倘若確鑿有據者，某人之女，某人之妻，某人之子，又係比鄰而同被掠，不知其意何居。意者男女列館，界制森嚴，鄂洛果有一女，被掠入宮，而沈氏遂爲此影響附會之譚歟？然筆記所記太平史料，史家謂頗多重要之點，而爲他書所無，若此則未免爲信史之累矣。幼主生日，據英傑歸眞云：爲十月初一日，與沈氏書同。蓋是日已定爲萬壽節，當不至於傳譌。外人卜倫所記，亦僅八日之差耳。秀全據金陵後，晚年常令幼主頒詔勅封，其制殊異於一般有國者。天王詔旨中，時有爺哥朕幼坐朝廷，又爺哥朕幼，父子公孫，同坐天國等語。玉璽上亦有皇上帝基督帶眞主幼主作主之文。而幼主詔旨則曰：『朕本天爺天爹及爹命。』又曰：『爺爹爹朕開闢者。』是以朕幼與爹並舉，分據兩位一體之主宰焉。若以讖言釋之，則洪氏國祚，合當二世。蓋以

此例推論，如幼主有子，將作何種稱謂？倘傳至十代百代，又將作何種稱謂？而滿篇爺爹，豈能盡納於七言之詔中？秀全殆不顧如秦始皇所謂千萬世傳之無窮，不然何不深思之耶？或者秀全晚年已有遜位之意，特以此令幼主練習爲君之術，而他方則固結羣下之信念歟？詔中父兄君口是窄門諸句，頗不可解，既言爺爹，又曰父兄，眞不知其所云也。至幼主詔旨，在抄本中尙多，若原刻眞品，當以此爲僅見之物。備一代之文獻，徵二世之騰踖，蓋有足珍者焉。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蕭一山記

藍采和之故事

曾士莪

世傳八仙藍采和。其見於各項筆記。語焉多未能詳。或僅載其踏踏歌。戛然而止。余讀之輒以爲憾。茲於鳳陽縣獲讀中都誌。有專行紀載藍采和佚事一篇。且其踏踏歌。亦較之世所傳寫者爲詳。爰亟錄之。以廣異聞。

按中都誌云。藍采和唐末逸士。嘗作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看桑田生碧波。長影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藍采和。踏踏歌。人生能幾何。」

按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襴衫。綠袴。黑水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鞾。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臥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小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乘鶴而上。擲下鞾，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臨淮城中。因此有昇仙坊。昇仙橋。望仙橋。撒錢街等名目。至今鄉人猶傳以爲美談云。

明高啓先生題藍采和云。石崇步幛四十里。王愷珊瑚八百株。寧可黃金堆下死。街頭不散一青蚨。清張拱垣先生題昇仙橋云。昔日曾聞踏踏歌。鐘離樓上醉顏酡。小橋已逐東流水。惟有街頭石未磨。

讀中都誌。暨高啓張拱垣兩先生詩。則藍采和之事蹟。決非意造。可以斷言。按中都誌爲明人柳瑛著。瑛字廷玉。一號闓山。明時鳳陽爲中都。闓山竭平生搜集。凡六易藁。積三十年。彙成是書。所載不僅爲中都之地方誌。實可作一代掌故觀也。余再考闓山係天順乙丑進士。筮仕戶科給事中。擢河南按察司僉事。爲人端重誠慤。成化己丑考績入都。即致政歸里。家居好讀書。口吟手披不輟。所著除中都誌外。復有明朝大禮若干卷，行世云。

中國農村僱傭勞働問題

王毓銓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早已引起了經濟學者，社會學家，甚至銀行老闆們的普遍注意，而實際研究工作，目前也可以說早經澎澎湃湃的開始了。然而，這農村經濟基本問題之一——農村僱傭勞働問題，却很少有人公開討論過。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的農村經濟研究者看不到這一層，實在是因為關於這個問題的張本太缺乏了。自然，也許有一部分人認為僱傭勞働在今日的中國農村裏尚不能成為問題，所以根本就沒有研究的必要；這樣的解答，確是至明且快，可是，我們認為這種不顧事實的妄斷，和對艱苦的研究工作之畏縮的表現，絕非科學的研究者所應有的。不幸，中國農村僱傭勞働問題，却在這種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忽視之下，未能——或根本就沒有可能——得着一個確實的解答。

去年出版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載有陳正謨先生的「各省農工僱傭習慣之調查研究」一文，（見該刊創刊號及冬季號，現已刊有單行本）總算是一個規模較大的研究工作，成績也相當的好；就是在消極方面，也給了我們不少的有價值的材料。但是，因為『調查表』製作的不緻密，以及其分析方法之不正確，所以有許多重要問題，似乎還覺得其解釋不充分（如僱傭勞働之義意與數量），甚至錯誤。（如雇農工資問題，請參看天津益世報農村周刊第四十九期拙著「關於中國農村雇傭勞動的工資問題」一文）。

在本文裏，作者想根據一些零星記載，對於這個問題試作一粗淺的答案。

中國農村裏需要僱傭勞働嗎？

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是：現階段的中國農村裏，需要僱傭勞働（農村僱傭勞働的形式，即『長工』『月工』『短工』——亦稱『日工』，及包工等，普通皆謂之為『雇農』）嗎？這就是說，在中國農業的經營上，僱傭勞働是必要的嗎？經過一番考察之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了一個肯定的答復。

自然，現階段的中國農業經營尚未完全走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尚不是資本主義的定型，如英，美，德……一樣，

農村裏也缺乏歐美諸國的農業企業者（有的地方已少量存在），所以一般說來，還是小農場經營佔優勢；尤其在北方，自耕農可以說居半數以上。這是一般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者所周知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並不能反證中國農村裏不需要僱傭勞働，或農業勞動者在中國農村裏是不存在的。僱傭勞働之存在與否，不絕對在於農業企業者之有無或多寡，以及農場經營面積之廣狹大小，倒是應當看農業經營上，有沒有這種需要，以及在目前農村生產關係中有無容許大批農業勞動者存在的事實。

在目前中國農村裏，大地主不消說了，不是把所有土地分租與佃農耕種，便是平時僱用多名『長工』，忙時僱用大批『短工』，自己親身從事農業的經營，前一種經營形式，通行於華東，華南，及農業經營集約化一帶地方，而後一種經營方式，在華北及農業經營較粗放的地方，則極普遍。在地主依賴僱傭勞働以從事農業經營的地方，僱傭勞動，不只是需要，而且還大量的需要；『長工』『短工』，則是此種僱傭勞働的最主要的形式。如此明顯的事實，我們似乎不必多費唇舌，作多餘的解釋的吧。

至於小一點的富農，除了平時所僱用的『長工』以外，在農忙時節，或特種農作物的種植（如棉花，烟草，藍，蔴，……諸作物）上，並且還需要大量的日工農業勞働者。甚至中農之家，亦無不如是。尤其是因為受農作物收穫的時間性（有很多農作物成熟之後，即須收割，稍晚則蒙受大部或全部損失）上的限制，和天時陰晴的關係，廣大的工作，集中於一二日或最短期間，因而農村裏還時常感到農業勞働的不足。

至於純粹以家庭勞働耕種自己所有田地的農戶（就是所謂自耕農），在農忙期間，或上述種植特種商品農作物的情形之下，只家庭勞働也覺到不敷應用，故亦不得不求助於臨時的農村勞働市場。插秧，耕耘，收割，多半是此等僱傭勞働者（雇農）的工作。以成都平原而論，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佃農每年在其農業經營上作為農業工資所支出的平均金額，則為：自耕農兼佃農五二，四〇元；自耕農四五，五四元；佃農一八，二八元。（見田中忠夫「中國農業經濟研究」中譯本頁二四一），這些數字可算得相當的大了，由此我們更可看到不只上面所說的自耕農需要僱傭勞働，就是自耕農兼佃農和純粹的佃農，也是需要僱傭勞働的；而且自耕農佃農一類的農戶其所支出的農業工資較自耕農還大得多。這不是可以證明上而大地主，下而至於自耕農——甚至自耕農兼佃農，都是需要農業僱傭勞働嗎？

凡此都是農業的季節性，所發生的必然的結果。他們因環境不允許，和經營資本的貧乏，不能使用打禾機一類的機械，把勞働力平均分配在全年之中，以資調劑勞働力之使用，所以就發生了各種農家於農忙時節僱用勞働力的現象。假如我們把中國農村中農業勞働的分配考察一下，上面的論述，當更千眞萬確了。（關於農業上勞働之分配，請參看前書，頁二四三）

如果農業是集約的經營，無疑的它所需要的勞働力，亦必隨其經營之集約的程度，更加增大了其所需要的數量，如中國出口的農產物棉花，烟草，麻，蠶，茶，……都是；即使它是粗放的經營，而季節中的大量勞働，也是不可避免的。華北有許多的大農場是粗放的經營，不灌溉，不施肥，播種以後，任其自然生長，但及其成熟則必須僱用大量的日工收割，晒打。這樣看來，臨時的大量勞働力，在這兩種相反的情形之下，却都是絕對的必須的。據作者觀察所及，看出中國農村裏需要僱傭勞働的主力，多半在此兩種不同的經營上。換句話說，現階段的中國農村裏，僱傭勞動的需要已是普遍的。最近幾年來墾殖的發展，如江蘇鹽墾區，西北墾殖區域，西南墾殖區域，因此也必然增大了僱傭勞働的需要，這恐怕是沒有疑問的吧？

那麼，中國農村的僱傭勞働數量到底有多少？

中國農村僱傭勞動的數量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很難以具體的數字，與以確定的解答。據武漢政府時代中央土地委員會的調查，全國雇農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田中忠夫氏則推斷為四七·八八二·四七六人。（見前書頁二二九）但此等數字皆為估計，所以很難介我們相信它是眞實的。原因：一則因為調查上的許多困難，很難得到調查的範圍廣大，和調查的方法的精細，二則因為計算上的困難，確實的數字未必就如此容易推算。譬如說吧：如以人為單位計算，則農村中僱傭勞働有長工，月工，短工之分，因為勞動時間的不同，長工與短工自然不能混為一談；如按戶數計算，（如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之調查法）則尤為困難。劉容亭先生在調查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縣鄉村概況之後說：

「……然無工農住戶，不能即斷其為無工農，農家人口多而土地不足者，須有數人在自己家中務農，數人分往別家傭工；但此種農家，僅其家中有一部分為農工者，非純粹工農住戶也。」（新農村，第九期「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縣十六個鄉村概況調查之比較」）

像這樣非純粹雇農的農家而供給大量農業勞働的事，在中國

農村中還正是常有的。西超先生在「河南農村中的僱傭勞動」（東方雜誌三十一卷，十六期。）一文中，論及雇農之多寡時，一味根據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一九三三年的調查報告，而不詳加考慮，遽下斷語，就犯了上面劉氏所指出的調查上蒙混的錯誤，所以結果，他斷定僱傭勞動在河南農村中爲數極少（自然他也說的是純粹雇農戶數），並且由此而推論到全國說：『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動」這個名詞實際還是一種極不相稱的早期的誇獎』。（仝上）

即使我們權且認爲上面所提出的那兩個數目是切實的，然而，調查的時期距今已數年之久，其間雇農數量之增加，自是意中事（據陳正謨先生的調查研究，雇農在近三年來有增加之趨勢。參見前引陳氏文），所以也不能無條件拿來，當作目前農村中的僱傭勞動的數量。

據民國十八年浙江大學農學院「浙江八縣農村調查報告」，則雇農在各縣農民總數中金華佔百分之六·七五，蘭谿佔百分之五·五〇，嵊縣佔百分之七·九六，紹興佔百分之六·七二，衢縣佔百分之五，東陽佔百分之三，江山佔百分之四，崇德佔百分之八·五〇，其他各縣佔百分之五·九三，（二十三年申報年鑑頁八三三）。這個數字，比較少。但在同一表中，有『兼業農』一項，未知此種農民所兼者爲何業，如其所兼之副業中，有爲農村日工勞動的話，那麼雇農在實際上，就比那個表面數字大多了。

遠在民國十四年時，Buck 教授所調查的七省十七處各類農場的經營，結果得到僱傭勞動在總勞動費用中所佔之百分數，華北一帶平均爲三二·五二，華東部中部平均爲二五·七四，總平均爲二七·九二。僱傭勞動費用的支出在勞動費用支出總額中，既佔如此相當大的數字，這不是已經告訴我們僱傭勞動在各種農場經營中，已佔有相當高的地位了嗎？自然 Buck 教授之調查和調查之編製，我們也認爲是不充分的，甚至有時還會蒙蔽事實。即以此例而論，他把小農場和大農場，以家庭勞動所經營的農場和純粹以僱傭勞動所經營的農場，不分青紅皂白，一概予以平均，當然是不會切合事實的。如果照我們的意見去調查，去編製，則農村僱傭勞動在農業經營上所佔的地位，恐怕比上面數字，還廣大，還重要。

陳正謨先生的文章，我們已經提過好多次了。他根據最近二十二省，七百六十二縣的調查表研究所得的結果，如下表：

各地雇農之多寡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

區域	調查處所	人口	雇農	雇農人口百分數
長江流域共計	一一二	九一·二一四	八·四五五	九·二七
珠江流域共計	五〇	七四·八二〇	六·〇八二	八·二三
黃河流域共計	一九二	二二八·三六一	二六·〇七〇	一一·四一
各地總計	三五四	三九四·三九六	四〇·二〇七	一〇·二九

（註）原表見創刊號頁三六八〇上表係作者據原表改製而成。

如上表所示，雇農在總人口數目中所佔之百分比，珠江流域爲八·二三·長江流域爲九·二七·黃河流域爲一一·四一。全國二十二省總計，雇農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〇·二九。此番調查，比上面所引兩種調查都可靠的多，而數量也大得多了。據此很可以證明出雇農在全國人口實在佔有相當大的數量。這是毫無疑問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過去的或最近的零碎材料，上海市僱用雇農的農家（自耕農，半自耕農及佃農），佔總農家數百分之四四·三，而僱用雇農的自耕農在總自耕農數中則佔百分之七六·三；雇農的分配，自耕農亦佔去總雇農數百分之雇六七·三；（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頁二二七——八）宜與農，竟佔全境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六。（同上頁四八三）武進縣之自耕農則未有不用雇農者。（同上四九六）北平清華園附近各村每戶田場工作所僱工人人數，在農作閑暇之時，平均祇有三·八人；在農作繁忙之時期中，平均每戶田場僱用工人竟達五六·七名。（同上六六六）蕪湖的農場費用分配『田主農』之雇工費用，佔用費總數的百分之二一·五，『半田主』之僱工費用，尚佔總費用數的百分之一七·三，而且『田主農』之農業經營概係僱工，很少有用自工者。（同上，七〇〇）而湖南中部各縣在湘潭長沙一帶，雇農數目更多，竟佔農民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全上，一二六）雇農在全人口中百分率較低（九·二七·及八·二三）的南方，尚且如此，而雇農佔總人口百分率較高（一一·四一）的北方，更可想而知了。

此外如餘姚農民（石堰村，王家坂村，奉堰橋村）『什九無田，但每年所得七八十元……亦足維持』，或（天香村，理馬村）『農民多係佃農，……賣工渡日，勉强尚可生活』，或（一灶，二灶，三灶，四灶，五灶，沈家甲，鄭家甲，羊路村，周家路村）『各村農民，自有田者不及百分之五，多係傭工或租田渡日』。這種例子，更證明餘姚農村中定有大量僱農存在着。（所引見「浙江省建設月刊」，八卷，五期，一九三四，「農村巡道記」）。

根據這些零星材料，我們很可以說，雇農在中國農業經營上，實在起着很大的作用，絕不能如西超君所說：『在中國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働」這個名詞實際還是一種不相稱的早期的誇獎』的。

如果我們離開這些數字的記載進窺農村經濟生活的實在情形，那麼我們更不難窺知雇農數量的眞實情形。

在細小的經營佔絕對優勢的廣西，僱傭勞働似乎不會發生很重要的作用的，可是事實恰相反。據「廣西農村經濟調

查』（中國農村創刊號）一文內引廣西師專所調查之十縣二十四村情形，僱用長工和短工的戶數共四五四，佔全農民戶數的百分之三四，八，此等長工和短工經營之面積，則達七，七四九畝，佔總畝數（就所調查之範圍說）的百分之五八，三，一半有奇。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廣西冠蓋鄉的居民，除幾個小地主而外，其他農戶中有許多是不靠種田過活，因為一般農民的收入，大部分是工資。竹坡村有四十一人去外傭工，而全數七十五戶的太平村，出賣勞動力為生者亦多達四十四人。（新中華雜誌二卷二期農村通訊）。前引『廣西農村經濟調查』著者薛劉二君在結論中也說：『農忙時期，一般中農甚至若干貧農多要僱傭幾個日工，同時他們自己也常受人僱傭』。（中國農村創刊號，頁七一）『但就一般而論，工資勞動顯然已佔有相當的優勢。若干農村中間，農忙時節且有勞動市場，例如桂林平樂荔浦等處，每當農忙期間常有出賣勞力的遊行工人，成羣結隊，站在市集中間等候僱傭。』（同上頁七二）

農村勞動市場，不只廣西有，它確已普遍全國。長工本來在農村僱傭勞動中居次要的地位的，然而廣西只是『僱傭長工的農業經營所佔耕地，幾達耕地總數的四分之一。』（同上頁七三）至於使用日工勞動所經營的面積，當更不在少數，這是意料中的事。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較中國東部南部輕的廣西省尚且如此，其他如江浙湘粵等地更可推知了。農業經營既需要大批的僱傭勞動，那就無怪乎在蒼梧『幾乎每個貧農都兼做着雇農。』（新中華雜誌二卷八期農村通訊）貧農『兼做着雇農』，不只蒼梧一地而然，全國南北莫不皆然。前面所引餘姚的農民，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像這樣的例子，我們不想再引了，而且也不必再引，只要留心各地農村通訊，或各種調查或報告的人，都完全明白這個事實的。

在目前中國農業經營上，僱傭勞動既已普遍，則因勞動力之多寡及報酬之豐薄，以及勞動力需要之大小，就容易發生勞動交換現象，河北寧津縣的太平店和後水郡莊的『短工市』上，盡是外鄉來的農業日工勞動者。（新中華雜誌二卷八期農村通訊）『山西東南各縣之工農，多為由河南前往之客民，農忙則至，農暇則去者甚多。』（見前引劉容亭先生文）浙東沿海一帶，亦有很多客居日工，『農忙時期，則於象山寧海一帶，招僱農工作。又如玉環一帶，……多係溫嶺台州之貧農前往承僱』（新中華雜誌二卷十一期農村通訊）高橋北區，五六月插秧和九月收穫時節，崇明的農業勞動者，便都帶着行裝，跑來傭工。（同上十二期），宜興的雇農，也多為外來者。（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頁四八三）這些都是我們常聽到或是見到的農村遊行工人。據陳正謨先生的研究所得，『農工臨時出境，赴他處農忙工作者，無省無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頁三六五）如此說來，農村僱傭勞動的遷移流動，又是個很普遍的現象了。他們甚而遠走至四百里以外，不過一般還是以離鄉百里以內者，居最多數，二百里者次之。（仝上）。作者幼小鄉居時節，每於秋麥二季，常看見一些面呈菜色，衣服襤褸的農民，背着應用的幾件農具和一個包裹，從遠方來找工作，找雇主，這就是那農村游行工人了。像這樣勞

動移動之發生，却正是農村雇傭勞動普遍發之現象。

明白了以上的情形，現在我們可以再回頭來看西超先生以之決定雇農『中國農村中『可以說是很少出現』的文章了。他根據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査，雇農在『鎮平三五七戶中，祇有十戶，佔全體村戶的百分之二、八，』在『輝縣四四三戶中，純粹爲雇農的也只有十二戶，佔總數百分之二，七，』在許昌四五八戶中，純粹雇農只九戶，佔總數百分之二、七七。（東方雜誌三十一卷十八期，頁六七）這樣看來，純粹的雇農戶數在此三縣中，確是很少。然而，要記着，它是只限於『純粹的』雇農戶啊！其他以傭工爲副業，或耕有小塊土地而以僱傭勞動爲主業的，在中國農村中，正不知凡幾呢！想到了這個事實，所以西超先生又不得不補加說明：

『自己耕種着少量的租田或是自田的貧農，兼爲人家的雇農的，其數遠在純粹雇農之上。在該會所調査的許昌縣貧農中，出外爲長工的有十五戶，出外爲短工的有九戶，幾乎比純粹雇農要多兩倍。輝縣貧農兼雇農的更多。……在四村的貧農中，兼做長工的有十七家，兼做短工的有三十二家，以純粹的雇農十二家來比，差不多是四與一之比。……這些雇農兼苦力的分子，在河南農村中又遠比純粹雇農的數量多好幾十倍。在農村經濟結構中，他們起着廣大不可忽視的作用。』（同上東方雜誌頁六八）

證明僱傭勞動在中國農村中很少出現的文章，現在我們反而可以同樣拿來作爲證明它的數量廣大的材料。現在敬問西超先生：『比純粹雇農的數量多好幾十倍』的『雇農兼苦力的分子，』他們所出賣的勞動在農業經營上有什麼不同於雇農的勞動力的？『僱傭勞動』這個名詞，莫非也是『純粹的』雇農戶所獨占的嗎？『起着廣大不可忽視的作用』的貧農兼雇農，却正是我們不應忽視的大量農村僱傭勞動。

僱傭勞動的來源

爲充分瞭解上面的論述起見，我們特別提出這一節來討論，問題的主旨在說明：中國農村除去純粹的雇農供給農業勞動以外，都是還有那些農民是在農忙時期要充當的雇農的？

在中國的農村中，因爲農業企業家農業經營的數量最少，和以機械經營的大農場之缺乏，大量的長期的僱傭勞動，不十分需要。所以一般僱農除長工而外，他們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南方爲插秧與收穫期，北方爲麥秋二季。此農忙時期一過，日工勞動者，只得暫時退出勞動市場，脫離開雇農的生活。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有的去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或經營其他副業，只有一小部分還可以繼續出賣勞動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其他大部分僱農之存在，必須多少有其職業維繫着，不然，他們的生活既無法維持，到農忙時節，也決不能再提供出充足的勞動力了。農村中土地之極端零星化，我們在這裏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解答；它（土地零星化）直接的在維持廣大貧農民們的生命，但間接的却爲地主和富農培養着於農忙時期所必需的大量的農業勞動手。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貧農與地主現在倒互相依賴了；自然此依賴關係中

貧農的前途是必然日益險惡，這是很容易瞭解的事實。

這種耕種小塊土地於農忙時期出賣勞動力於地主和富農的，便是上面我們所說的『貧農兼雇農』的農民。他們之所以出賣勞動力從事雇農生活，多半是因為土地狹小，家計不足，或苛捐雜稅，無以應命。如河南：『近年來……農村中貧困的農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者，一天天增加……滑縣，封邱，陽武，原武，延津諸縣，每年總有大批農民，成羣結隊往山西去，多數當雇農』；（中國農村，第二期「河南農村經濟調查」頁六二）如廣西：『其實就連自耕農戶中間，貧農也佔半數以上，他們如不出賣勞動力…就難以維持生活』（仝上「廣西農村經濟調查」，頁五九），『農業經營極端碎小，農村中靠做散工過活的人很多。』（新中華雜誌二卷八期農村通訊）像這樣的例子，簡直舉不勝舉。據陳正謨先生的二十二省七二六縣的廣大的調查研究，雇農之所以願作短工者的第一個原因，便是『大抵因自有土地些許，不敷耕種，棄之不耕，自覺難捨，乃自行耕種，抽出閒暇，為人之短工，博得工資，以補家用』。（見前引文，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冬季號頁三六二）這個調查，恰和我們上面的論斷和證據十分吻合。在貧乏的中國農村中，這樣貧農兼雇農的數量絕不在少處，而他們在農村僱傭勞動的供給上，也同樣佔有重要地位，因為中國農業經營上需要僱傭勞動，所以大批的不能自給貧農便覓得此兼經雇農的副業（有的是主業）；又因為中國農業經營上不需要大量的長期的僱傭勞動，所以大部分的農業，又必須取得些微的土地以作其生活之最後的保障。這正是中國農村僱傭勞動的特性。

由此我們更可進一步證明中國農村僱傭勞動之重要的本質，不只在純粹僱農戶數之多少，更在於中國業農經營上僱傭勞動的需要是否強烈，以及農村中非純粹的僱農所提供的僱傭勞動是否廣大。以上本文之研究，恰巧給了這個問題一肯定答覆。

自然，中國農村中能供給僱傭勞動的，除純粹雇農以及上述之貧農兼雇農者而外，還有平素經營他種職業，於農忙期間，則出賣勞動力而為雇農的。從陳正謨先生三六一縣中短工平時工平時工作的調查研究中，我們還找到有小本販賣者，拾柴撿糞者，任交通運輸工作者，以及從事工藝者：

『：據吾人之調查，短工無僱主時，失業者，固屬有之，而有業者最多，其有業之工作種類，除有田者自耕之外，約略可分四種：小本販賣者，一也，拾柴撿糞者，二也，交通運輸，三也，從事工藝，四也，其他，五也。

『小本販賣者最多，佔全百分之三六·〇一，拾柴撿糞者佔百分之二四·〇〇，交通運輸佔百分之一三·一三做手工藝者佔百分之八·一三，其他佔百分之一〇·九六，失業者佔百分之七·六五……』（中山文化教育季刊冬季號頁三四七）

這樣看來，中國農村中，在農忙時期能提供僱傭勞動的人，是如何普遍，如何衆多。由業僱傭勞動者於農閒期間（即需要僱傭勞動最少，甚至不需要的時期）而失業者，占全體百分數之七·六五的事實，吾人更可推知中國農村中非純粹雇農（即以出賣勞動力為專業者）而營雇農生活的農民，又是如何普遍！檢討中國農村的僱傭勞動問題，而忽略了這一方面的考察，則其所得之結論，恐怕就很難與事實符合了。

四一七與「不共存主義」

徐淑希

本星期三乃四月十七日。四十年前伊藤博文迫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去年日本外務省發表所謂領導東亞之非正式宣言，皆此日也。馬關條約之簽訂，乃劃時代之事件，因其結束朝鮮之爭奪而開始東省之爭奪。領導東亞宣言之發表，是否亦為劃時代之事件，現時尚未敢斷定。但察日人之用意，殆亦欲其結束東省之爭奪，而開始關內之爭奪。由此觀之，此四月十七日，與我國已往，或將來，之國恥有密切之關係，實在外交史上，有重大之意義，為吾人所當紀念者也。

原來所謂帝國主義者，以中國之經驗而論，約可析為二種。第一，如列強與中國訂約，造成不平等之制度，是可稱為不平等主義。第二，如日人標榜與中國共存共榮之口號，而其所行者適與所標榜者相反，是可稱為不共存或不共榮主義。以今日而論，不平等主義似已成強弩之末，而不共存主義則正在發揚之中。故紀念國恥，不但當注重不平等主義，尤須注重不共存主義。抑又有進者：立國於大地之上，不但欲與人共存，亦須求與人平等。但若存且不可得而共，遑論等之平與不平！國人對於此點，忽略已久。如仍不加以注意，誠恐時不吾與，亡無日矣。

外交恆隨時勢而轉移，本無固定之範疇。然如日人之不共存主義，既為傳統之國策，則其所表示於事實者，雖萬變而不離其宗。故欲察將來，須徵既往：昔在同治光緒之交，中國正值內亂方平，國力彫敝之際，列強見有隙可乘，不免萌窺伺之心。一時俄入伊犁，法謀越南，日則侵台灣，滅琉球，窺朝鮮。當局以朝鮮北接遼吉，西屏山東，特別重要，故對之不肯放鬆。日人見不易實行其主義，乃締結維持現狀之約以去。誰知清室竟以為日人悔禍，從此海疆可告無事矣！從而新學不興，鐵路不造，即外交亦不注重，海軍亦不維持！不及十年，日人一見局勢已變，遂再發動。卒以甲午一戰，迫中國於賠巨欵與棄朝鮮外，放棄平等互惠之舊約，與割讓台灣，澎湖，遼南等本部之地。及中國得俄國之助，日人始允其將遼南贖回。至於朝鮮，台灣，澎湖，則皆不免繼琉球而為不共存主義之犧牲品矣。

甲午戰後，中國之內訌外患，同時並起。數年之間，初則有列強對租借地與利益範圍之爭奪，次則有反動派與維新派之鬥爭，再次則有八國聯軍之入京津與俄人之據東省。至是而日人又蠢然欲動矣。當日人之初滅琉球，窺朝鮮也，表面上不過與中國爭屬地而已。及其割台灣，澎湖，遼南，則已卸下假面具而揭櫫不共存之旗幟矣。惜乎清室不悟，尚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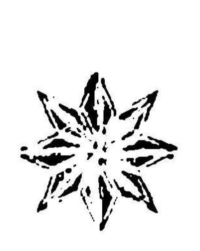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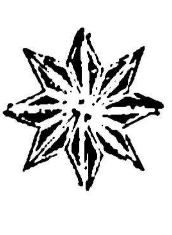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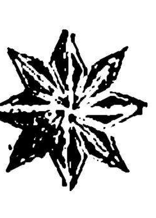
借同文，同種，同洲等空話以自欺。雖有李鴻章力主結束東事，以免日人之抵瑕蹈隙，亦於事無濟。未幾李氏又卒，中樞益乏能人。日人遂得藉武力之干涉，再入東省。又乘勢迫中國承認一切既成之事實，與允許其繼續俄人之租借旅大及經營南滿鐵道。且變本加厲，屯駐軍隊於鐵道沿線，與破壞中美兩國種種開發東省之計畫，一舉而夷遼吉為準殖民地。

日人正在興高彩烈之時，遼東之均勢又因歐戰之爆發而動搖。在此種情形之下，當局應如何振刷精神，防患於未然！乃洪憲君臣，祇知集全力以撲滅民黨，既不收回德租之膠澳，以移人耳目，又復標榜「善意之中立」自授人以柄！因此日人得從容實行其主義，先據山東，然後提出二十一條，迫中國於承認既成之事實外，延長旅大之租借及滿鐵之經營，與開放所謂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迨美國參加歐戰，國際之局勢變更，日人始漸斂跡。顧安福一系，又復引敵為友，納其西原借款，俾其得易逆取為順守！幸歐戰告終之後，美國出抱不平，中國始得將山東收復。然而東省之局勢則不能有所補救矣。

山東收復後數年，國命革命軍由廣東北伐。是時日人因華府條約之束縛，不能為患者已有五載，但一見中國之內戰突起，復萌舊態，乃一再出兵於山東，至不恤製造濟南與皇姑屯之雙重慘案。幸當日南北當局，皆識大體，而國際局勢，又無大變更，故日人雖狡，卒不得逞其所欲。所可惜者，當局於事過之後，迄未設法以杜絕後患。且未幾世界又適陷於經濟不景氣之中，列強各自朝不保夕。故日人卒得光大其不共存主義，席捲遼吉黑熱以去。時至今日，四省之歸還既杳無消息，而「領導」，「提攜」，與「親善」之聲，反頻頻激動吾人之耳鼓矣！

綜觀數十年之史跡，每逢機會到來，日人必大肆活動，而中國當局，又必患至而窮於應付，患過而善於健忘。中國當局之所以如此者，其故何哉？要無非因對不共存主義，無真正與深刻之認識。在此政治未上軌道，與國家未現代化之前，不共存主義必難消滅，而彼可為其實現之機會亦難保永不再來。往事已矣，甚願當此創鉅痛深之時，為懲前毖後之計，務使全國人人，尤其是執政權者與知識分子，知日患之非普通外患，不共存主義之有異於不平等主義。庶幾因認識而不健忘，而知所應付，縱不能消滅該主義，亦或可阻日人之得寸進尺，因結束而更謀爭奪。故吾以為紀念屬於不共存主義之國恥，較諸紀念屬於不平等主義之國恥為重要，如所謂四一七者是已。

（錄四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英國國防白皮書全文

苓生譯

英政府於三月四日發表關於軍備的白皮書，以至引起德國擴軍的反響，和英德柏林談判的延期舉行。這件事現在已經成功了歷史的一幕。本報現覓得白皮書的原文，亟為譯出，作為史料的保存。

【一】數年來下院討論國防預算案時，即有對帝國國防之全部先加檢討之議，政府對之頗具同情。第前此因形格勢禁，未能採納，今則大勢所趨，國防預算之增加已無可避免，故希望藉此機會，對帝國國防作充分之討論。下列文件之公佈，非所以替代國防預算之白皮書，乃指示政府對帝國國防之一般政策及其理由也。

一、追求和平

——對國聯與安全公約之贊助——

【二】英帝國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為樹和平於永久基礎之上。和平之維持乃保衛英帝國內人民，領土，城市，海外貿易，與交通之最强防線。苟無戰爭，則帝國之廣大利益乃無被擊之虞，而文明與商業之偉大工作，始克順利進行，不致受恐懼之阻撓；蓋自有史以來以迄今日，恐懼始終為文明與商業進步之害，此英國歷次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殫精竭慮以求和平者也。

【三】近年來英帝國政府欲建和平於永久基礎之上，其主要方法，約如下述：

（1）盡力贊助國聯。英政府認國聯為利用國際合作方法，保持和平的主要機關。

（2）與列强合作，締結國際協定，以期在國際間產生集體安全制度與安全意識。其中最重者有四：

甲，一九二八年之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各簽字國共同廢棄以戰爭為國家政策之工具。

乙，關於遠東之四國條約與九國公約，二者皆以增進遠東與太平洋之和平為目的。

丙，維迦諾條約，以相互保障制度維持西歐各國之和

平，帝國對於西歐和平從來未嘗忽視。而此方最近之發展即爲本年二月三日英法二國之提議，締結區域互助公約，以防止天空之襲擊，由此天空方面更得一重保障。

丁，增進東歐與多瑙河流域安全之各種建議，尤注重與國之獨立與領土完整。但此不能直接或間接使英國發生軍事行動。

——英國之創議——

（3）努力於一般之國際和解，尤欲上次大戰中之敵國能捐棄前嫌，言歸於好。故英國歷次政府首倡下列主張：取消凡爾賽和約之懲罰條款；力請昔日之敵國加入國聯，且畀德國以常任理事席；提早五年撤退萊因河岸之駐軍；一九三二年洛桑會議中賠款問題之逐漸合理化與其解決；薩爾公民投票；以及次節所述之軍縮會議等。

（4）國際軍備之削減與限制，以圖增進和平工作，且切實減少戰爭之方法。軍縮先例之最著者爲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條約，與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會議。根據其規定，二者皆爲本年舉行之國際會議之議題。國聯倡導之軍縮會議，經六載之準備始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會於日內瓦，現政府力謀獲得成功之果，從未稍懈。爲達此目的，我政府不惜大聲疾呼，爲各國先導。試舉數例，則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關於德國要求權利平等之宣言，（四一八九號令）；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英國之草案（四二七九號令）；及一九三四年一月之各種建議，（四四九八號令）等。

【四】吾國戰後之輿論，咸謂欲謀和平，除維持現存國際政治機構外，其他皆非必要；而吾國從來以海陸空軍保護國家安全之舊法亦認爲非其所需。然今日世界大勢顯見此類假定爲時過早，而吾人距絕對安全毫無武備以防衛國家之日尚甚遼遠。大地之上立國數十，資質與需要既別，文明之程度亦異。不平與衝突層見迭出，原因至繁：或由於過去災難之回憶；或由於欲補償過去之損失；或由於人口增加之壓迫，凡此諸端皆爲國際糾紛之源。而各國在所謂國家必要之衝動下，競作武力準備，以圖一逞。一旦有事，今日維持和平之國際政治機構顯然不能倚爲抑強扶弱之工具矣！

【五】吾國民政府以續行和平爲國策，數年來未嘗間斷，至於不惜出任何實際方法，利用任何機會，務使和平更趨鞏固。但爲謀帝國之安全，並充分實行維持世界和平之任務，則適當之國防仍爲必要，此吾人萬不可忽者也。

二、爲和平而冒險

——國防缺陷與日俱增——

【六】當吾國各黨派皆力謀實現其上述和平政策時，吾國之海陸軍力，反益趨微弱。吾人於一九一九年已裁減空軍，吾人於大陸各國極力發展空軍之前，對於保障安全必要之最小空軍實力，竟一再遲延，未能實現。此非由於帝國政府之疏忽，政府每年亦審慎考慮吾國軍備之狀況，其所以不免冒險之嫌者，實因政府力求實現永久和平之故。政府不增加軍事經費危及其和平運動，對於僅就國防觀點言之，正當方策反一再遲延採用。此爲吾人爲和平而冒險之舉，但其結果則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外相講演所言，「吾人以身作則，首先裁軍，並未能增加吾人在日內瓦軍縮會議席上談判之力也。」

【七】吾議會與人民已屢得警報，國防之嚴重缺陷乃與日俱增，而吾國先行裁軍，期全世各國皆繼吾之後，實現普遍軍縮之理想，竟成泡影。吾人對普遍軍縮毫無貢獻，而保障本國必要之安全設備竟付闕如，此過去吾人努力和平之結果也。

三、去夏之形勢

——列強之強大軍力——

【八】去歲中夏之形勢約如下述：

（1）軍縮會議實際已經停頓。德國既公然大規模擴軍，置凡爾賽條約第五部於不顧，且通告退出國際聯盟與軍縮會議，軍縮之繼續談判因而遇重大之阻撓。日本亦退出國際聯盟。列強除英帝國外，無不積極擴軍。

（2）帝國國防軍與國防設備之嚴重缺陷，業經詳加檢討，結果僉認除非立定綱領實行最新式設備，則帝國不復有國防之適當標準。是以如侵略者不顧吾人爲和平之努力，逕擊吾國，將見吾國海上交通，人民食糧，城市與人民之保衛其受極大威脅，而不克自保。且羅迦諾條約對吾國之最大價值在阻止侵略者之野心，各簽字國既洞悉吾人雖知責任所在，但其貢獻無決定之效力，則條約尊嚴將大受損失。羅迦諾條約然，其他吾國所參加之任何集體安全制度亦莫不然也。

——輔助之計劃——

【九】由此觀之，帝國政府於繼續其限制軍備以求和平之努力外，苟不增加軍備以抗侵略而保安全，則不免瀆職卸責之咎。因此吾人草成輔助之計畫，以改進吾國之國防軍與國防設備。就海陸軍方面言（吾國海軍力受條約之限制），該計畫規定補救技術缺陷，供備最新式設備，適當人員與軍需品。否則帝國軍力決不能防衞吾國重大利益，在任何集體安全制度中亦不能與各國合作也。

【十】就空軍方面言，單位之增加乃刻不容緩之舉，因此一

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議會宣佈擴充空軍，七月三十日與十一月十四日分別在下院與上院中加以辯論。陸軍中防空設備之增加亦為必要。

【十一】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帝國政府宣布德國擴軍之行動，引起國民之注意，並公布英國決定發展空軍。政府斯舉並非欲凡爾賽和約之破壞，惟揭示德國之擴軍行動而已。

【十二】如任其一意擴軍不加約束，則長此以往，德國鄰邦之不安愈甚，終必置和平於死地。德國領袖聲言希望和平，帝國政府甚表歡迎。然彼等須知，不僅武力加重不安之感，一若大禍之迫於眉睫，而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被組織為一團體精神，亦頗足養成好戰之風；而國際之擾攘不甯，殆為不可免之結果。且軍備之增，初不限於德；若日，若俄，若美皆競相擴軍，不遺餘力。吾人不可稍涉大意，應亟起直追，以策萬全，惟不使保衛國防變為軍備競賽，此吾人永矢勿忘者也。

四、海軍

——食糧與帝國生計——

【十三】如和平破裂，海軍自為維持帝國海上交通之第一防線。帝國國防之特殊問題，一為吾國之生存賴由海上供給食糧與原料；二為帝國領土散佈全球，其幸福與生存，皆賴海上交通之維持。最後帝國各部之防禦侵略，保護其利益之安全與領土之完整，皆基於帝國軍隊與供給之運輸。因此吾國與帝國各部之海上交通之安全，為吾國國防之基礎，基礎不固，其他皆無所用矣。

【十四】如海軍強大足以負此任務，而港口與狹海之防禦設備又足以副之，則吾國食糧供給可告無虞；帝國各部可自能相互幫助，且能維持相互間以及與外國之貿易。苟對海軍及其他防務無充分準備，一旦有事，食糧告盡，帝國間彼此不能互助，商業斷絕，貽害誠非淺鮮也。

——空中與海上——

【十五】最近各國空軍軍力與種類之發展使吾國國防愈岌岌可危。此固增加國防之負担，然空軍經費雖增，英倫諸島與帝國之海上交通仍需保護。空軍之發展，姑不論其將如何改變戰事之情況，吾商船航行大海，仍受敵人海軍襲擊之威脅，故吾海上防衛之必要，仍無稍異也。

【十六】主力艦隊為吾國海軍戰略之基礎，但仍不能為充分之障蔽，而敵軍分散，仍可攻吾主力艦隊，對吾領土與商業作散漫之攻擊。為應付此種攻擊計，吾人於吾主力艦隊中之驅逐艦外，尚需驅逐艦若干艘。

【十七】於主力艦隊中，大艦仍為吾全部海軍戰略之基本。而吾國戰艦陳舊，急須早日易以新艦，惟新艦之建造，須受未來海軍會議中所訂立之條約之限制。當吾國現存戰艦在建造計劃中時，尚未預料有今日之空軍，但其防空武器之設備則在增加之中，俾能執行其主要任務。

【十八】如前所述，各海軍國之海軍力皆受華盛頓與倫敦海軍條約之限制，其中規定於本年再開會議討論其是否延長，或另訂新約以代之。自二條約締結之後，各國觀點不同，糾紛時見，如日本之廢棄華盛頓條約，與歐洲各國之從事造艦是也。

【十九】帝國政府希望各國能成立協定，庶可避免建艦競爭，同時，吾國得應國防之絕對需要以維持其海軍力之自由。其中包含每種艦數之多少，但最小限度之艦數必須保持。此外艦隊須於各方面力求近代化，如受高等訓練之人員，適當之飛行設備，（此項對海軍日益重要，）最新之軍器，修理工具，燃料，軍需之必要儲蓄，各根據地之各種軍用品等。苟無此種準備，或吾艦之軍事設備不及敵艦，則艦隊不能盡其防衛之責，不徒所有金錢等於虛擲，且必遭敗北之禍矣。

五、陸軍

——港口防衛與最新設備——

【二十】艦隊之根據地及燃料站，與商船停泊之港口皆需要防衛，以免遭海上與空中之襲擊；其需要防衛之程度則視各地之地理位置與環境而異。否則船塢，修理工具，燃料，軍需品，與港中之商船，咸有被毀或捕獲之虞，而艦隊之戰鬥力失矣。

【二十一】現今吾國軍港之防禦設備急需革新。所謂防禦設備乃海陸空三部分之協調動作，但現今陸軍部預算上之經費乃最多。

【二十二】吾國陸軍預算除規定海岸防衛之設立與改進外，又規定對防空設備大加擴充，此外又須以最新式之設備，機械，運輸，與軍需品之儲蓄，使陸軍一變而為最新式之軍隊，否則一旦應戰，將見武裝不備，軍器不足，損失既重，禍患隨之，此吾人應早作未雨綢繆之計也。

六、空軍

——海岸防衛之合作——

【二十三】帝國空軍之主要任務為與地上防衛設備合作，以保護帝國尤其是倫敦之安全，以及中東，印度，遠東各地，並作海岸防衛上之合作（此問題現正在海陸空三部共同密切研究中）；此外又供給特別訓練與設備之航空隊，與陸軍合作，航空人員為海軍服務。同時本國之航空隊又準備於緊急

時應帝國各地之需要。

【二十四】近來空軍之技術，如關於速度，高度，持久力，載重力，毀滅力等，進步極速。敵機自歐陸飛來襲我之地域日寬；戰時敵軍據英倫海峽，則吾英被擊之區域乃愈廣。因轟炸機之出彈益速，在較短距離中其所載之炸彈益多，故其轟炸力乃愈大。敵機之速度，飛行力，與高度之增加，乃使吾人愈難於及時得警，使吾機立於有利地位以退敵軍。因此自海軍觀點言數世紀來於吾國有重大關係之英倫海峽與北海之對岸，今日兼就空防而論，其重要乃爲前此所未有。

【二十五】空防問題正在帝國空軍部及有關各部嚴密注意之中。然直至今日，防止武裝侵略者之唯一利器即爲擁有適當之反攻力。政府鑑於武力充實之必要，與國際情勢之暗淡，自知責任重大，對保衛國家必要防務，決不能稍有忽視也。

——彈性之方策——

【二十六】帝國政府除從事國防準備外，決定同時採取警備方法，以保護市民與一切事務，勿令受敵國之空中襲擊。此類行動，歐陸各國早著先鞭。而在空軍襲擊之下，欲減輕不可避免之損失，此亦自衛之要着，而爲研究國防問題者所共同承認者也。

【二十七】政府之意，此種方法須富於彈性。不僅須應環境之要求常加修改，且於政府認爲必須改變時，能隨時變更之。

【二十八】總而言之，和平爲帝國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政府爲達此目的計，於過去所用之方法外，——如贊助國際聯盟，安全公約，國際和解，與國際軍火管理等，其他可能方法，皆無不樂用。雖深信和平方法可得最後勝利，但在目前國際糾紛漩渦中，爲維持和平，保障安全及抵抗侵略計，適當軍備實不可少。吾國因採和平政策，決心不事增軍，遂致軍備不足以應防衛之需；尤以國際局勢動亂與全世競相擴軍之今日爲然。因此吾國國防上海陸空軍經費之增加不容再緩矣。



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謎

林庚

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謎，許多人因爲猜不透，因此便以不了了之，說這是一個謎，是一個中國文學史上特殊的現象，久之，人們甚至連這謎也忘掉了。

中國的信史由於甲骨文的資證，已可遠伸到盤庚時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許多關於商民族的實情：那時的生活已入於一種牧畜，較高的階段，在卜辭中，間或見到過去漁獵痕跡，却是一方面已有了幼稚的農業，如「疇，禾，嗇，黍，粟，麥，酒，鬯，」等字樣，而酒則爲大祭中之用品，是被視爲非常珍貴的。然而那時所用的仍多是石器，黃河流域仍許多未開化的地方，證之龜版上「今夕其雨獲象」的記載可以想見，而商民族的四面則存在着許多不時來侵犯的敵人，從卜辭中提到戰爭次數之多，我們也是不難相信的。大概「祭祖」與「戰爭」乃是原始民族最大的兩件事，因爲對於自然的懾服而迷信鬼神；因爲奪掠爲生產最有效的方式（其時一切生產尚不能令人生活滿足，遇有某部落生產較好，則他部落必來搶奪，故無論奪人的或被奪的，都以戰爭爲生死存亡之關鍵。）而重視戰爭；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那時謀事即是「打仗」，成事即求之於「祭祀」，故祭祀一事在卜辭中較戰爭爲尤多。對於這個牧畜民族的生活使我們想起了希臘的史詩，甚至稍後的悲劇時代，即在與這個相仿的情形下——如戰爭，迷信，對於初有的農產品「酒」的驚異與珍貴（希臘最大之節日爲酒神節，採葡萄時，釀酒時，酒成時均爲重大節日，而以 Dionysia 爲最大。）神話中重要的戰爭，獵神，而牧羊神爲最生動最有興趣之所在等——產生的，則中國這時爲什麼沒有史詩也沒有戲劇留給我們呢？這就是謎。

最初這問題是發生在「中國爲什麼沒有史詩」一問題中，其實這問題如果放得大點，則是：「中國爲什麼在該有史詩的時候，連一篇（甚至極短的）文學作品都沒有呢？」這問題的嚴重性自然遠過於史詩一種文體的問題，然而我們能得一個清楚的認識，仍須從史詩談起。

史詩 Epic 一種文體確是一個民族早期的作品，如印度

之有瑪哈卜拉塔 Mahabharata 希臘之有伊利亞特 Iliad 此其著者，即蟄居島中的日本亦有其最早的古事記。它乃是一個民族開業的追敘，所謂追述并非多遠的事，好比我們現在追述洪楊之亂，甚或追述十九路軍抗日滬戰一樣。史詩另一方面則是祖宗來源的追敘，這追敘可遠了，結果總是牽連到神的身上去。由這兩個最大的興趣的所在，而穿插以許多勇武戀愛的神話故事，遂成功一部史詩；例如詩經裏姜嫄的故事，說后稷是半神所生，便見同樣的痕跡。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史詩的內容在中國萌芽時期中並不見得沒有，開疆的務利戰事，是殷民族所當然有的；對於祖宗來源的希望其是神的，在周初尚明白的見到，在殷更是必然；至於環境，則恰在欲安定而又未安定的牧畜生活中，可有相當較好的閑暇，卻一面又不能不時常戰爭，都正是產生史詩最適宜的情形，然而為什麼沒有呢？

我們更應當知道的，則是在史詩之前并非沒有別的文學作品，如希臘在伊利亞特前，即有所謂歌人（Minstrels）——如奧菲斯（Orpheus），來那斯（Linus），攸摩披德斯（Eumolpidus）——時代，借着七弦琴與福米克斯琴（Phormix）隨時唱着讚歌及一些神祕的短歌。這為什麼中國早期也沒有呢？

在卜辭中我們看到無數的「樂」字，「舞」字，此外尚有「鼓，磬，言，南，龢，」等樂器，可見早期的中國人也不是沒有藝術的嗜好。而世界上早期的藝術永遠是混合藝術，像近世的單純音樂，及單純的象徵派的舞，是不會有的；舞時即有樂，樂中即有歌，故中國人其時亦必有歌，然而這些歌都那裏去了呢？

故現在問題轉到焦點上；即那時中國的環境與中國人的性情，都該會有史詩，也該會有短歌一類的文學作品；而卜辭上留下的痕跡更證明其時也確有過同類的事情發生，則問題的癥結當不在文學的內容上，而是其工具了。

文字是保存文學的工具，文字是使文學得有一個已成形的基礎而再向前找新的發展去；僅僅是語言則文學永遠停頓在一定的限度中，因為他永遠是站在平地上，故無論怎麼會跳也不過是一二尺高。那麼我們來看文字吧。

假如我們稍肯用一點心思，我們立刻會發覺，中國文字創造之困難實千萬倍於希臘或印度，希臘與印度用的都是字母，只要一有了字母，馬上有什麼話可以寫出什麼話來。中國呢，好容易畫出幾個圖畫來，看看有點不像又左改右改，或想省事點又得改它幾十個樣子。這還是實物；若遇着動詞或形容詞，我們真得替古人可憐，怎麼左拐彎右拐彎才想

出一個以手拿肉可代表有(𠂇)的意思，其費勁眞沒法與那用字母拼音的文字比。這還不要緊，根本這種文字不是代表說話而是代表說話的意思，它是一個符號，好比我們在冰上插一個旗子，便是代表那塊冰危險的意思，而並非就是那塊冰危險這句話；所以文字從發明起便是符號，而因字的不夠用文法便也隨着是符號式的，而絕非通常的語言。(如現在打電報「某某東子行接」，說話豈有如此說的道理。)文字創造的困難，使得文字不夠用，文字是一個符號使得文字與人極不親切；這兩個條件使得最早中國即使有口頭的歌，也不會用文字記載下來了。文字到能記載文學，是在文字已發達到差不多可勉强夠用時(那絕非卜辭中羊字尚有數十餘種寫法時的事)，那已不知要經過多久的時間；而因其本來是一個符號，所以人對它必仍不親切，要直等到人對於這符號因隨時用着而漸漸習慣，而且語言也於不知覺間受文字的影響而有些像它。這文字與語言的應用與改變又不知是多久的事。慢慢的文字也多了，漸漸的可以湊合點語言，語言也受其影響湊合點文字，兩下裏漸能接近，然後困難才算得到一點解決，而別的方面的進化却使得時代早已超過了該產生史詩的環境，於是文字可用時一切已晚了！

而且所謂可用也不過「可」而已，仍得省着用，仍不免帶着符號的性質；而且因此來源的關係已習慣於一種「省」的用法了，故對於長篇的詳細的寫法根本仍不合用，在詩經中並非無敘事詩，却永遠不長；中國文言爲什麼不宜於精確的科學，即因符號原本是意思的大概，沒說完全的地方平常用起來是靠人猜想的，於是到了一分也不能含糊的科學便困難了。直到今日，中國的語言與文言已接近得差不多，而文字的數目也足夠代表話了(不只是代表話的意思)，白話文學才眞正的產生，從前的白話文學最多不過是近白話而已。

假如我們再看印度的文字的保存方法，是寫在棕梠葉上的，希臘的文字的保存方法，是寫在羊皮上的，則再回看到我們堅硬的甲骨的刻工，一切當更明白了。

我們的文字到可用來傳達文學時，史詩時期已過；即使沒過，這能傳達文學的文字也不宜於有長詩，即使能有，有了誰也沒那麼大工夫去在甲骨上刻(卜辭在原始生活中乃一大事，故必須刻下；而且多是「王」怎麼着，正如秦始皇可以修萬里長城一樣，文學是沒這威力的。)頂多不過偶而刻一兩片又如何能保存下來？所以一些歌都是只留在口頭，唱過便算了。於是中國在文學史上便再沒史詩這件東西。

沒有史詩的原因如果借來作爲解釋沒有戲劇的理由也是未始不可的；但希臘的戲劇是在史詩之後的，則殷人雖未能

產生史詩，周人何以也不能產生戲劇呢？史詩是一個民族從野蠻中開化起來種種光榮的記載，故最宜於遊牧的民族；戲劇則不必然如此。先秦的哲學家思想家，先秦諸子的散文文字，先秦的政治家詭辯家沒有一樣比不上於當時希臘所有的一些人物，爲什麼同是第一次文明的爆發，而希臘便產生了那樣偉大的悲劇，而中國却沒有呢？

要明白這回事的因果，我們須先知道希臘的戲劇是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的，那便是最早的合唱班 Chorus 。

合唱班是一種歌舞，產生於與史詩差不多的時期中（約在600B c ），爲最早希臘人對於神與英雄的讚頌歌，在當時人的心中，神與英雄原相差無幾；神是半人性的，而英雄是半神性的（如英雄Heracles可以把死神趕跑了一類的事），故發展在神一方面較多的則成爲許多原始的宗教曲（Religious Chants），發展在英雄方面較多的則有著名的品且頌歌（Pindaric Ode）；這些歌曲起初都是與舞混合的，後來乃變爲大規模的合唱班，舞遂漸成了伴奏的功用，而最重要的此時是那合唱班的領導所唱的，即所謂 Choral Odes。

合唱班漸漸的進步，最大規模而且最重要的酒神（Dionysus）節，遂成了戲劇的來源，在酒神節中開始由合唱班的領導在台上飾酒神的樣子，背誦酒神過去痛苦的故事，（台下其餘的合唱班員便飾成羊的樣子，以作酒神的隨從）。當台上說到最動人的地方時，其餘的人便表示同情之態度，或合唱，或舞。這便是悲劇的雛形。

因爲神總是漸漸的人格化了，酒神的故事無形中又總得牽扯到好多別的神與人的故事；而酒神節在事實上原來就是一個狂歡節，故尤注意於聽衆的興趣，於是在演變中酒神節的合唱曲（Choral Odes）裏便常常不只是酒神的故事。本來合唱班是也用來唱英雄的頌歌的，如今這二者合而爲一，而已產生的史詩與神話中又有無數可取的材料，偉大的悲劇家遂應運而生。

最初的戲劇仍不脫頌神的莊嚴的意味，故那時最光榮的都是悲劇家，如阿士奇 Aeschylus 的Prometheus 便是很明顯的；到後來則人事愈來愈多，而神愈發的不重要了，於是喜劇乃沿而產生　，首創喜劇的第一個偉大作家亞利士多芬Aristophon 其所寫的The Fnogs 便是與酒神在開玩笑了。

對於戲劇的產生因此我們可以歸納成爲兩大來源，一即是合唱班的產生，二是史詩與神話故事的存在。史詩的問題前面已經討論過了，則神話的問題正與史詩相同，在希臘當時神話與史詩原不是截然的兩回事，只是與 Troy 戰爭的英雄事蹟貫穿在一起的則成爲史詩，無大關連的則另成一些神

話而已；在中國之所以沒有它們其原因也正自與沒有史詩一樣的簡單。則只要討論我們爲什麽沒有合唱班，戲劇的問題便可解決了。

合唱班的產生有三個基本的條件，一是原始敬神的觀念，二是對於英雄的無上崇拜，三是參與這些節目的是一班的民衆，這三點都是適宜存在於氏族生活或部落生活中，這些而且也可以從我們舊的記載中見到一點相似的痕跡。

商民族實是過着一種氏生活，這我們只要想起他是一個遊牧民族，便不難相信了，而盤庚三篇中寫盤庚的演說，寫盤庚的鼓吹民衆對他的信仰，便活是一個部落的首領的神情，而非一個萬人之上的君王，盤庚三篇或是周初的記載，然因此更可證明商之君王與民衆的接近，而卜辭中如：

「貞令多子族從犬侯寇周監王事」又

「癸未令斿族寇周，監王事」，

都可見殷乃是許多部落中的盟主，如同希臘的雅典城即代表其他所有同盟的城（希臘原是一種Citystates 的制度）一樣：他有着一個領袖的資格，但又是一種部落的生活。左傳定公四年有下列一段：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史記殷本紀有：

「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這些更都是證據。在一種氏族的部落生活中，羣衆與領袖是易接近的，不像以後國家大事除了國王與重要的大臣外永沒有一班人參加的份，故當時遇有節禮或大祭一類的事，民衆必得參加。至於英雄的崇拜，也是在國家制度以前的事，那時英雄即是領袖，而英雄亦即全民衆的希望，到了後來，則領袖，（君王）是高坐在龍椅上的，眞正的戰士（英雄）反成了下屬，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了。原始敬神的觀念最爲明顯，所謂敬神與敬祖的意義不同，敬神的義意是對於自然的驚服，敬祖的意義是對於祖先的追念，而最早期的原始人則對前一種特別發達，到後來進化爲二者並重，再進化則人的色彩愈重，而神成爲不重要的了；在這三階段中進步的牧畜時代是應該正走在第二段上，我們只看殷人的大小事無不貞卜，便可以想到其對於天地的敬畏，例：

「癸巳卜，貞雨虹十月，在口」。

見了雨虹便以爲天有所喜悅或震怒，便赶緊要貞問一下子，再如

「王用享於西山」

這都是庶物崇拜的痕跡，正如有一些原始民族拜火，有一些原始民族拜太陽一樣，把風雲雷雨，山川草木，都視為神異，因此許多的神才從而產生。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到殷商是一個還適宜於產生合唱班的時代，他對於三個主要的條件都很符合。因為合唱班最初原本是在敬神節目用的，如果敬神的觀念不重，則不會有大規模的合唱班；合唱班之進而變成戲劇，是由宗教的頌歌與英雄頌歌配合而成的，故英雄崇拜的心理如不高漲，則宗教的頌歌永遠只是敬神曲而已，更重要的乃是這第三個條件，因為假如這合唱班而不由民眾參加（雅典的大戲院常是依山建築的，山即是看台，因為如此坐位可以一排排高上去；但觀眾之多，結果使得離台都離得太遠，所以演戲的人必定穿底子非常厚的靴，形狀非常大的衣帽，好使得在遠地方的人可以看得見），便永遠不會發展到戲劇的情形裏去；因為合唱班無論對英雄或對神的頌歌，都是一種如祭祀般的舉動，凡這種嚴肅的舉動當初未必無意義，久了必變成空洞的儀式，故這種事情與其說它會進化無寧說它是會退化的；凡一種儀式而永遠活潑的，其中必存有娛樂的性質，而娛樂的性質則絕非主祭的人所應有的；因為主祭的人如含有不敬的心則祭祀根本不會存在（娛樂可以另外去娛樂，當初此中並無娛樂的功用），而如真正是在專誠在舉行，則應是嚴肅而不含有娛樂性質的；其結果久而久之必成為一種照例的儀式而已。假如端午節只是在祭屈原必不會到今還如此重要，因為只是嚴肅的東西往往是容易空洞；比方祭孔便沒有端午節精彩，因為端午又吃糉子又賽龍舟，祭孔則只是行禮如儀而已。清明因為大家都去踏青，在懷念故人之中復有一種欣欣的樂趣（才死了親人的當然不必在此數），七月十五因為孩子們手裏都有了蓮花燈，各處有着熱鬧的廟會，所以都成了重要的節日；凡此一類莫不有賴於一般人的參加；因為主祭的人，既是只管行禮如儀，想要加以娛樂的成分便非一般人不可。酒神的祭節之所以成為最重要的節目，即因後來在希臘它變成了狂歡節；而使它變的則是一般參加的人們。

現在我們再轉回到問題的本身上，則一切非常明白，殷商是一個正宜於發展合唱班的時代，但文字既不能有益於詩史，自然也不能有益於合唱班，卜辭中「樂」，「舞」諸事豈非合唱班的雛形，但終與史詩同因其不能得到發展，遂成絕響了。到了周代則社會已成君主政治，英雄的崇拜已漸衰落，（其後則甚至演成重文輕武的心理）而國家大事乃與一般人無甚關係，如祭享一類的事，縱不都行之於廟堂，亦只

是王公大臣參加而已，於是此類的事永遠成為一種儀式。故頌之一體原是合唱班的同支，卻是詩經中最沒有趣味的；而周人之主實用，重祖先，更非神話相宜的時代，故到了周文字雖勉強行了，而合唱班產生與發展的三個重要條件卻一個都不存在，即使以前殷商有過留下的痕跡，到此也消滅了；則戲劇在中國上古之不能產生，可以不必提到因為沒有史詩及神話作它材料的來源那層，只由這主要的因果上看來，已儘夠是不足怪的事了。

以上我們討論過中國沒有史詩的問題，又談到戲劇神話之不能存在的一些事情，則中國此後之沒有長篇的敘事詩，沒有長篇的小說，不是一個很容易解答的問題嗎？

敘事詩的來源，其形式是取自史詩，其內容則更模彷戲劇與神話中的故事，舉最有名的例子如但丁的神曲(Dante's Divine Comedy)，即是人人都曉得的；米爾頓的失樂園（milton's Paradise Lost），則更選取材於舊約聖經（Old Testament）中，是截了希伯來（Hebrew）人的神話（也是史詩）中一段，這兩種方法為以後敘事詩的兩條大路；漸而人的趣味愈濃厚；神話的趣味愈少，取材也多在於當時的事蹟，於是成了後來的敘事詩；而即或再有寫神話的如克勒律已的古舟子（Coleridge's The Ancient mariner）也已非從前的神話述說了。

小說的最早的來源即是神話，當紀元前五世紀時，即有散文的古代傳說與神話記載，同時更記載神奇的外國的零碎遊記。其後阿波留的金驢（Apuleius's Golden Ass）乃使這一個支流更放光輝，遂成了小說的鼻祖；更往後有波卡索的（Boccaccio's Decameron）賽紋堤的日塊索（Cervantes's Donquixote）已漸漸把所有文學上當時的成分都吸收了進去。故小說是由神話得來了其述說的形式，而史詩，戲劇，故事詩……中的故事便都成了它的來源。

史詩我們是沒有的，神話我們是說不上的，早期的戲劇我們是沒有的，較長一些敘事詩我們是沒有的，即使晚一些我們的長篇小說也還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的，這並非中國民族特別，也不是中國文學史有什麼神秘處；它是有一個當然的因果，這因果則在於中國的文字上；在於中國「文」「言」自始即不一致，這符號式的文字的特質，遂決定了中國文學史的路線。然而這未始不是中國的幸運，因為中國只靠了這個情形，所以各地的方言雖差得天地，而始終能用一種文字貫穿起來；歐洲今日的各國莫非從拉丁學得文字來；然而因其是文字遷就語言，所以方言不同而文字也終變了。中國文字是一個符號，只管意思而不管語言，故無論什麼地方的人，只要意思相同便可同用一個符號。自然文字的增加及民間的習用，數千年來也未始沒有變動，但那都是文字本身的問題；至於大家則莫不遵用一個最有力最能通行的文字；因此中國文學史才能包括了所有不同的國民性，集中了這個大版圖中的人才，成功東方文學最豐富的產地，誰說不是幸運呢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

（五）

循實

這兒是山，那兒也是山，山上不是一層層田，便是一叢叢的樹。向原野裏展望去，近處是柴圃，是麥地，是稻田；遠處也許是松林，是柏林，是竹林，是雜樹林；也許是地主們的綠樹環繞的莊院；也許是農民們的茅草竹籬的矮屋；更遠一點，也許是水聲潺潺的溪流，也許是一瀉幾丈的瀑布。春時遍地漾出黃色的菜花的濃香；滿山開着如火如荼的沿山紅（杜鵑花）。夏初便到處波動着碧油油的麥浪和嫩綠的秧針。各樣的鳥兒——布穀，杜鵑，斑鳩，畫眉，……在竹林中，在松柏的繁枝密葉間清脆的叫着；山羊，野雞，野兎，有時候還有野猪，在山上，亂石間，草叢裏飛着，跳着，跑着。啊！這一切一切表現出多麽美麗的大地！

有一次，是一個晴和的春日，我們從駐營地去到隔着七里路的友軍的旅司令部去玩。當我和那裏的一位朋友憑欄看山的時候，他指點給我：左面是某山，是那部友軍的警戒；當面是某坪，那個坪和它背後的某山就是我軍屢攻不下的匪的重要陣地。我看河那面赤匪區裏遠遠的山容也和我們這面的一般的綠，一般的靜；山脚下的大坪裏也還是一灣一灣的秧田，人家戶的屋頂上也處處泛起縷縷的炊烟。然而匪我之間的一條河，便是劃分成兩個不同的世界的鴻溝！我不禁湧起對於人類的悲劇的一縷哀愁——可是一刹那間我固有的意識便來警覺我道：「眼前的世界已是赤白兩大壁壘尖銳地對立的世界，你這種沒落的人道主義的觀念，是一點也拉挽不住歷史的車輪的進行的啊！」

戰地的生活原該是極其流動的，而我們這次過的是恰恰相反的生活。十個月之中，我們才移動過十次；從沒有在那裏駐個三天五天就開拔，除了這回大退却以後，也不會連續着走過兩天以上的路。每推進一線，至少也駐十天八天，多的時候便是兩個月以外。我軍又是以封鎖爲主要策略的，往往是十天半月「前線無事」；尤其是像我這個寄身在高級司令部中的人，離前線動輒十里八里路遠，有時連匪來夜襲時的槍聲也不大聽得到，所以很多時都會渾忘了是在戰地中。

因爲是近於屯戍，軍中一般的生活便値得說一說。軍中

生活原是比較單調的，尤其是久在那些冷僻的鄉裏或山上駐紮，更令人時時起寂寞荒寒之感。好在是集團式的，人是那樣多，單調中還多少有點變幻可以調劑。生活的方式隨各人的嗜好情調而有種種的差別，一加解剖，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類。

（1）談天　這是公餘的主要生活。所談的範圍很廣，大自世情，戰況，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現代流行的主義，學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小而至於名人軼事，家庭，兩性等問題及性生活的經驗，鬼神，笑話……眞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2）寫字（3）寫文　喜歡這兩樣的是極少數有了相當修養的人，也除非是很清閒的時候才可以安安靜靜地坐下去用一兩點鐘的功夫。

（4）讀書看報　在軍中，書是像沙漠中的甘泉一樣的稀罕，不管新舊，也不問好壞，見了就抓。往往一本書在無數的人手中轉來轉去，弄得肢體不全，甚至於屍骨無踪。有時候幾個稚氣一點的青年人，或者氣量窄小一點的中年人，大家都爲了「先覩爲快」，爭得鬧起脾氣來，彼此不歡。尤其是有畫片的一些刊物，像「良友」，「文華」，「電影雜誌」，「婦女畫報」等等有趣的東西，更受每個人的歡迎；從它來到的時候起，以至於翻爛了的時候止，很少有靜靜地躺在桌上休息的時間。報紙，我們都要討得有重慶濟川公報，新蜀報，天津大公報，上海申報，成都明是日報幾種。在無聊的當兒，人們是會把廣告都看遍的。

（5）游藝　樂器中最多的是胡琴，月琴，簫，笛，吹口琴的不過一二人。留聲機是鳳毛麟角般少。能唱川戲的自然很多，會唱京戲的很少。有能唱歌的也無非唱點中小學時代在學校裏學的歌，這些歌如其有幾個人合唱起來也還有點趣致。但是幾個人能合唱的歌就很少，即令找了幾個能合唱的來，他們也羞羞澀澀地有些礙口。長於口技或魔術的還不曾見過。因爲環境裏缺乏音樂的氛圍氣，所以有會一兩樣音樂的人，也多半是在無聊時獨自無精打彩地弄弄來消遣一下，說到正當的娛樂，中國原是極其貧乏的啊！

（6）飲食　這兒所謂的飲食，是指的每天照例的三餐以外足以解饞的「大吃」，「小吃」。前方雖則有些販賣食物用品的隨軍小販，但不是隨時有食物可買的。前方的飲食是那樣粗劣而單調，有時臭肉臭油更吃得你傷心，有時有飯沒菜，有時連飯都沒有，只好吃麥粑。一般人都是每飯難飽。任何一點從後方帶去的食物都可以引起人的饞涎。沒有一個人是不好吃好東西的，於是見有可吃的東西便搶，成了極

時髦的風氣——誰要講禮讓，誰便只好向隅。就產生了不少的「赤匪」（諧吃匪），赤匪們隨時在設法擴大「赤區」（諧吃區）。吃匪之多正象徵滔滔皆是的赤匪喲！

（7）短足旅行和散步　在天氣好的時候，有些好行動人喜歡作短足旅行。它的好處在變換一下環境，增長見聞，酬應聯歡，藉此也可「擴大吃區」；偵察匪情和地形，訪問地方人民的情況；尋花摘果——「花」不僅限於枝頭的花也包含得有田間或家屋內的活花。我個人偶爾也這樣的旅行，不過却偏好散步，把它當作每天的日課之一。

清晨和傍晚便是絕好的散步時間。清晨你好挹取清新的朝氣，好欣賞空中的流雲，細聽樹間的鳥聲；黃昏時你好去賞玩美麗的夕陽或晚霞，去消受爽適的晚風，去看那在空中放出閃閃的青光的流螢，去聽那在田裏發出閣閣的鳴聲的青蛙。這些鄉村的野趣是困在都市的塵囂裏的人所絕對享受不着的，而我們這些征人却享受到了。

（8）觀戰　一個在火線中的人，他所處的是火，鐵，血的世界，他的感官只限於「殺死人」或「被人殺死」，再也想不到他當時所處的境界中的一切情味以及別的。而一個無需上火線的人，特別是沒有參加過戰役的人，總有去看看打仗是一種什麼光景的好奇心。每次作戰，因此有一些不必去的人跑去冒險觀光。我自己也曾試過一次。起初在走近戰地聽見「蓬，蓬，蓬」，「刧，刧，刧」，「轟，轟，轟」，的鎗砲聲時，心脈有點驚顫，很不想再走到危險區去。後來被同伴鼓勵着，勉強走到前面一個小山上去，在樹邊坐下來，向前面展望。在千多米達之外匪方高高的一線陣地羅列在眼前；我軍的砲兵陣地和在攻擊中的步兵也可看個大概；我軍的飛機在上空盤旋着。集團使用的砲兵把六七門迫擊砲連續不斷地向匪的陣地轟擊。砲彈落處，一團一團夾帶着泥土與火花的濃烟從地上衝起，慢慢飛散開去。砲彈如果命中了匪方的工事時，站在這個小山的山頂上指揮隊伍的指揮官和侍從們大聲拍掌喊好。雙方的步鎗機關鎗，自動步鎗沒有一分鐘的休止地交相發射着。我方攻擊部隊在聽着一次兩次三次……的衝鋒號而努力前進時，山頂的指揮官們又大聲地在喊「衝上去啊！」「衝上去啊！」這時我看不見傷亡的官兵，也看不見他們所流的血；自己恐怖的心理也隨着時間的經過而減退——那兒是匪方的步槍彈不易達到的地方，他又沒有大砲，所以在那裏是很安全的。——我對於眼前的戰爭，恍惚當作足球比賽，山頂上時而拍手叫好，時而喊「衝上去啊」的便是助興的「啦啦隊」。直等到一顆不受歡迎的飛彈「嗡」的一聲鑽進了離我尺多遠的土裏去，而且一聲

增援的兵，從山上跑下來，經過我的身邊跑下去，我看他們一個個雖然口裏在作豪語，而臉上都不免露出慘厲的青白色，這時我才回復了意識，明白那究竟是鐵和血的世界，雙方的勞苦大衆們的血正在爲着不同的立塲而流，我不想再看下去了，匆匆離開了戰塲。以後我再也沒有去作壁上觀的心情了。

（9）打獵　山林田野中有的是野雞，山羊，斑鳩，野兎等等。只要你有獵槍，肯破工夫去披草莽，穿荊棘，爬山越嶺去獵取，那末你的餐桌上便不難隨時有這些美味來饜足你的饕餮的口腹慾。可惜這是貴族式的玩法，只有少數的中上級軍官享受得起；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在食指動時去分嘗一臠的。

（10）運動　士兵們有的是運動的機會，或是做工事，或是築碉堡，或是趁着駐營地附近有塊勉强可以下操的壩子早晚數數「一——二——一」。我們這些官佐，想打打籃球足球簡直是不可能的；只好作柔軟體操，打拳，打乒乓，翻槓架，踢毽子，或是爬山。

（11）賭博　最流行的要算這一項了。中華民族原是好賭的民族，這種只圖把多餘的精力銷耗去，把別人口袋裏的錢贏進來的娛樂，是普遍在整個的社會裏的，軍中又豈會是例外？在日長無事的時候，幾轉撲克，八圈麻將，或者是一塲牌九骰子，正是銷磨時光，發揮不勞而獲的僥倖心理的恩物。官長們在總指揮部，師部，旅部……中賭，士兵在連上，在野地裏，有時還在前線的工事裏賭。賭，賭，多謝它爲多少人銷磨去若干難以自遣的光陰！

（12）狎妓和找「鄉雞母」　最後得說說這個抓住軍隊中每個人的性的問題。幾百幾千純男性的集團中，幾乎整年大家都得不到一點只有從異性的接觸中才可得着的慰安，你是無論怎樣也不會深刻感覺到這咬嚙着每顆青年壯年人的心的「性的飢荒」的情味，如其你不曾在這種軍隊生活裏混過一個長的時期。

有機會到後方去的人，不問有無家眷在那裏，少有不狎妓的。單是在那兒玩玩還嫌不滿足，便半公開地把娼妓接到前方去。但是這樣的辦法究竟太不經濟，大家便趨於簡便的辦法——就地物色「鄉雞母」（四川所謂「雞母」就是母雞，一般人引伸它的意義來代表女性）。

說起「鄉雞母」，得說一說我們所經過的那些地方性的解放現象。其初聽說鄉姑們是可以一元錢或一升米的代價便讓一個官或一個兵夫得一次性的滿足，我們還以爲她們旣怕丘八們的威風，又迫於刼後生活的艱難，所以才有那種現象

。後來事實告訴我們並不是那末回事。她們在性的方面一向就是解放的：有兩句流行的諺語充分表現這種精神來，「只問空不空，不問幹不幹」。同事中不少曾經和「鄉雞母」打過交道的；據他們說，如其是未嫁的女子，一點也不生問題，因為她的父母不來干涉；嫁了人的，也只要背開她的丈夫就行。

近十年來，兩性關係一般地是比較從前自由了些，惹得衛道的先生們常常在痛罵侵入中國的歐化，歎息禮教之崩壞。我如今就想請他們來看看那些地方的情形。像那些偏僻的內地，根本說不到歐化的侵入，為什麼又會成為禮教的「化外」呢？唯物史觀的觀察法在這兒可以說明。那些地方的女性和男性是同樣站在生產地位的：女子一樣種田，一樣經營農業以外的副業；並且替我們剿匪揹米的十之八九是那些婦女。她們頭上包着青藍白布的帕兒，耳朵上帶着西班牙式的大耳環，赤脚穿着在鞋尖上有個翹翹的尖嘴的鞋子。她們走得和男人一般地快，也一般能揹個幾十斤米一天走七八十里因為是生產的分子，所以她們只是家庭的一員，不是男性的附屬品。對於她們，男子享不着絕對的支配權，自然不能從她們要求那為男性而設的貞操。

「鄉雞母」既然是這樣有求必應，需要她們的男子又如此其多，性病便在軍隊中盛行。這裏蘊着一個需要解決而軍事長官們却熟視無覩的問題。為官兵們的健康着想，為他們的戰鬥力着想，更為各地無辜的良家婦女着想，我都主張採用歐美日本所有的「隨營公娼」的辦法。至於軍官們也儘可像歐美那樣許可帶家眷在一路——事實上有些軍官已經這樣做過。如果老是假裝作正經徒然去禁止「越軌」的行動，這是極不賢明的方法啊。

也抵得避過了暑——盛夏的時節，我們正駐在通江境內一個山脚的高地上，高出海面不知有幾百尺。四圍是柏，槐，胡桃，白菓，竹和一些雜樹繞着。眼前是一片碧綠的秧田。像兩臂一樣抱住我們駐營地的山上，長滿了叢叢的綠樹和刺藤之類的山花野草；亂石中有不少的清冷的泉水流浸出來。從院子裏，從窗戶裏望出去，你都可以看着望不斷的青蔥和蒼翠，你會在心底感覺着一股沁人的清涼。

在朝陽未上時或雨後，可以看見一片一片的，一縷一縷的白色雲氣，像綿絮，有時又像輕紗，裊裊地在山巔，在山

脚，或在深溝絕壁間，在樹梢飄颺，流走。這使我幻想到是在廬山上看雲哩。

天氣熱到八十幾度的只有幾天。雨水又極其調勻，五天十天必有一次透雨，落到一兩個整天的雨時，氣候就恍如深秋。看報上載着國內國外到處在苦捱着熱得死人的日子的消息，我們却在深山中消閑地過着彷彿不知道酷熱是什麼味兒的生活，真不能不算是不幸中的幸事。我雖也到過牯嶺，青島，北戴河那些勝地，但闊人們才享受得起的長期避暑的清福却還不曾領略過。那時遙遙地幻想到一班達官貴人們在那些避暑勝地所享受的清涼味，大約也不過爾爾。固然，從物質方面說，我們的享受是很寒傖的，但是避暑究竟是以得到清涼為主要目的，我們既已得到了清涼，俯仰之間，也就於願已足；何況我們的清福，並沒有像闊人們付去很高的代價，我們所付的代價只是從軍的辛苦而已。

大家都為那「準避暑」的不易多得的生活慶慰，一面雖渴望着軍事早些結束，一面也在說「最好是等把熱天過完再下山」。誰知老天到底不肯太趁人的心願，在熱天將完未完的時候，便把我們趕下山來。從山上走到平陽地來已經熱了不少，何況更夜以繼日地奔馳，畢竟流了不少的汗！

偽紅軍底實力

在徐向前領導之下的偽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竄陝再由陝竄到四川之初究竟人槍多少，傳說不一。八月中，檢得陳昌浩所寫的「紅四方面軍戰鬥略史」對於這點，其中也沒有說出數字來，只曉得該偽四方面軍所轄的是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七十三等五師。那時第十師師長是王洪坤，十一師師長是米德沖，十二師師長是鄺繼勛，十三師師長是何畏，七十三師師長是李某。全軍人數，我們就多種傳說中取一個或許近似的折衷數，是一萬以上，一萬五千以下，槍支在八千以上，一萬以下。

入川以後，逐漸擴充成四軍，又收編原來是顏德基的部屬後來依附劉存厚的王維周的部隊也編成一軍。據五月中所謂查得的川省赤匪底軍事組織系統和紅軍底番號，有如下表。

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

1. 西北軍區政治部
   - 主任陳昌浩
   - 副主任傅鍾　曾傳六
2. 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區北軍區總指揮部
   - 總指揮徐向前
   - 總政治委員陳昌浩
   - 副總指揮王樹森
3. 參謀處
   - 參謀長倪志亮
4. 總經理處
   - 修械處　印刷廠　縫衣廠
   - 主任鄭義齋
5. 總醫院
   - 院長周光坦
   - 主任張琴秋
6. 軍事學校

第四軍
- 軍長王洪坤
- 軍政治委員許果
- 第十師　第十一師　第十二師
- 二十八團　二十九團　三十團　三十一團　三十二團　三十三團　三十四團　三十五團　三十六團
- 此軍為四方面軍主力該軍主力為十二師全軍人槍均較各軍為優

第九軍
- 軍長何畏
- 軍政治委員詹才芳
- 二十五師　二十六師　二十七師
- 七二團　七三團　七四團　七五團　七六團　七七團　七八團　七九團　八十團
- 此軍作戰力次於四軍主力為二十五師

第三十軍
- 軍長余天雲
- 軍政治委員李先念
- 八十八師　八十九師　九十師
- 二百六十二團　二百六十三團　二百六十四團　二百六十五團　二百六十六團　二百六十七團　二百六十八團　二百六十九團　二百七十團
- 作戰力次於九軍主力為九十師

第三十一軍
- 軍長孫玉清
- 軍政治委員曾傳六
- 九十一師　九十二師　九十三師
- 二百七十一團　二百七十二團　二百七十三團　二百七十四團　二百七十五團　二百七十六團　二百七十七團　二百七十八團　二百七十九團
- 作戰力與三十軍相等主力為九十一師

第三十三軍
- 軍長王維周
- 軍政治委員陶先理
- 九十七師　九十八師
- 二百八十九團　二百九十團　二百九十一團　二百九十二團　二百九十三團
- 此軍全係新編人槍均壞

不過這表沒有告訴我們僞紅軍底人槍的數目，因爲僞紅軍各軍師雖同是「三三制」——每軍三師，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三連——但人數每連有五六十人的，也有七八十人的，一百人的。至於槍支，最多有每連七八十支的，最少的才有四十幾支。假定每連平均以七十人計，全體大約有二萬六千人，槍兩萬支。

又看看他那包含得有赤衛軍和游擊隊的地方武裝。關於這項，僞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的一個「密件」裏有個不詳明的統計。

「一廣元縣（槍支人數未統計）

獨立營第一營（營長吳光宏沒有政委），獨立營第二營（營長趙德福政委周正啓），獨立連三個。赤衛軍兩個，（約三千人）。

二、恩陽縣　獨立團一個（只兩營，有四百人，步槍二百多支，其餘均是土槍，大刀，矛子，獨立營一個，共一百六十人，步槍二十支，其餘是大刀戈矛，配合七十四團行動，戰鬥連兩個，二百人，步槍五支，其餘大刀矛子。游擊隊兩個，八十餘人，步槍三支，其餘是土槍大刀。赤衛軍未統計。

三、儀隴縣（槍支人數未報告）獨立營四個，戰鬥連四個。游擊隊一個。赤衛軍暫時未成立。

四，長赤縣　獨立營一個，二百人，步槍十九支。又獨立營六個，三百人，步槍一百支。又獨立營二個，步槍四十支。赤衛軍三團，數未統計。

五，紅江縣　敎導營一個，九十人，鋼槍十九支（三支壞的）。模範連一個三十人，步槍三支。游擊隊未統計。赤衛軍亦未統計。

六，巴中縣　獨立營二個，五百人，步槍四十三支，衛鋒機一架，大刀，春秋刀，洋叉，矛子共三十二件，火槍五十二支。赤衛軍未統計。

七、赤北縣　獨立營一個（營長王宏會，政委王遠芬）一百三十二人，步槍一百十九支。戰鬥連一個，十六人，步槍十四支。指揮部一排，四十餘人，步槍三十支，盒子一架。

陝南游擊隊一隊二十三人，步槍二十三支。赤衛軍共二百六十多人，未編好。

八，蒼溪縣　獨立團一個，數未統計。獨立營四個，準備編成獨立團。赤衛軍六團，數未統計。」

綜合全體已統計和未統計的游擊隊赤衛軍底人數大約有一萬五千，槍支不過二三千支。

再看僞紅軍的兵器，因爲來源不同，槍支自然是很複雜的；新式，夾板，漢陽，奉天，廣東，三八式都有。僞四九兩軍的步槍多半是漢陽，奉天，廣東這些精良的；其他各軍的槍比較嚴雜些。子彈也是這樣，僞四九兩軍的每人平均有二三十夾，其餘的有八至每人四五夾的，甚至於難得有打不死人的木彈頭的。

特種兵器中以自動步槍最多，機槍和連槍（盒子砲）次之；迫擊砲有而不多，也不大使用，因爲缺彈；手溜彈多半是從劉存厚那裏得的，不過一般的都拋擲不響。特種兵器是歷年在鄂豫皖繳得中央軍的。

就所有的這些不完全的統計看來，我們可以得個僞紅軍底實力的概數：人約四萬，槍約二萬五千支。外邊有些人估計說有六七萬人，我不信會有這樣多。截至現在止，他的傷亡和病死的兵，雖不下二萬人，但他對於人的補充不成問題（前面已經說過），加之又新裹脅了些，我相信他現有的人數一定超出了四萬；槍支也必然從幾次的勝利中又增加了二三千支。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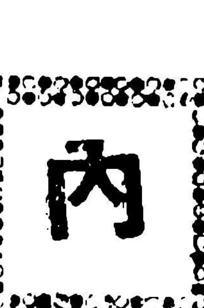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起
至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　㈠我國與白銀問題：自美國本月十日提高新產白銀價格後，我國不可提高平衡稅率，以防白銀再演成去冬外流之勢，政府因顧慮國際貿易之故，平衡稅仍未提高。孔祥熙宋子文洽與上海外商銀行商合作辦法，外商銀行一再開會，決議在相當時期內不運銀出口，表示與我政府合作。上海市場，頗爲安定。政府除電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提出抗議外，並嚴厲禁止各埠白銀私運出口。至救濟工商業貸款案，財部已令中央中交三行會同滬銀行公會貸予二千萬，並規定貸款原則十項。此次美國提高銀價，我當局態度，頗爲鎮靜，似已有應付計劃，惟未悉內容如何耳。㈡剿匪軍事：本週剿匪軍事，川西方面，徐向前匪已退至涪江東岸，中壩梓潼之匪亦已擊潰，江油解圍，成都方面，已絕無虞。黔南方面，朱毛殘匪本週來已成無計畫之奔竄。初由龍里之線進襲貴陽，繼向西南竄於青巖廣順之間，嗣又西竄安順鎮甯，且一部已達關嶺，有趨滇之勢。又有一部折向東南竄近桂境。此次追剿黔匪，以滇軍孫渡部最得力，蔣現仍駐黔指揮，並整理黔政，派李仲公爲臨時行政特派員，於新省府未成立前整理民財要政。蔣並下令廢除黔省禁烟罰金，尤使黔民悅服。黔省府主席，政府已任命吳忠信繼任，王家烈專致力於剿匪。黔省全境幾無一處不受匪禍，民窮財盡，今後如何辦理匪區善後，如何振濟災民，尤賴蔣督飭李仲公吳忠信諸人負責進行也。張學良於本週偕由漢飛黔謁蔣商陳要公，事畢返漢。㈢滇緬劃界問題：滇緬南段未定界線事，中英商定重行劃界，已互換外交公文，組織勘界委員會，並由國聯派員參加，此爲應辦理要案，盼政府遴選熟悉滇緬邊界人員充任委員，庶不致蹈前轍也。

本週國外大事　本週歐局至形活躍，斯特雷撒會議與日內瓦國聯行政院會議，相繼舉行，呈現乍張乍弛之觀，國際關係之動盪，頗令人難於捉摸。上週末法俄締結軍事協定之說，甚囂塵上。當十一日斯特雷撒會議開幕時，德法對立形勢，極見緊張。乃開會之翌日，英外長西門接到柏林通知，謂德願參加東歐公約。意外佳音，使斯特雷撒各代表聞之，均破顏色喜。至此，斯特雷撒會議總算得一交代矣，但綜合會中所談七點，距實現程度均甚遙遠，殆未足以樂觀也。斯特雷撒會議十四日閉幕後，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即於十五日在日內瓦舉行。英法義三國總揆均未參加，此會唯一之目的，即在討論法方所提斥責德國增軍之決議案。因德方之讓步，以及英當局調停之力，故決議案措詞，頗爲籠統，主旨在既往不究，而力謀之亡羊補牢之策，規定設立十三國委員會，研究將來遇有違約事件時應付之方法。此項決議案已於十七日一致通過，僅丹麥一國棄權。在表決前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氏曾建議主張制裁辦法，應能施行於歐洲以外之各洲，此言自爲針對遠東情勢而發，當時在會場上，頗引起一度之震驚，嗣經西門支吾解釋後，始得搪塞過去，亦此次會議中不可注意之一事也。行政院通過之決議案，在法方雖視作讓步，但從德國之立場觀察，則對於違約責任一點，一致反對，且認爲國聯對此事件，無權判決，希忒拉氏且將舉行民衆投票，以表明其態度，此後法德對抗情勢，將推演至若何程度，頗令人難於臆測也。頃間法俄協定之方針，業經商妥，聞捷克與蘇俄亦將締結類似之協定。在此動盪之情勢中，法德間之鴻溝，愈趨愈遠，觀察所及，誠令吾人鮮有樂觀理由也。

國



剿匪重心移至川西黔南

本週剿匪軍事，徐向前一股，已由川北移至川西江油地帶，朱毛殘匪

復由黔東回竄黔南，故一週來剿匪重心，前者在川西北涪江沿岸，後者在黔南廣順安順之間，徐匪主力近未遭遇大戰，故得保持渡嘉陵江而西，其勢未可輕視，朱毛殘匪在黔境已成爲無目的之亂竄，主力分散，進剿亦感困難，湘西蕭賀現潛伏於龍家寨，靜待機會，其目的乃俟朱毛出圍，入湘黔邊境時，圖與之聯合，故湘西剿匪主要工作，此時不在將蕭賀擊出湘境爲幸事，乃速謀阻斷與朱毛之聯合爲急務，蔣委員長現仍在黔督剿，治事極勤，自到貴陽以來，親筆擬稿，已逾一千八百餘件，對各師軍官，親講戰術，日無寸暇，對黔政整理，如廢除禁烟罰金，尤得黔人之悅服，省政府之改組，打破黔人多年來之封建思想，王家烈專辦剿匪工作，任爲追剿軍第二路總指揮，猶國材副之，以吳忠信繼任主席，並令李仲公任臨時行政特派員，負整理黔政之責，將來剿匪軍事結束後，黔政當有革新之望，蔣委員長並曾於七日飛滇，與龍雲晤面，指示滇政，又行營主任張學良於十三日由漢飛渝，十四日由渝飛黔謁蔣，請示軍政，十五日張曾飛滇，但因迷途折回，據聞曾經過匪區，見匪向西奔竄，茲將各方消息錄後。

張學良飛黔謁蔣

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奉蔣召，於十三日晨由漢乘機飛黔，十時抵重慶廣陽壩，上油後即直飛貴陽，因霧大折回，下榻曾家岩潘宅，午後劉湘設宴於沙利文爲之洗塵，十四日晨張由渝乘機起飛，十時到黔，同行者有河南保安處長馮占飛及本報記者張季鸞氏，十五日晨張學良曾駕機遊滇，因迷途未達，且曾經過匪區，見匪向西奔竄，駛三小時而返，蔣促張早日返漢，十五日晚蔣曾邀張便餐，十六日下午三時張乘機返渝，四時半到，十七日晨十時一刻飛漢。

吳忠信任黔主席

黔省主席王家烈，因兼二十五軍長，負追剿共匪之責，不暇兼顧省政，呈請辭職，行政院於十六日會議，議決准王辭職，任吳忠信爲黔省府委員兼主席，十七日國府明令發表，吳現寓蘇州，汪院長電吳早日履新，吳日內入京，商省委人選，按吳字禮廳，安徽合肥縣人，現年四十八歲，前清江南武備學校畢業，歷任南京警察總監，孫中山軍事顧問，淞滬警備司令，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全國建設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安徽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導淮委員會常務委員，監察院委員等職，又李仲公前奉蔣令入黔協助軍事政治，近蔣委員長派李仲公爲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在新省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關於貴州民財各政應興應革，及預防奸弊各事宜，着由該特派員負責考查具報，以憑核辦，十三日省府特開會歡迎李氏，以便商承進行方針，據李發表談話，在新省府未成立以前，本人所負任務可分爲兩點進行，㈠設計擬定現政治之各項興革計劃，呈請蔣委員長核示，㈡監察當此交替時機恐有不肖官吏，乘機營私舞弊，害及民衆，倘有此種情事發生，當即呈請蔣委員長核辦，以懲貪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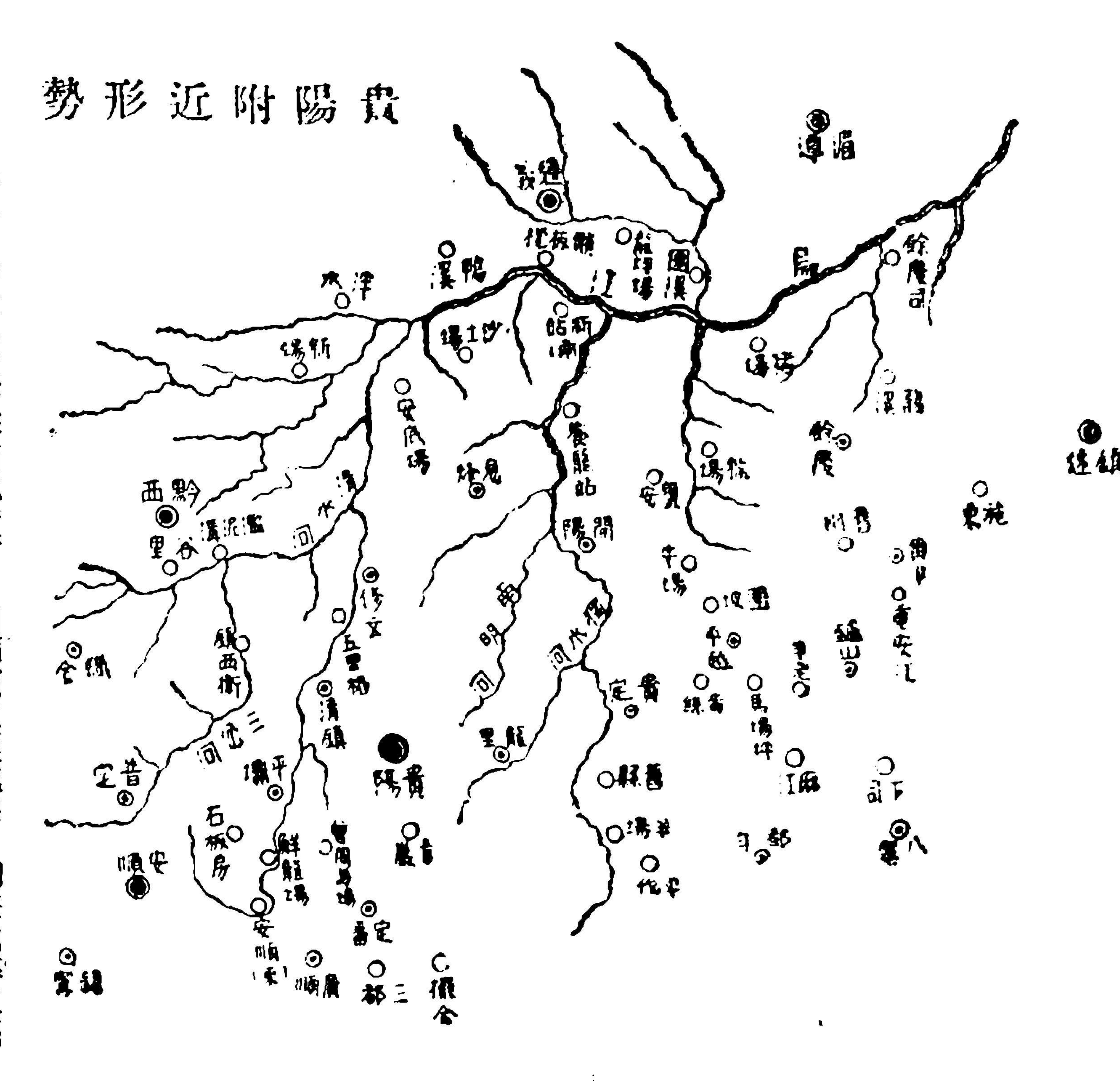


新任黔省主席 吳忠信　黔省行政特派員 李仲公

川西黔南之匪勢

徐向前匪主力自渡嘉陵江後，進襲梓潼井竄江油，匪在涪江東岸中央軍鄧夢麟率五十六師開赴前方，胡宗南師已奉命再度接防廣元，一路軍除守梓潼外幷派一部向江油開拔，其增援部隊六團已抵綿陽，二路軍羅迺瓊部守鹽亭，田頌堯軍經孫震接收，編十八團餘，五路軍王纘緒進駐南部，前線計有四旅兵力，劉邦俊部調後方，劉湘另委王任六路軍總指揮，新編兩縱隊，均調北道集中，田·張·劉三旅已向遂甯移動，三師許堯欽部已奉令開赴西充一帶待命，綿陽計有兵廿團，防務甚鞏固，據鄧錫侯十四日電稱，十三夜江油梓潼兩城，匪復來犯，魏城中壩均安穩，劉湘十三日委僑德壽爲涪江沿防民團臨時總指揮，楊選稱黃碓懷爲區指揮，蓋現在徐匪主力乃圖渡涪江西竄也，據十六日重慶電訊，其先頭之匪已由江油中壩間偷渡涪江，據鄧錫侯電告，中壩魏城江油梓潼均可無慮，馮旅已佔佘家棵，匪向李家壩潰退，胡縱隊正攻龍洞北，中央軍已佔領朝天關，現向佘家棵攻擊，並佔領朝天驛打卦山，余安民部十二日午進佔寶馬溪大柏埠側龍場地帶，刻正築工事，並派部進佔新場河溪關，徐匪現有渡涪江而西，有進襲成都之勢，蔣撥六萬元，交成都衛成部，建築成都附近碉堡工事，由別動隊督促指導限期完成，必要時重慶附近亦將建築碉堡，但據十七日消息，中壩梓潼之匪

已潰，江油亦解圍，國軍兵力日厚，成都方面已絕無虞，該處居民，自上星期末日遷徙者頗多，來渝汽車價漲至千元一輛，郵航機亦常告客滿，但事實上日來前方情勢轉佳，徙者現皆人自相緊接耳，十六日晚田頌堯軍與匪激戰於江油，匪大隊向重華堰增加，田本人親到中壩督剿，一路軍十七日實行總攻，楊森向陳昌蒼兩部渡河，向兩面之匪進擊，陶宗伯率五團向江油前方推進，鄧錫侯本人率部由中壩督剿指揮，梓潼‧魏城‧連日戰事甚烈，匪退涪江東岸，目前匪軍被圍於涪江與嘉陵江之間，北有胡宗南部，西有鄧錫侯部，東有王纘緒部，三面夾擊，現今此種形勢頗有保持之可能云。



黔南匪勢，已成強弩之末，無目的亂竄，其一部竄於安順鎮寧間，一部已到關嶺，有入滇之趨勢，上週末匪已渡清水江東竄，有入湘之勢，八日全部二萬餘人，由東折回，經洗馬河向貴陽急竄，意在襲省城，孫渡之各旅先已駐守龍里貴定一帶，八日午龔旅在觀音山與匪之游擊隊接觸，是晚將其全部繳械，殘匪大部竄至距貴陽三十里之貢既哨附近與郭龔兩旅接觸，我軍將匪截為二段，擊匪三千餘，俘匪無算，匪被痛剿後，殘部向黃關‧鼠場‧青岩‧潰竄，魯旅奉命經高關，龔旅經白番，安旅在龔旅後，均向定番追剿，吳縱隊十日取捷徑向安順截剿，湘軍李抱冰部奉令由黃平，舊州之線向牛場前進，據俘匪供稱，朱德確已斃命，十日陳金塔支隊向青岩之匪猛攻，匪退向廣順，十一日收復青岩，匪竄於安順長寨鎮寧間，湘軍三師開黔，已有一師到貴陽，立即開往安順，粵軍由柳州宜武桂平分向桂北推進，桂軍廖磊部已開馬場坪，據十七日電訊，滇軍孫渡於十一日克復定番城，十三日克復廣順城，殘匪向紫雲潰竄，蔣特獎洋三萬元，以資鼓勵，匪已西竄至關嶺，似有企圖入滇之勢，朱毛殘匪現已成無目的之奔竄，匪首朱德傳已斃命，毛澤東病劇，似此股匪已成流寇，徹底肅清，尚須時日矣。

政府向美國抗議銀價

自本月十日美國宣佈提高新產銀價格至七角一分後，紐約銀價由六角四分一二五漲至六角八分五，倫敦銀價由廿八便士九三七五漲三十一便士三一二五，中國此後更將大受影響，財長孔祥熙於本週中在京滬迭與當局及金融界商議應付辦法，政府除令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政府抗議外，在籌劃應付辦法，據孔祥熙十六日在京發表談話，謂美國如繼續提高銀價，我當提高平衡稅以應付之，對內當取締投機，禁銀流出，宋子文並迭與上海外商銀行商合作辦法，滬外商銀行所組織之國際銀行公會於十六日開會，議決，在相當時期內，停運白銀出口，將來外商銀行能否維持此議，尚不可知，然有此表示，於金融市場上，不無裨益也，茲將各情，錄誌如次，

再向美國抗議銀價

美國提高白銀價格，政府曾電令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政府抗議，十六日外部又令施向美政府交涉，孔祥熙並於十六日赴京與汪院長商在滬處理救濟工商及與金融界交換銀問題意見，孔對報界稱，美又提高銀價，我政府正籌劃應付中，抗議已提出，如美國再提高銀價，我當提高平衡稅以應付之，對內當取締投機，及禁止現銀流出，新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亦於十六日發表談話云，宋氏首稱我國遭遇確甚艱難，惟吾人須持鎮定，蓋舉世正陷於經濟蕭條中也，上海固受害最烈，然我國以農立國，農民所受不良影響尚淺，而上海之繁榮，終須內地是賴，目下內地情形，大見進步，上海當必受其澤惠，此實堪慶幸者，宋氏繼稱，彼已與若干中外銀行家，非正式交換意見，其結果令人大爲感動，蓋彼等均能無分中外爾我，而協力對付此共同問題，此又堪慶幸者，此外財政部長固守其健全金融及健全財政政策，更屬重要，宋氏言至此，遂重行聲明，稱彼曾得政府保證，決無通貨膨脹之舉，綜觀上述諸要點，吾人對於前途實屬大可樂觀，至於美國續將銀價自六角四分提高至七角一分之舉，宋氏稱，此當然增重吾國之艱難，但以嚴禁私運生銀出口辦法，現頗見生效，故上海方面不致發生恐慌云。

滬外銀行紳士協定

上海外商各銀行合組之國際銀行公會，十六日午後四時起在麥加利銀行召開臨時大會，討論金融問題，由該會主席麥加利副經理可克朋主席，英商匯豐，大英，有利，沙遜，麥加利，日商正金，台灣，三菱，三井，住友，朝鮮，美商花旗，大通，運通，美豐，友邦，信濟，法商東方，匯理，中法，工商，荷商安達，荷蘭，比商，華比，義商華義，德商德華等二十五銀行經理，首由可克朋，及匯豐經理赫楓門等，報告與宋子文商討安定金融辦法之經過，嗣即互相交換意見，關於停止運銀出口，與中國金融界合作共維市面事，一致表示無異議，惟關於停運期限，及聯合一般商行等兩項實際問題，討論頗久，有主張暫定三個月或六個月，但多數不贊成，結果改爲相當時期通過，又有人提議，停運銀出口，不僅以會員銀行爲範圍，應聯合一般商號洋行共同履行，結果以此係會員各銀行之一種紳士協定，自無拘束第三者之必要，至此項協定，並不採取成文形式，僅以會議紀錄爲憑，一律遵守，據參加會議之外商某銀行經理十七日語人，十六日在會議中所成立之協定，係包含兩項公約，即㈠自即日起會員各銀行，自動停止運銀出口，㈡與各銀行有關係之商行，如有運銀出口者，應由各有關係之銀行勸告停止，

中央整理財政計劃

中央財政困難情形，目前已成爲周知之事實，年來因剿匪軍事，軍費一項，不免較增，而各院部會所屬機關政費與事業費，皆略形膨漲，故當上月各機關所送二十四年度概算，送到中央後，發見收支不敷情形，遠過於二十三年度，中央政治會議，爲使國庫收支平衡起見，於是成立一審查預算計劃委員會，企圖綜核名實，權其重輕緩急，俾斟酌損益，使收支勉能相抵，該會成立後，聞已數度開會，將軍政各費，減之又減，於萬不得已之中，擬予成立之數，約共爲八萬萬餘元，同時希望財部亦能確定歲入之數額，與此相近，不意經財部再四籌劃，能確定之歲入數額，不過七萬萬餘元，故即照最低限額之八萬萬餘元而論，亦尚不敷一萬萬元，據聞當局之意，現擬將各項軍政黨費概照二十三年度標準，不予增加，同時對於事業費重加考核，分別緩急，以定去取，並有人建議取合併機關裁汰冗員之辦法，究竟如何決定，尚不可知，中央財政既不能另闢開源之道，而新預算又不能成立，財政當局除增加稅收外，別無辦法，減免出口稅及轉口稅，不得不另籌抵補之法，計現在計劃中之新稅，一爲徵收所得稅，一爲增加進口稅，所得稅草案，計個人所得稅率自千分之五起，至千分之二百止，(二)商店所得稅自千分之十起至千分之二百止，增加進口稅則大綱，立法院財委會已照財部意見通過，裁撤轉口稅已經立法院十八日大會通過，定於六月一日實行云。

救濟工商業貸款案

救濟工商業貸款案，宣傳已久，政府改組中交兩行時，即以救濟經濟危機爲藉口，中交兩行既已改組，而救濟工商業辦法，遲至現在，始由財部與中央中交等行及滬金融界商定，由中央等行會同滬銀行公會作二千萬元之貸款，以四分之三作工廠抵押放款，餘作工商信用放款，至五百萬元之小借款辦法，財部已分飭中央中交三行暨滬銀行公會迅擬辦法，實行放款，除中央等三行已認定一百四十萬元，其他各行量力自認，財部擬

定救濟工商業放欵原則十項，已於十七日分別函令中央中國交通及滬市銀行業同業公會遵照，原則如下，（一）凡工商業請求放欵救濟時，銀行爲維持市面起見，應盡力貸放之，（二）工商業請求放欵救濟，以製造國貨之工廠，販賣國貨之商號，及運輸國貨出口者爲限，（三）廠家或商號請求放欵救濟時，銀行應査明該號是否實在，並調査其資產負債情形，盈虧狀況，營業方針，暨所請借欵之用途，是否必要，（四）廠家或商號所借欵項，銀行應隨時監督稽査其用途，不得移作別用，（五）廠家或商號査明已無繼續存在能力者，不得請求放欵，（六）關於工廠之技術改良事項，及商號之營業方針，銀行得隨時派專家指導或矯正之，（七）銀行救濟工商業之放欵，月息不得超過八厘，如廠號情況不能擔負全數月息時，得請求本部核准，補助月息二厘，（八）前項放欵償還期間，至長不得超過一年，各銀行放欵合計之總額以一千五百萬元爲限，但銀行於每次放欵後，須將放欵廠號數額期限押品詳細報部備案，（九）凡不能提供押品之廠號，而又急待救濟者，如有殷實商號二家連帶負責爲償還擔保，經銀行認可，請求小額借欵時，銀行亦應酌爲放欵，以資救濟，但其放欵總額，不得超過該廠資本及公積金之半數，償還時期准照市場向例，於結束期清償之，（十）前項信用小借欵之總額，以各銀行放欵之合計，至多以五百萬元爲限，以上辦法，係於救濟之中仍寓鞏固金融之意，以謀兼顧，除分別函令外，合行令仰該行會遵照，會同各銀行辦理，

中英商定滇緬劃界

自去春滇邊班洪案件發生以來，中英雙方爭執各殊，外部以該案癥結所在，仍由於滇緬南段界線未定，爰由外部迭與駐華英使商議，同意設一共同勘界委員會，重勘舊界，該會組織共有委員五人，中英各派二人，國聯會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即以該中立委員爲該會委員長，本月九日簽換照會各二件，十七日下午四時公布，原文錄後，

英使來照

第一件（照譯），爲照會事，關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之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欵第三、第四兩節，所指之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問題，近經雙方磋商解決辦法在案，本使現特聲明，關於奉命調査該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一節，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接受下列之任務大綱，㈠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與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方面，現因咸欲解決久懸之滇緬南段邊界問題，並爲妥協互讓之眞正精神所激勵，茲同意設立一共同勘界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由每方各派二人，並由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該中立委員即爲該委員會之委員長，如遇其他委員意見歧異難於相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之票決權，㈡委員會之首要職責，應將一八九七年條約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中，與未定界有關部分所定之界線，實地査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委員會於解釋各關係政府，向未獲得同一解釋之約文之際，對於上述約文各段所規定，及指明之各點，即關於交點分水嶺，及文中所載之各處地名，應予以相當之考慮，㈢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下，如發生彼等認爲基於互讓，對於紀定界線，應作局部修改之各項問題，如原約第六條所指明者，委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視察之情形，報告各關係政府，留待考量，㈣中英兩方之委員，如認爲必要時，得將彼等個人之見解，提供各關係政府之考量，本公使現請貴部長證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亦可接受上述之任務大綱，相應照請貴部長，査照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西曆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外部復照

第一件，爲照復事，接准本日貴公使照會內開，（照錄來照原文）等由，准此，關於奉命調査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本部長聲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於有關該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如上述之任務大綱，亦可接受，相應照復貴公使査照爲荷，須至照會者，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英使來照

第二件（照譯），爲照會事，關於調査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委員會之設立與職權，本日貴我兩方所互換之文件，茲本公使代表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證實貴我各政府，對於建議解決該段未定界之談判，另有下開之附加諒解，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似有關係之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

行談商，為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各關係政府代表，連同滬紳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書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規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本公使現請貴部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證實關於此項談判如上述之附加諒解，相應照請貴部長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西曆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立法院通過學位授予法

立法院於十二日會議，討論學位授予法，議至第六條時，略有辯論，該條文具左列資格之一，經教部審查合格，亦得為博士候選人，㈠在學術上有特殊著作或發明，㈡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三年以上者，周緯謂範圍過寬泛主取消，竇修駿·狄膺主保留，羅運炎·趙迺傳主取消，但合格者可予名譽博士，邵志厚駁復，謂應顧中國環境如何柯紹忞訂元史，日本亦贈予博士，故博士不一定非大學研究院出身，陳長蘅謂合格者祇為博士候選人，尚須經嚴格考核，始為博士，亦主保留，並提議對博士候選人，提出辦法，訂一規程，程中行謂現在大學多副教授，正教授甚少，該條施行無雜濫之弊，最後表決，維持原案，全文共十二條如下，㈠學位之授予依本法之規定，㈡學位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但特種學科得僅設一級或二級，前項分級細則，由教部定之，㈢凡曾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修業期滿考試合格，並經教部復核無異者，由大學或獨立學院授予學士學位，㈣依本法授有學士學位，曾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研究院或研究所，繼續研究兩年以上，經該院所考核成績合格者，得由該院所提出為碩士學位候選人，碩士學位候選人考試合格，並經教部復核無異者，由大學或獨立學院授予碩士學位，碩士學位考試細則，由教育部定之，㈤依本法授有碩士學位，在前條所定研究院或研究所，繼續研究兩年以上，經該院所考核成績合格，提出於教部審查許可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㈥具有左列資格之一，經教部審查合格者，亦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1）在學術上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者，（2）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三年以上者，㈦博士學位候選人，經博士學位評定會考試合格者，由國家授予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評定會之組織，及博士學位考試細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㈧碩士學位之候選人，均須提出研究論文，㈨本法施行前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之本科畢業生，與依第三條受有學士學位者，有同一之資格，㈩在經教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㈩㈠名譽博士學位之授予，另以法律定之，㈩㈡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斯特雷撒會後之歐陸局勢

本週歐洲局勢，斯特雷撒會議十四日匆匆閉幕後，國聯行政院十五日又復開會，各國代表會議之忙碌一若歐陸大局有若何緊張之形勢者，當英法義三強之會於斯特雷撒之初，因陣容不一致，引起外間議論之紛紜，及十二日德國有參加東歐公約之表示後，一時緊張空氣，頓覺平靜，斯特雷撒會議自十一日開會十四日散會，會議結果，係分為兩部份，第一部，英法義三國表示堅決志願，完成集團安全制度，第二部㈠洛迦諾條約義務之重行聲明，㈡天空公約締之結附有許可兩邊條約之辦法，㈢奧國獨立問題，定五月二十日在羅馬開會討論，㈣東歐和平之組織，㈤德國復入國聯，㈥軍備之節制，此會雖稱結果圓滿，然德國對於參加東歐公約態度，德政府已發表聲明，德政府不能參加含有載明現有雙方與多邊軍事條約中之軍事義務的公約，蓋德國之意在贊成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并非如法國所提之原案，英義雖贊助法國向國聯申訴德國實行強迫軍役事，在法國方面，固可滿意，然德國是否重返國聯，尚是問題，奧匈保重整軍備事，法外長拉佛爾於十五日在日內瓦說明其意義，謂英法義三國在將奧匈保欲修改和約中之軍事條款之願望，通知其他有關係之政府時，并未對於願望之實質，表示意見，蓋欲留待更有直接關係的政府加以決定，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

約國除猶哥外，均表示滿意，又關於天空公約，法主張締結三國協約，英國意見不贊成，此案英法間仍未一致也。

英法義三強之斯特雷撒會議閉幕後，英首相麥克唐納，及法總理佛蘭丁，均於十四日各返本國，法外長拉佛爾英外長西門，則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十五日下午行政院舉行秘密會議一小時，因上午西歐諸強須與蘇俄及小協約國疏通意見，蓋蘇俄等國均反對西歐諸強擬不將德國之名特載於國聯行政院決議之中也，而北歐各國且運動使德國能以就範，並使法國譴責德國之強硬決議等趨於緩和，挪威外長孟區代表北歐各國與英外長西門協商，請其提出一措詞含混之決議案，對德勿加指摘，十六日行政院開會，法外長拉佛爾提出以英法義三國政府名義斥責德國違背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文，並申請國聯行其自主公允與權威之決議案，英義代表相繼發言贊助，但未表決，十七日開會，一致通過法國提出之決議案，僅丹麥代表棄權，決議案內容除指摘德國違背尊重國聯義務之原則等外，并由國聯行政院指派委員會負責建議各種辦法，國聯通過此案，在法國方面，固已滿意，但德國重返國聯問題，恐難達到也，而五月二十日在羅馬之會，德國更不能參加矣，據此歐陸局勢，不能過抱樂觀也，茲將本週消息記述於次。

斯特雷撒會議經過

英法義三國於十一日在義大利北境斯特雷撒倚沃湖上貝拉島之陀羅米宮中開幕，經過情形如左。

▲西門報告訪問德俄經過　十一日上午開幕，代表十一人環坐議事廳之巨案旁，義代表爲墨索里尼·阿羅錫與蘇維取三人，英代表爲麥克唐納·西門·外部常次范希達及近頃隨艾頓歷訪俄波捷克三國之史特蘭四人，法方爲總理佛蘭丁·外長拉佛爾及諾爾與勒吉爾四人，開會後，首由英外長西門充分報告渠與艾頓歷訪各國首都之結果；因西門陳述詳盡，至占時間約一小時半之久，西門對某某數點附以意見，法義兩國代表對之均表示特別注意，下午開會時，由法外長拉佛爾報告將於十五日在國聯行政院會中提出之備忘錄內容，該會之召集，蓋應法國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第一節所提出之申請也，（按該節聲明，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危險，不論其立即涉及聯合會任何一會員與否，皆爲有關聯合會全體之事，聯合會應用任何辦法視爲敏妙而有力者，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遇此等情事，秘書長應依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請求，立即召集行政院會議，）法方請國聯研究因德國片面宣布廢止和約一舉對於和平與國際友好關係所發生之威脅，第一日會議據官報公報云，今日之商談，全爲促成三國代表團意見之接近，官報首稱，三強會議自上午十一時開幕，由墨索里尼主席，簡短致詞，歡迎到會代表，英首相麥克唐納，即席暢述英國目前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繼之西門爵士縷陳渠最近報聘柏林之經過，並說明德國對以下諸問題之態度，即東歐公約，多腦河公約，天空公約，及國際聯盟。於是三方代表，乃關於此數問題，交換初步意見。同時關於會議之進一步進行方案，亦已草擬就緒。上午之商談，即於午後一時三十分中止，下午五時，又繼續開會，晚間會議時，法總理及外長，相繼將法國訴請國聯之理由，詳細報告後，乃進而討論會議進行之方案。至下午七時半散會。

▲德國表示參加東歐公約　據發表公報稱，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國代表集議，義相墨索里尼主席，至下午一時爲止，所討論者係法國向國聯提出申請問題，午後三國代表繼續會議，討論上項問題，研究完畢之後，討論奧國情形，由義相提出說明，三國代表團乃審議東歐互助公約問題，並開始研究西歐天空公約計劃，至傍晚七時散會，規定明晨九時半繼續開會，午後討論之際，英外相西門對於渠聘問柏林時所認識之德國態度，提出補充說明：並將渠本日所接得之新鮮消息，報告法義兩國代表，此項消息即德外長紐拉特會通知英使費里勃斯謂德國準備加入東歐互不侵公約，即使其中若干締約國家另行訂立互助協定，亦非所計及云，又據十三日斯特雷撒路透電稱，斯特雷撒會議已獲切實之效果如下，㈠德國現願加入東歐公約，縱簽約國之數國另訂互助協定，可在另一文件中紀錄之，㈡法義決訂簡短之協定，担保奧國獨立，㈢英義允贊助法國，向國聯申訴德國實行強迫軍役事，㈣英國現再努力勸喻德國重返國聯，德國之願參加東歐公約，乃由英外相西門於昨日下午會議中宣布，其他代表聞之驚喜交集，此訊乃由德外長紐拉特請柏林英大使轉電達西門者，西門宣布此訊時並稱，英國對歐洲大局作任何決議之前，願與德國再行接洽，柏林現謂德政府此舉乃因其他各國均懷有好意之表示，故德國乃作此大讓步，衆料德國之變更

態度，將發生深切之影響，不特及於斯特雷撒會議之結果，且及於歐洲之大局，德國之決議，尤爲波蘭政府所歡迎，蓋法俄兩國前於原則上商妥，如德波拒絕參加東歐公約，則法俄當自訂協定，波蘭處此大有左右爲難之勢，德國今既不反對法俄協約，則波蘭更無理由厭惡之也，義英兩國現允以助法國，向國聯申訴德國違背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文之舉，但反對德國行動之決議案，將由國聯行政院起草，法國代表會將法政府申訴之理由詳告義英代表後，乃有此決議，諸代表之意見，在日內瓦提出之最後決議案，應規定由國聯密切研究阻止締有以片面行動否認條約義務之方法，關於制裁問題，諸代表未商得同意，會議並商決繼續研究天空公約，並切實聲明英義兩國之地位，衆料今須舉行一包羅有關係諸國之大會議，現外間紛紛謠傳，大會或將在倫敦舉行，此會將制定西門所述及兩種條約之基礎，此兩約將容國聯會員國連德美日在內一律加入，據法國此項文告稱，英法義三國鑒於德國之重整軍備，一致決議，歐洲安全之組織必須加以鞏固，關法國之計畫業經籌備，不日即將運用，義國亦準備照樣辦理云，據現象觀之，會議延至星期日亦非不可能，蓋軍縮問題與德國重返國聯事現尚未討論及之也，此外最後公報之起草委員會尚有許多工作未了也，聞准許奧匈保三國重整軍備事亦會議及，惟諸代表對此問題並未深入，義相墨索里尼贊同三國軍備之任何擴張，終須視小協約國之態度爲決，聞德國加入東歐公約所提出之要求條件，爲兩種公約須完全分開，不得併爲一種文件，一即東歐互不侵略公約，一爲單獨與輔助的互助公約，由願意締結之各國互訂之云。

▲決定在羅馬開九國會議　十三日會議情形，據公報稱，十三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又下午四時至七時半，英法義三國代表團，繼續會議當將英法兩國二月三日倫敦宣言書所建議各點，一，取銷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軍事條款，而以一般軍縮公約代替之，二，英國贊成東歐互助公約與中歐互不干涉公約，三，德國重返國聯，四，英法德意比五國，締結西歐天空互助公約，討論竣事，此外其他各問題，亦曾加以考慮，明晨七時三國代表團當再舉行會議，俾就前後討論各點，業已會同草成各項文件者，加以審查，此次會議，各方誠意與合作精神，將由此項文件表而出之，

據斯特雷撒十三日哈瓦斯電云，斯特雷撒會議，頃決定召集德，奧，匈，捷克，猶哥斯拉夫，法，義，波蘭，及羅馬尼亞九國，於五月二十日在羅馬舉行會議，討論多腦河公約問題，（按多瑙河公約，係一月七日法意協定之所建議，原定由奧國及與奧國國境毗連之各國（即德，捷，匈，南，意五國）共同訂結條約，規定互不干涉內政，此外間接相關連之法國與羅馬尼亞亦可加入該約），又據海洋社電云，據可靠情報，十三日會議中，曾以軍縮會議之繼續或結束問題，作爲主要議題之一，英國贊成產生一軍縮公約，法國則主張結束軍縮會議，而變成一安全會議，關於准許奧地利，匈牙利，與保加尼亞之軍備平等權利問題，今日亦曾討論，莫索里尼則極爲匈牙利熱心申請，但法國則立於本身利益與國聯立場，宣稱對此種平等權利，雖可允許，但須同時有正式之保障，

▲英法義三國共同決議案　十四日晨會後發表公報，據路透社十四日電云，最後公報今日午後發表，此爲大會之共同決議案，內分二部，英法義三國代表，就數星期前列強對於三月十六日德政府決定而互換意見之結果，及英閣員近於游歷歐洲各都城時所得之消息，研究歐洲一般局勢，既考慮此種局勢在羅馬與倫敦兩處所議定的政策上之關係後，乃覺彼此對於所討論之各種事件，意見完全一致，㈠在討論法政府提交國聯行政院之請求時，應採共同行動的陣線，㈡彼等所接之情報，已證實其應進行談判以謀東歐安全所需要的發展之意見，㈢三國代表重行研究奧國時局，重申英法義政府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與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所發承認維持奧國獨立與完整的必要之宣言，今後此三國將繼續以此爲其共同政策，至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之法義議定書，與二月三日之英法宣言，重申共遇奧國獨立完整受危害時彼此商権應付辦法之決定者，三國代表現依允建議，凡與此協定書有關之政府，應派代表儘速集議於羅馬，以期成立中歐協定，㈣三國代表對於所擬西歐天空公約事，承認二月三日倫敦公報所載應採手續之原則，並依允繼續積極研究此問題，以期草擬倫敦公報中所載五列強中之公約，及可以附加的任何兩邊協定，㈤三國代表處理軍備問題時，追述倫敦公報載有一種協定擬與德國自由談判以代替凡爾賽和約第五章條文之前事，並紀錄對於德政府近來行爲及英外相西門與德元首希忒拉談話報告之慎審考慮，當此正擬設法以促成軍縮問題自由談判之解決時，德國竟採行片面取銷之方法，致破壞公共對於和平秩序的安全之信任，此爲

三國代表所不得不承認者，且德國所宣佈重置軍備之程序，現已在進行中者，其範圍之廣，足以摧殘軍縮努力所根據之所的假定，而撼動此種努力因以發生之希望，但三國代表重行申述其懇切志願，欲成立安全觀念，以維持和平，故聲明彼等亟願參加各種可實施的努力，以促成限制軍備之國際協定，㈥三國代表已考慮軍事地位爲條約所規定的國家欲修改其此種地位之願望，三國代表決定應將此種願望，通知其他有關係之國家，三國代表在外交上允勸其他關係國研究此問題，以期在一般或局部的安全的保障之範圍內，以相互的妥協，謀取解決，至於凡爾賽和約，則英義兩國代表發表共同宣言如下，英義兩國僅以擔保人資格，參加洛迦諾公約，其代表現正式重行承認此約下各種義務，並宣佈於需要時忠實履行此義務之意，並將此種聯合宣言，正式通告比德兩國政府，㈦英法義三國其政策之目的，在於國際範圍內，集合維持和平，今彼此意見一致，以各種可實施之方法，反對任何片面取銷條約之行爲，以免危及歐洲和平，並願密切合作以達此目的，

▲德國對東歐公約之態度　柏林十四日路透電，昨日德當局發表長篇公報，表明德國對於東歐公約之態度，並聲明政府不能參加含有載明現有雙方與多邊軍事協約中之軍事義務的公約，惟德國並不因此不與他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公報謂，以軍事輔助義務補充互不侵犯協約，或排斥暴行之建議，其本身實自矛盾，夫人有相信應出於自願，而擔任義務者，有非者，如人相信應出於自願而擔任義務，則何必再訂此種軍事協定，如對於一國遵守互不侵犯義務之誠意懷有疑慮，則對其忠貞履行此種和平公約中之補充的軍事義務亦必懷有同樣疑慮矣，如互不侵犯之公約仍有發生戰爭之可能，則自衛的與互助的協約亦必有發生侵略行動之可能矣，惟德政府之意，由互不侵犯公約而達於退強破壞和平，其爲路之遙，實甚於由自衛的軍事義務而達於攻勢的，德政府在此種歐洲軍事聯盟之志願中，未見其含有集體和平發展之一種因素更不足言和平之保障矣，故德政府不能簽字於以此種義務爲重要部分之公約，公報中又謂，近今德元首與英外相西門會談時，曾聲明德國恕不能參加如現式之東歐公約，惟對於以不侵犯的相互與一般義務爲宗旨之集體安全公約，而規定遇有任何簽約者擾亂和平時，則其他簽約國應取會商之手續者，德國準備加以贊同，希忒拉並切實聲明，判明侵略者之困難，及德政府準備參加不援助此種侵略者之一切計劃，德政府今日仍保持此種態度，當柏林討論之際，希忒拉又聲明，凡一種公約或建議其加入者之全體或各個負有多少有限度的自動義務者，德政府概不能接受之，蓋視此種公約實不含有維持和平之因素也，公報結語謂，德國現政府自秉權後，即表示願與其鄰邦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云，

▲英法義三國代表閉會詞　斯特雷撒十四日哈瓦斯電，英相麥克唐納於斯特雷撒會議閉會時發表演說，申謝義相墨索里尼，略謂目前僅有二途，非和平即戰爭，吾人當設法洞闢和平之門戶，至最後始已，假令和平之門不得不關閉，則不當由吾人關閉之，他國如願開闢和平之門戶，吾人務當予以機會，如至最後和平之門不幸而關閉，則亦不當於暗室中爲之，而當於中午白日之下，當衆宣布，俾凡正直理性之民族，咸知責任之誰屬云，繼由法總理佛蘭丁發表演說，謂吾人苟非密切合作，爲維持和平之一念，而共同團結，則斷不能獲得此次之具體結果，我人誠不能具過分之幻想，我人將來不免遭遇其他相類之困難，然苟繼續出以實際的積極的合作之精神，如此次會議之所爲，則又何往而不獲勝利乎，最後由墨索里尼致詞對此次會議工作經過情形表示滿意，謂英法義三國積極的互相連繫，實足以保證歐洲和平云，十四日閉會後，英代表麥克唐納，法代表佛蘭丁均先後離此首途返國，拉佛爾則逕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

又法外長拉佛爾於十四日晚由斯特雷撒程赴日內瓦，在車中向新聞記者發表對美國人民之宣言，氏稱，歐洲和平之努力與美國亦至有關係，吾人爲歐洲和平工作，亦即爲美國工作，美國之經濟復興，須仰賴全世界之和平，吾人惟有用外交方法，保障一切民族之和平後，經濟專家始能眞正改進世界之情勢，而結束當前之危機也，關於斯特雷撒會議事，氏稱，吾人之談話頗爲坦率與親睦，墨索里尼·麥克唐納·西門·佛蘭丁與余均只抱一個目的，即世界之和平是也，法蘭西之精神至爲盛旺，因法國人民一體團結，吾人始能驅走戰爭之陰影，吾人所抱者爲一國際的政策，吾人與英義合作，以期其實現，此項政策並不反對任何人，吾人所企求者即爲大衆之安全是也，拉氏此言，蓋對美國務卿赫爾於上週中發表之歐洲應先求經濟安定之聲明也。

國聯行政院特別會

斯特雷撤三國會議既於十四日閉幕，國聯行政院於十五日開特別會議，討論法國提出對德重整軍備之申訴案，當英法義三國在斯特雷撤會議時，對法此案，曾爲主要議題，並議決該案之大綱（一）行政院應聲明不能承認違約行爲爲國際政治之工具，（二）行政院應對德政府復施強迫軍役制之決定表示遺憾，（三）設立專家委員會，以研究此事，並縝具建議，陳述防制將來違約行爲之最善計劃（四）行政院應建議以根據互助之公約，謀安全之組織。而北歐各國於行政院未開會之先，已開始作有力的運動，使德國能以就範，並使法國譴責德國之強硬決議案，趨於和緩，挪威外長孟區於十五日代表北歐各國與英外長西門協商，請其提出措詞含混之決議案，茲將法國提案及國聯行政院開會情形，記述如次，

▲**法國提案內容要點** 法外長拉佛爾，十六日代表法英意三國，向國聯理事會提出一議案，請理事會照全文通過，該議案內容如下，國聯行政院之意見，認爲，一，嚴守一切條約義務，爲國際生活之一種根本原則，並爲維持和平之一種必要條件，二，人類權利之重要原則，乃任何國不能自行解除條約之義務，或不得該約其他簽字國之同意，即變更其中之條欵，三，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德國採行之國防法，與上述之原則衝突，四，此種單方行動，不能成立任何權利，五，此種單方行動，因其對國際情勢滲以紛亂的新成分，故必然威脅歐洲之安全，六，自事實上言之，英法政府，得意政府之同意，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以後，即與德國談判成立一普遍規定之程序，彼等之目的，在以自由協商之方法，組織全歐之和平，復根據全體平等之原則，期得一普遍的軍備限制，同時並通過國聯，當與德國積極合作，七，德國之片面行動，不但與此種計畫不相容，且正當談判之時發生，實屬遺憾。故國聯行政院，在此作如下之宣言，一，德國放棄應有之義務，致破壞國際之交誼，理事會對此種片面放棄國際義務之行爲，須加裁制，二，理事會將召集簽訂二月三日程序之國家，令彼等繼續談判，並在國聯活動範圍之內，作出一種結果，以努力達到所宣佈之安全程序與和平之維持，三，國聯理事會鑒於片面破壞國際談判之危險，殊足威脅以圖謀安全與維持和平爲職志之國聯本身之存在，故決定此種片面破壞的行動，必須促成一切保障歐洲人民安全與維持歐洲和平之必要辦法，迅速成立，理事會因此委任一委員會，擬議國聯爲維持和平起見所應採取之辦法並規定如有國家，無論其是否爲國聯會員國以片面廢棄國際義務，而危害和平者，則以必要之方法制裁，尤注重於經濟的與財政的裁制云。

▲**第一次不公開會議** 法國要求召集之國聯行政院特別會議，原定十五日晨十一時開幕，現又改爲下午三時半舉行，屆時由土耳其外長魯蘇第主席，第一次會議中僅規定議程，舉行秘密會議一小時，即散會，遲延開幕之理由，據官方稱，爲法•英•義三國代表自斯特雷撤來此，身體感覺疲乏，但據消息靈通者稱，由於蘇俄與小協約各國反對西歐諸強擬不將德國之名特載於國聯行政院最後決議之中，因此十五日晨之時間，完全費於西歐諸強與蘇俄暨小協約國間之疏通，關於此點，可以蘇俄外長李維諾夫之行跡証之，彼兩日來常與捷克外長貝尼斯•羅馬尼亞外長迪杜樓斯柯以及小協約國巴爾幹聯盟國之代表等往還，

又據英國當局表示頗恐英義在斯特雷撤會議中發表之合作宣言，將引起柏林方面之誤會，認爲對國社黨政府之一種威脅，英方爲說明此點計，鄭重宣稱，此宣言之命意，並非承諾協助法國，不過爲一種相互的保障辦法云，

▲**第二次會討論情形** 十六日國聯行政院在緊張之空氣中集議時，法外長拉佛爾提出以英義法三國政府名義斥責德國違背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文，並申請國聯行其自主公允與權威之決議案，英外相西門，義代表阿洛錫相繼發言，贊助法國之決議案後，會議乃即延會至明日，明日會中大約將作表決也，丹麥代表謂渠必商諸政府，故明日始能發表意見，豫料該決議案將無修改而經衆通過，惟南美三國與丹麥等或將棄權，波蘭或在贊助者之列，本日之行政院會議乃日本照會退出國聯滿期後之第一次，日本一席虛設兩年，今已移去，蘇俄外委李維諾夫已爲西門之左鄰，法外長拉佛爾提出決議案時聲稱，三月十六日德國擅自實施強迫軍役之行爲，必須加以斥責，今必須設法使國聯盟約在集體安全組織中更有實力，行政院受託維持和平，必須盡此責任，法國已以其行動表明願意和平，一月三日倫敦開始之談判，已爲德國之行動所破壞，法國之政策非欲歸對一國，法國所要

求之安全，乃欲普及於各國云，法國提出之草決議案內稱，㈠謹慎注重一切條約義務，乃國際生活之根本，原則上爲維持和平之主要條件，㈡無國有權解脫其條約約束，或不經締約國之贊同而修改條約規定，此乃國際法之主要原則，㈢德政府於三月十六日宣佈其新軍法，實背此項原則，決議案續稱，德國已不尊重其條約之責任，凡國家概不能以片面行爲否認國際義務，今德國之片面舉動，實與二月三日英法之方案背道而馳，今凡贊同該方案之政府，應請彼等繼續其所已開始之談判，而使和平得保維持，決議案末謂，片面否認國際義務或將危及國聯之存在，夫國聯爲維持和平增進安全之組織，故凡會員國對於此種否認，應在盟約機構之內取適當計劃以應付之云，西門繼拉佛爾宣言，闡明決議案中所舉政策之主旨，乃在於國聯機構內成立和平之集體維持，並請衆通過此案，俾証明國聯已爲其所成立之主義而團結，如此案通過，則普遍安協之諸門戶將仍將啓云，阿洛錫發言謂，義國恆主修正凡爾賽和約中之軍事條約，但必須依法以談判行之云，波蘭代表柏克詢問，今將否提出新制裁，以增高國聯之權威，波蘭輿情現甚懷疑慮所建議之新協調或將損及因波蘭締結協定所造成歐洲東北之和平狀態云。

▲法提案通過行政院　國聯行政院十七日已通過法外長拉佛爾昨日所提出以英義法三國政策名義斥責德國違背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文之決議案，當時未投票者唯丹麥一國，其他各國代表均投票贊助該案，西班牙代表亦在其列，該代表謂渠對於保證公理勝於强權之事，不能棄權而不投票贊助云，法國決議案之辯論，由蘇俄外委李維諾夫開始，李氏以警闢之詞，抨擊德國之擴充軍備，李氏並謂，今踐履恐慌之地，知此種軍備擴張，其志非在自衛，而爲侵犯他人之權利及破壞世界之和平，其將如何對付之乎，此種行動，確需特別注意者也云，澳外表勃發斯謂，一般輿情以爲，世界和平地位業已墜落，澳人對此大爲不安，對安全之疑懼現已因德國片面之行動而結晶化，而迫令彼等應付危局，渠信國聯行政院以一致的投票贊助，當可在國聯之內築成與歐洲各國合作之路，而制定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新制度之協約云，當行政院正欲投票表決之際，李維諾夫忽提出蘇俄對國聯決議案之重要保留，謂蘇俄雖投票贊助該案，但主張斥責片面否認條約義務之舉，應施於其他各洲與歐洲相同云，此言顯對日本在遠東之行動而發，當時其他列强之發言人均爲踟躕不安，英外相西門即請李氏撤回其保留，拉佛爾與阿洛錫亦從而爲言，李氏卒徇衆請撤回，於是會衆咸笑逐顏開，心爲寬慰，丹麥代表門匯起稱，渠贊同法外長所提出決議案之建設部分，惟不以斥責已經過去之違背凡爾賽和約行爲爲然，蓋一經斥責，調和之工作將受妨害，故渠不欲投票云，今日土耳其代表忽出人不意，在會議中提出韃靼納爾海峽問題，謂萬一經伊萊條約所制定之目前局勢，有所變化，則土耳其不得不要求修正該約關於韃靼納爾海峽之軍事條文，俾保障土耳其之天然防線，並享受平等之待遇云，西門即起而答曰，目下余所言者，爲余將作一切之保留云，阿洛錫與拉佛爾均贊同西門之主張，而李維諾夫則謂，渠對於土耳其之志願，毫無異議云。

▲派委員會研究對策　十七日行政院一致通過之決議案，規定將來遇有破壞國際約束情事時，國聯各會員國應在國聯範圍內採取適當措置，對破壞條約之國家施以經濟財政之制裁，其辦法則由行政院指派委員會加以研究，行政院現已邀請英國・坎拿大・智利・西班牙・法國・匈牙利・義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土耳其・蘇俄・猶哥斯拉夫十三國參加該委員會，行政院嗣又討論伊拉克國境內亞西里安少數民族之安插問題，由法政府准許亞西里安族農民四千三百名遷至國聯委任法國統治之敘利亞地方，由行政院予以備案，並表滿意，至午後六時行政院非常會議遂告結束。

▲德謂國聯無權判斷　據柏林十七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一致通過，英法義三國所提之決議案，此訊傳來，德國人士如聞雷霆，莫名震驚，又柏林十八日路透電，政界評論國聯行政院昨日一致通過法國所提出斥責德國重施軍役制決議案之舉，謂德國不能承認行政院爲有權判斷，該院自非牽涉於內的事件之團體，故德國並不視該院之判決爲有一般眞實力者，衆視日內瓦之行動足以延長歐洲之緊張，而使德國重返國聯之可能，益迢迢無期，政界某評論家謂，法國已割斷歐洲談判之線，正如其迫令德國退出國聯時之所爲，德人因英外相西門曾在柏林與希忒拉抒誠討論一切，深以西門昨在行政院所抱之態度爲異，德人對波蘭不甚怒視，以爲波蘭乃被迫而同意，蓋行政院通過決議案之消息，已由電話傳告希忒拉，希氏刻在德國南部，在十九日希氏同柏林過其生辰之前，德國不致有對付行動之決議，或謂今宜舉行全國公民投票，以表示德國之統一，政界殊不爲然，謂德國之統一早已証明也，

法俄協定方針商妥

日內瓦十七日路透電，今日法外長拉佛爾與蘇俄外委李維諾夫已將法俄協定（志在於德國波蘭拒絕加入東歐公約時，代替該公約者，）之一般方針完全商妥，按上星期拉佛爾與駐法蘇俄大使飽泰奇亞在巴黎商定該協定之原則，該協定分兩部分，㈠請國聯行政院重申與增固國聯盟約之第十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㈡規定法俄兩國在此項條文下相互之義務云，茲將國聯盟約第十第十六第十七條條文照錄如左，

▲國聯盟約第十條　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嚇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

▲第十六條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為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其他各會員擔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為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之人民與該國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遇此情形，行政院應負向關係各政府建議之責，俾聯合會各會員出陸海空之實力，組成軍隊，以維護聯合會盟約之實行，

又聯合會會員約定當按照本條適用財政上及經濟上應採之辦法時，彼此互相扶助，使因此所致之損失與困難減至最少之點，如破壞盟約國對於聯合會中之一會員施行任何特殊辦法，亦應互相扶助，以抵制之，其協同維護聯合會盟約之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軍隊，應取必要方法，予以假道之便利，聯合會任何會員違犯聯合會盟約內之一項者，經列席行政院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之代表投票表決，即可宣告令其出會，

▲第十七條 若一聯合會會員與一非聯合會會員之國或兩國均非聯合會會員遇有爭議，應邀請非聯合會會員之一國或數國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照行政院認為正當之條件，以解決爭議，此項邀請如經承受，則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之規定，除行政院認為有必要之變更外，應適用之，

前項邀請發出後，行政院應即調查爭議之情形，並建議其所認為最適當最有效之辦法，如被邀請之一國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而向聯合會一會員以戰爭從事，則對於取此行動之國，即可適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如相爭之兩造，於被邀請後，均拒絕承受聯合會會員之義務，以解決爭議，則行政院可籌一切辦法，並提各種建議，以防止戰事，解除紛爭，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起
至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止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學位授予法。
▲國府命令許崇清為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
▲中央及各地舉行清黨八週年紀念。
▲德允參加東歐公約。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蔣電汪稱朱毛不難消滅。
▲汪訪許世英商乔耕貸欵。
▲宋子文孔祥熙商銀價對策。
▲張學良由漢飛黔過渝因霧中道折回。

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

▲蔣委李仲公為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
▲張學良由渝飛貴陽謁蔣。
▲宋子文宴滬外商銀行經理商銀價問題。
▲中國哲學會在平成立。
▲斯特雷撤會議閉幕。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蔣在黔演講勸黔人戒烟。
▲國府命令派胡世澤為出席第二十屆國際聯合會禁烟會議代表。
▲日使有吉入京謁汪辭行。
▲國聯行政院特別會開會。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行政院議決任吳忠信為黔省府主席，熊斌任參謀本部次長，通過中央政治區域發地發價標準。
▲張學良由黔飛渝。
▲宋子文對白銀問題發表談話。
▲國府公佈修正工廠檢查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五條條文。
▲日使有吉離京。
▲上海外商銀行決議停止運銀出口。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外部公佈本月九日簽換中英商定滇緬重行劃界照會。
▲財部訓令中央中交三銀行救濟工商業放欵原則。
▲中政會議決嘉獎孔祥榕。
▲國府命令吳忠信黔省府委員兼主席。
▲國聯行政院通過英法義對德整軍提案。

四月十八日 星期四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八週年紀念。
▲立法院決議裁撤轉口稅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實行。
▲陳濟棠自兼海軍司令。
▲閻錫山由河邊到太原。

破產法案之根本精神

立法院起草之破產法草案，業於本月十日發表，今日起全文將在本報刊布。此法起草時，經過三十餘次會議，現在發表，係為徵求社會公評，將來彙集公衆意見，尚須重加審核，修正定稿，然後呈請公布施行，可謂鄭重之至。查中國在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已有破產律。民國四年北京政府之修訂法律館會擬有是項草案，前歲司法行政部亦有同樣的嘗試，但皆未成正式法律案。向來法院遇有類似請求宣告破產案件，祇有依照民法總則第一條，適用破產法理，究嫌不便。尤以近年民生凋敝，百業蕭條，各處商號，周轉不靈以至於倒閉者，比比皆是，關係人益感國家缺乏破產法之苦痛。實業司法兩部有鑑於此，乃於去歲八月會擬商人債務清理暫行條例，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報由中政會備案施行，一面根據此項原則，送立法院擬訂正式條例，在正式破產法未公布施行前，適用此項暫行條例，此為今日破產法草案之前身，出自事實之需要，非若其他法令之類於裝飾品也。

此種重要法律，自非短篇所能批評盡致，惟以關係社會公益商民利害甚鉅，其立法之根本精神，殊不容不為介紹。以吾人所見，此法精神之可注意者有三點：第一，與中國傳統的法律觀念相符。査外國法律，重視權利，保護債權，不遺餘力，資本主義之能發達，未始不由於此，而個人權利鬥爭之劇烈，社會階級意識之形成，亦未嘗非其流毒。中國則向視「錢財」為「細故」，歷代凡國家大赦之年，有併民間債務一律免除者。前清地方官對於債權案件，例不代索利息，如債務人果屬無力償還，即本金亦可令其折成還付。破產法草案對債務人多方寬容，足為中國傳統思想之表現。第二，與三民主義下之法律觀點相適應。民國十七年國府立法院開幕之始，院長胡漢民氏演說，論及所有權，曾云：「所有權的制度，是社會的制度，他不是為個人而設的，也不為任何一階級而設的。共產主義者以為所有權應該廢去，資本主義者以為所有權應該任其自然發展，二者都沒有顧到所有權與社會生存的正當密切關係，而只認為個人的制度，實是大錯。三民主義以為所有權是社會的制度，他不能任個人廢棄，也不能任個人利用他謀一己的富利；只要個人把所有權用得不正當，法律就要起而干涉他。」胡氏主張如此，是以在彼主持制定之民法中，時時流露此等思想，如稱「債編」而不曰「債權編」，所保護者多偏於債務人，是其明證。破產法草案對於債務者之諸從寬大，自係三民主義法律之一貫精神。第三，與現在世界立法趨勢相吻合。歐洲各國有視破產為犯罪者，其於破產法之規定，往往繁密異常。近年則情勢漸變，和解清理，已有制為成法者，蓋曩昔固認所有權為神聖，今則因公益而制限財產權之使用，時有其例，其於破產，自不必概以罪惡視之。中國破產法草案對於債務人之寬恕矜憐，既含有維持社會公道秩序之義，較之外國新立法例，更見進步。根據以上三點，吾人可以指出破產法草案保護債務人之特色，喚起公衆之注意：

一，有破產之聲請前，既許債務人向法院為和解之聲請，又許其可向商會為和解之請求，即在破產程序開始後，亦許彼提出調協之計劃

，其程序略與和解相同。此法可使債家繼續其業務，管理其財產，信用名譽，概可保全。

二，和解條件如清償成數之多寡，還期之長短，償付之方法，准由債務人與債權人自由磋商，依債權人多數之決議，成立等於契約性質之和解條件，縱有少數反對，初不生重大問題，蓋和解之結果，須由法庭認可，不啻由法庭保證其契約之效力也。

三，破產債權人依調協或破產程序，已受清償者，其債權未受清償之部分，一概消滅。如此則債務人一經破產程序終結 ，即可脫然無累。

就上列三條觀之，法律待遇債務人可謂極寬恕之能事，惟此等優遇，當然祇有善意的不能清償債務之人方許享受，其懷有惡意者，不特不能沐此寬典，且須依法受懲，此則爲債權人利益與公衆善良秩序計不得不兼籌並顧也。

要之，欠債還錢，固屬公理，然而債務人一朝宣告破產，資財罄盡，信用全失，豈再生之機，固非其人之利，而經過破產程序，曠時費事，損耗已多，亦非債權者所宜，故法律側重和解，雖似保護債務人，實際於債權人固有利益，且因保全債家，避免牽連之故，無形中社會公衆並受良好影響，此則破產法草案之根本精神終屬無可非難，至於規定各條，是否保護債家過當，清理程序，有無其他流弊，吾人甚望利害最切之商界中人，速加研討，各紓所見，庶必爲立法院所歡迎也。

（錄四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哀川黔民衆

川黔兩省剿共戰事，迭經變化，近雖川西大勢，可保無虞，貴陽防務，益臻鞏固，惟戰局延長，似不可免。蓋徐匪渡嘉陵江者號稱有三萬之衆，國軍若不能迎頭痛擊，居主動地位，誘其主力而殲之，則彼困獸猶鬥，正不知將於何時，衝破一點，肆其荼毒，此不可不慮也。自本月初朱毛殘兩部撲貴陽，往復竄擾於黔省東南西北四面，主力雖減，自必不少，惟殘餘匪衆，向西南奔竄者，似猶不少，竄桂竄湘，尚難判斷，若不乘勢全部殲除，恐死灰或可復燃，蓋貴州地方凋敝，民不聊生，散兵遺械，所在多有，一經誘脅，人數仍可補充，此又不可不慮也。吾人從軍事觀察，固望戰事速了，從政治立論，尤認爲非軍事早告解決，決無政治可言，蓋用兵時期，一切行政財政之整理與建設，均談不到，而人民久在水深火熱之中，若長此不予救濟，適爲共匪增加預備隊而已，此吾人心所謂危，不容緘默者也。

夫川民之苦軍閥久矣。自中央勢力，直接到達四川，領袖開明，政令嚴峻，七千萬民衆，始知天壤間尚有可以約束軍人之政府在。欣忭之餘，希望過切。以爲光明所照，妖魔斂跡。於是累數十年之怨苦酸辛，傾囊倒匣，訴之行營，欲求一大解放，而不知積重難返之勢，丁軍書旁午之時，最高當局，詎能以全力爲川民主持政治？結果近月以來，防區制度，雖日撤銷，統一稅捐，雖見省令，究之過渡時期，不能一蹴而越。各軍或藉口民欠，催收轉急，或陽奉陰違，誅求愈烈，以日暮途窮之心理，爲最後搜括之暴行，上下勾結，方法惡辣，民間痛苦，或有加甚。讀者試閱連日本報所載成渝通信各節，字裏行間，當有血與淚俱之感。由此可知川民苦楚，斷非領袖人物幾道命令所可解除。治本之計，仍在速了軍事，一新環境，俾得努力改革政治。治標之事，在於嚴懲不法，令出必行。不特此也，北道災民，早逾二百萬人，近來川北川南，幾得幾失，無告之民，自益加多，救濟固無善法，坐視寧非至危？此其一。徵工封米，各處皆然，春耕失時，飢荒不免，若不早爲之所，民變時有可危，此其二。復興經濟，端賴人力，田地荒蕪，亟需整理，然而兩年討赤，糜費萬萬，民力耗竭，公私赤立，而人口減少，壯丁犧牲，將欲重振生產，其奈人財兩缺？此其三。略舉三點，聊證嚴重，即使戰事立停，規畫猶感棘手，如再繼續破壞，則前途不堪設想，此就四川言之也。

貴州貧瘠，遠非四川之物力殷阜者可比。近年軍閥互鬥，爭養多兵，餉糈無出，則相率取給於鴉片，坐令毒氛偏於全省，壯丁盡成病夫，猶復以吸髓敲骨之資，購買外國軍火，而士兵則令其就食民間，自籌給養，兵民交困，怨毒已深，是以共匪入境，軍隊至於無法集中，此種怪現象，實古今中外所未有。物極必復，黔局斷無不變之理。近據貴陽電訊，蔣委員長目擊黔民困苦，心懷惻惻，既令免除田賦一年，又令廢除各軍徵糧習慣，且將禁烟罰金廢止，民衆歡呼，可以預斷。以貴州幅員之小，此類命令

，當視川省爲易於貫澈，惟此係治標方策之一端，而治本之計，則須改造社會經濟基幹，限期對鴉片禁種禁吸，恢復人民治生能力，夫然後黔民始有脫出人間地獄而自振拔之希望，此其事亦非赶速肅清匪禍，不能策其進行。蓋戰事延長，兵匪縱橫出入於全省之東西南北，縱令政府盡免一切稅捐，而百姓餘生，終亦不能勝此委頓逃亡之苦，其將與匪同歸於盡，有必然者矣。夫以川黔兩省民衆，待救之亟如此，剿共軍事，在勢與理，利在速了，萬不能再如在江西之所謂穩紮穩打，以碉堡政策，用經濟封鎖，行長期包圍，致使川黔民衆與匪俱斃。吾人因對川黔剿匪，期待迫切，故敢痛陳利害，爲民請命，惟愛國愛民之當軸共矜察之！

◇ ◇ ◇ ◇ ◇ ◇

日本西進威脅與東非

（錄四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普通在新聞紙上不經見之東非，自去冬義亞發生糾紛以來，頗引起世人之注目。本此問題與日本勢力之西向進展，頗有重大關係。目前國聯行政院會有勸導義亞兩國，用仲裁方法，解決糾紛之說，爰就此問題與日本之關係，加以論列，以明黃白帝國主義衝突之見端焉。

在泛論東非問題前，吾人對日本勢力擴張之現況，請先說明其輪廓。按日本之盛强，爲晚近數十年間事，故其殖民事業，方諸英國，頗有落後之感，然自歐戰以還，疾起直追，今日之日本已非復昔時之吳蒙可比。今日日本殖民勢力之所及，東至南美之巴西與阿根廷，南泛澳洲與紐西蘭，北屆俄滿大陸，西窺阿富汗與東非。至於非律賓島，以及荷印暹越各地，則日本已儼有囊括之勢，初生之犢，勢猛於虎，此義相墨索里尼氏黃禍論之所自昉。目今日本帝國主義進化之程度，究竟若何，實爲研究國際現勢者最有興味之問題也。

吾人試一披覽世界輿圖，至今已不能發現一片無主權之荒土。日本以新進强國，欲實現其封豕長蛇之野心，在勢唯有出於豪取强奪之一途。考今日太平洋上之殖民國家，以英美法荷等爲主腦。美對菲島巳容其十年後獨立，揣美當局之意旨，殆趨向於退嬰。法國擁有越南，對日感情不惡，當無衝突之慮。至於荷屬東印度向爲南洋富饒之區，且有煤油之資源，早爲日人所屬目，然荷方對日，友誼敦睦，近且新修商約，其交歡大國，頗善足恭之道。故以上三方面對於日本，一時可不至衝突，即使衝突，亦不致釀成頭等之嚴重災禍。惟英國在東亞之賭注最大，對華對印門戶重重。現今日本勢力，已長足的插入英國之勢力範圍，即以去年締結印日商約談判一端言，已足見英日勢力消長之一斑。故英人近時對於香港新加坡海空軍之增進，經營不遺餘力，思藉以遠保澳洲，近衛印度。幷維持對華商務之龐大的利益，其用心不可謂不苦。然而日本之進攻的方略，曾以是而稍戢耶？曰，否。英國縱願撒手遠東，以苟全印澳爲滿足，果能得日本之首肯耶？曰，否。於何見之？曰於近年日本之經營亞比西尼亞不難證明之也！

世人均知德意二國有東進政策，而對於日本之西進，多未詳察，其實此種事態，亦至可驚。試問其西進之階梯如何乎？籠絡暹羅，窺伺荷印，欲以開闢克拉運河，打消新加坡之策略地位，此日本之第一步也。通好阿富汗，欲高據世界屋脊，而與英俄爭中亞之短長，其第二步也。提携亞比西尼亞，藉爲插足於亞歐門戶之紅海海岸之進身，其第三步也。此種步驟，譬之奕棋者之先布閒子，其收效或當在若干年後，要之，此種事態，至值觀察日本政策者之研究。試舉日本與亞國之最近關係言之，即不難爲余言之佐證矣。

考日本之經濟勢力侵入亞比西尼亞，乃近數年間事。據一九三二年統計，亞國之輸入額，以英領印度占百分之五十七，日本則僅占百分之十二。降至今日則亞國之棉織品市場，日本竟占有百分之八十，英方所受打擊之嚴重，於茲可見。又一九三三年秋間，亞外長宣布，以土地四百海泰爾免租供日人植棉之用。日本在日亞條約中，並取得土地商租權，俾日農可在亞種植棉花與咖啡。又日亞公司於四年前獲得讓予權，租借土地六十五萬海泰爾，以收成百分之十，撥作租金。一九三四年三月兩國間又締結移民條約。兩政府間並鼓勵人民互通婚媾。亞國爲優惠日本商務計，更低減日貨之關稅。上述種種，自英義兩國視之，皆有踧踖不安之感。在經濟以外，日本對亞更予以政治的援助，如助亞國編練新軍，售予新式之坦克車與飛機，並派遣日本軍事工程專家赴亞，近且予以軍火之供給，此更爲英義兩國所不能熟視無睹者也。亞人前此固曾與歐人接近，然以色種畛域

之見，未能化除，日亞則均為有色人種，以是雙方感情，更易水乳，據此原因，歐人欲不認此為黃禍之威脅不可得也。英人心中不欲日本之勢力，西進而搏印度之背，故非對於義大利在東非之勢力，自願予以扶植。同時在去年亞拉伯戰事中，淡志戰勝業門，義大利在亞拉伯之勢力，一掃無餘，因是義大利更不能不取償於東非，而日義兩國在東非對立之形勢以成。此東西兩大新興帝國主義國家之勝負絀伸，將為今後黃白勢力盈虧之測驗器，其意義之重大，恐非一般初料所能及，此誠全人類未來之一大謎也。惟據吾人之立場，則以為帝國主義之擴張，不論黃白，均在不敢贊同之列，且判其最後結果，終將相煎相迫，而同歸於盡。吾人以為惟有以眞正和平友善精神，促普世躋於大同之域，始為人類最理想的歸趨，所惜者，此種理想非並世側重功利主義者所能夢及耳。

（錄四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滇緬劃界問題

關於滇緬界務問題，據日前公布之換文，中英兩國業已議定設一共同委員會，重勘舊界。此為中英間之數十年懸案，實有正式解決之必要。

查緬甸與我雲南鄰接，漢唐宋以降，嘗遣使入貢，至元朝乃正式為我藩屬。至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中法之役，越南為法所併，英國乘我戰後疲敝之際，武力侵緬，不二旬而下全緬。翌年中英兩國談判緬事，清廷命慶親王奕劻與英使歐格納商訂條約五款，該約第二款「中國允英國在緬甸現時所秉一切政權，均聽其便：」第三款「中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滇緬界務實自此始。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我國使英大臣薛福成與英外相勞思伯力締結「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二十條。該約第一，二，三條，均屬記載邊界之如何劃分。第四款「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訂「中緬條約附款」十九條，大體根據二十年原約，一，二，三條略有改動，惟第四條仍如原約，留待後勘。滇緬界務自光緒二十年薛勞兩氏訂立續約後，兩國即派員實施勘界，計已定者為：（一）由南奔江（紅畔河）流入太平江（大盈河）處起，至尖高山處止，長一千里餘；（二）由南奔江與太平江相匯處起至南帕河與南定河相匯處止，長二千餘里；（三）由猛阿附近之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起至南阿河流入湄江處止，長一千數百里。是為滇緬已定界。至於未定之界有二：一自尖高山以北起，即薛勞約中所謂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一段未定界，是為北段未定界。江心坡，片馬等地即在此段界內，面積廣袤，位置重要。一自迤南鎮邊廳（瀾滄縣）屬南帕河流入南定河處起，至瀾滄縣屬猛阿之南南馬河流入南卡江止一段，是為南段未定界。中英注目之班洪，即在此段界內。該地礦產豐富，英頗垂涎，轟傳年餘之班洪事件，即基因於此。光緒二十五年，我方派騰越鎮劉萬勝，迤南道陳燦與英員司格德會勘，劉陳以薛福成圖為憑，以班洪所屬各地歸滇，班況所屬各地歸緬，循猛林山公明山至南卡江，以山脊江流為界，與約文所載相符。英方另出一圖，強指瀾滄縣附近之孔明山為公明山，將猛角所屬之猛蚤，拱弄，拱勇，小猛弄各地及孟達所屬猛撥，四盟各地，皆劃歸緬甸，與約文所載「順南奔江而行」均不符合。簡言之，南段界務為公明山與孔明山之爭，而注目之點厥為班洪一地。界務交涉，自光緒二十五年以降，即懸而未決，交涉亦未進行。在漫漫歲月中，所不斷刺激吾人耳鼓者，則為英人侵片馬，占江心坡，擾班洪一類之消息也。

滇緬界務糾紛，久為中英懸案，延不解決，則兩國邦交及地方人民交受其累。根本解決之道，即為會同勘界，將未定之界公平劃定，永久遵守，則糾紛悉泯。此次中英商定重勘滇緬邊界，並由國聯派員參加，實為極正當之辦法。惟據換文內容，此次勘界似僅限於南段，吾人以為滇緬未定之界悉應劃定。南段之班洪糾紛固應解決，而北段亦不容其長此懸擱，使偌大疆界模糊不清也。我政府尤應愼選委員，根據歷史條約，爭我所必爭，讓我所當讓，總使疆土不再喪失，邦交得以協洽，斯為至善。

抑吾人尤有感者，我國外交一向失敗之原因，固由積弱之勢，而歷代政府之顢頇濡滯，尤為僨事之主要原因。近來國難演至如此境地，吾人固憤強鄰之侵凌，而於我外交應付之拙劣，尤為痛心。茲當世局杌隉，遠東風雨之際，而有此段交涉之開始，即使無關大局，要足見我政府已有在外交上與友邦進行解決懸案之識量，誠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也。

（錄四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寄懷冒疚齋廣州　吷庵

別君纔幾日倏已及長至念君苦吟哦閉門勤煮字粵南冬不寒豈必動鄉思著書誌風土草木窮狀類搜羅游宦詩愼勿誠齋棄（廣東通志竟未收楊誠齋詩誠齋集中諸逕名通志均不載）詩中諸逕名考古宜有事昔君游羅浮篇篇達其意置君誠齋座勇登當拔幟吾非阿鄉詩餉子盡鹽味

上已偕纕蘅釋戡秋岳邀南中耆彥修禊山館平章圖史會者八十八人得祿字　翼謀

四海甲未弢一廛書可讀腐儒偷安便佳節儀祓浴丁黃方兪薛荒潭鑴故躅松生迨蓺風晚近嗓掌錄因之追古歡社事邁幾復緊予蟄叢蠹敢比斠天祿兩翁謝羣公列架鋪筍束稍慰鞅掌勞差勝舞馬俗辛夷花正開桐栝薦逾綠茗柯淸談餘騰射畫本馥景光良可愛世變紛轉燭請拓萬古胸爲腹兼爲月

乙亥元巳白門禊集得芳字　大壯

向逐雛塵游晚失舟壑藏後來孰視今有作皆蒙莊石城故如此伉槩登大航馬射緬華林小會敵東堂陽烏既西逝候雁正南翔瞑律應姑洗昊春及句芒秉蘭誠足惜流盃何可忘鳴恐鶗鴂先百草爲不芳

三日禊集烏龍潭分韵得榮字　石遺

寒食風光好賣餳如雲勝友此尋盟吳頭越角輕千里宋槧元刊啓百城莫道無絃娛逸少居然有酒飲公榮盋山不作蒿菴逝怕對澄潭舊日淸（國學圖書館在潭上舊爲惜陰書院）

（顧子鵬馮夢華皆高才生屢招飲潭上）

贈熊嚼然即題其近詩後　鶴亭

早歲師資楊茂名（蓉浦侍郎師嚼然其里人也）晚交猶得一熊英身因疾病耽禪悅筆有風雷嘆老成同世蕭條吾不恨多生涕淚若爲橫高樓凡鳥曾栖處獨愧題門老鳳淸（璠兒

作客廣州寄廬悄然所居湖洞

頭風累日得疑庵歸後寄詩賦答　衆異

迴。帆。打。鼓。酒。杯。空。人。在。天。都。夕。照。中。梅。柳。橫。陳。古。底。退。山。川。自。獻。補。詩。窮。熨。人。何。止。心。相。印。（來詩有只合將心慰友生句）琢句。從。知。晚。更。工。老。我。書。叢。親。藥。裹。却。憑。來。札。愈。頭。風。

弢庵先生挽詩　韓齋

接。席。方。謀。幾。日。懽。忽。聞。安。涙。共。驂。鸞。孤。懷。閱。世。驚。千。刼。隱。恨。彌。天。戢。一。棺。屈。指。完。人。星。落。落。傷。心。後。死。夜。漫。漫。匡。山。濤。與。天。山。雪。苦。節。純。忱。一。例。看。

清明陰雨不出　臧伯

柳。榆。鑽。火。日。駸。駸。老。覺。逢。辰。感。倍。深。陽。燕。簾。櫳。留。社。雨。賣。餳。巷。陌。接。春。陰。醉。輕。易。斷。還。鄉。夢。客。久。難。忘。上。塚。心。賸。看。青。冥。娛。獨。坐。鍾。山。層。角。笑。孤。吟。

豫邸養痾經月病榻雜占　叔雍

剖。腹。鏤。肝。事。可。爲。天。涯。一。榻。命。如。絲。堂。堂。春。去。無。多。好。怕。負。丁。香。似。雪。時。

餘。魂。漸。入。中。陰。界。一。息。方。從。歷。刼。回。始。識。懺。情。滋。味。苦。散。僧。斷。際。念。難。灰。（斷際惟儼行爲難內典備詳其事）

粉。氣。花。光。泛。晝。樓。鈎。簾。鏡。檻。自。溫。柔。書。生。扶。病。消。清。福。只。解。歡。娛。不。解。愁。

綺。懷。刪。盡。更。無。餘。藥。鼎。重。衾。作。起。居。只。有。病。中。詩。境。好。一。窗。新。綠。半。床。書。

來。時。晴。雪。綻。南。枝。去。日。楊。花。落。硯。池。辛。苦。一。春。花。底。活。藥。闌。臨。去。轉。依。依。

老。屋。愔。愔。向。夕。陽。細。風。扶。綠。上。鈎。廊。卅。年。詞。筆。迴。旋。地。夢。外。輕。魂。未。易。忘。（病枕憶家）

夜。寒。如。水。窮。春。衣。點。點。殘。鐙。送。客。歸。絕。憶。漪。瀾。堂。下。路。四。更。霜。月。舊。清。暉。（夢游北海）

宗。藩。重。色。兼。韜。略。虞。海。傳。疑。有。斷。箋。今。日。米。樓。供。病。客。只。愁。還。作。過。墟。看。（豫王三秀事見過墟志）

念奴嬌　題穰蘅移居圖　穎人

舊。時。鷗。羽。問。誰。家。門。戶。修。椽。棲。得。故。壘。春。風。曾。幾。日。苦費。營。巢。心。力。載。具。車。輕。馱。書。驢。瘦。行。李。忽。忽。色。城。東。小。寄。素。心。欣。共。晨。夕。　今。後。却。過。槐。廬。停。驂。攜。酒。休。錯。揚。雄。宅。查。浦。斜。街。尋。尺。咫。一。樣。龐。眉。書。客。書。幌。吟。聲。琴。牀。靜。響。往。事。分。明。憶。卜。居。何。處。更。移。十。四。樓。側。

凌霄一士 隨筆

徐樹錚與馬其昶書，論張之洞事，所云「南皮公傳稾」，蓋即「清史稿」之洞傳也。（金梁「清史稿校刻記」云：『列傳則……諸臣原稿，凡在舘諸君多有分纂。……光宣爲馬君其昶金君兆豐復輯，……』之洞傳當是其昶手筆。）傳頗整潔可觀，著之洞之諮，而亦時以微詞致諷。如「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爲大言。」「往者詞臣率雍容養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時寶廷陳寶琛張綸佩蜚鋒起糾彈時政，號爲清流。」「法越事起，……因薦唐炯徐延旭張曜材任將帥。……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撫當前敵，被劾得罪去，並坐舉者，之洞獨以籌餉械勞免議。」「由是湖北財賦稱饒，土木工作亦日興矣。」「二十四年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莅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愛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皆有微詞焉。統觀全傳，樹錚所謂「諷譽相孕，抗隊在心」也。惟樹錚與書欲其「微書數言」者，竟未更以一字及之。

炯爲之洞妻兄，延旭亦之洞所器許，除自行論薦，並屬陳寶琛張佩綸言之。迨炯以雲南巡撫延旭以廣西巡撫督師獲重咎，追論原保之人，佩綸於馬江僨事參案未結之前，先行革職，寶琛降五級調用，之洞則上諭稱其「簡任兩廣後，徵兵籌餉，頗著勤勞」，僅獲降一級留任處分，蓋政府中有陰爲之地者也。佩綸無論矣，寶琛遭此挫跌，實誤於之洞，後頗自謂受之洞之累云。其昶謂「之洞獨以籌餉械勞免議」，稍誤，實是「從寬交部察議」，部議降一級留任，從之。（寶琛

係「交部嚴加議處」，如議降級調用。）延旭之獲大用，徐宗亮「歸廬譚往錄」云：

徐中丞延旭之撫西省也，由湖北襄鄖荊道，不踰二年，遷擢之速，震耀一時。蓋徐嘗輯「越南紀略」一書，張制府之洞於奏保人才時並以進呈，朝廷重之。其書體例採雜，姑不深論，而於越南地勢民風政教禁令，率借摭拾大略，如官房須知冊子之類，至今昔沿革損益利害，均未之攷，惟中越邊界各隘，歷粵抵滇，計有千八百里，詳載無遺，尚足備覽，然廣西通志固有之矣。徐自言，任太平府時，欵接貢使，出關，抵一人家，兩留數日，得抄冊紀載越事，攜歸，併采案牘，彙為是書，不意緣此致福也。徐以庚申進士即用知縣至梧州知府，最為知名。梧州號稱富區，稅權盈餘，足供揮霍。徐極慷慨輕財，一時上下同僚有求必獲。鹿中丞傳霖時亦以翰林改官，同在西省，公私積累，幾不可收拾。徐先後資以萬金，結為姻好。制軍薦舉，鹿蓋與有力焉。

可資考鏡。（傳霖為之洞姊壻，延旭之子坊為傳霖女壻。傳霖之沒，坊挽聯有「與先君為莫逆至交，存亡靡間，患難不渝」等語。延旭逮問，定讞斬監候，改戍新疆，未出都病卒。）

庚子所謂東南自保之約，為江鄂二督（劉坤一張之洞）與各國駐滬領事所訂，未參以他督撫。其昶謂：『二十六年京師拳亂，時坤一督兩江，鴻章督兩廣，袁世凱撫山東，要請之洞同與外國領事定保護東南之約。及聯軍內犯，兩宮西幸，而東南幸無事。』曰要請，蓋言之洞為被動；曰幸無事，蓋於此舉不甚稱許。事由坤一主持，邀之洞與之，坤一為南洋大臣，地位本較重要，其人亦較有魄力也。雖一時形同後來之所謂獨立，而權宜應急，其心無他。至如其昶所紀，江鄂二督之外，更有粵督魯撫，同訂此約，與事實未符。

之洞於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六月晉大學士，仍留湖廣總督任，旋內召，授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其昶謂：『三十二年晉協辦大學士，未幾內召，擢體仁閣大學士，……』若內召後始正揆席者，敘次蓋亦稍失。

「清史稿」炯傳云：『唐炯字鄂生，貴州遵義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訓方子。訓方督師金口

，桐馳驟千里省覲。越夕難作，倉皇奉遺疏謁曾國藩，得代奏。』按桐之父名樹義，咸豐四年以湖北按察使死難，（謚威恪）何以誤作訓方？訓方爲湖南常寧人，在湘軍有名，後亦曾官鄂臬，光緒三年卒於家，距樹義死難二十餘年矣。「清史稿」間有取材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處，此誤或緣「小傳」，「小傳」固謂桐是訓方子也。（以上所引之洞及桐傳語，均據「光宣列傳」本，金梁自「清史稿」輯出者。）

陳衍「石遺室詩話」云：

『昌黎詩云：「荊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漁洋本之，以對「高秋華嶽三峯出，曉日潼關四扇開。」益都孫寶侗議之曰：「畢竟是兩扇。」或曰：「此本昌黎，非杜撰。」孫憤然曰：「昌黎便如何！」漁洋不服，謂孫持論好與之左。余謂漁洋「潼關」句於韓詩止易一字，而「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又高青邱之句。華嶽自是三峯，虧漁洋苦湊「高秋出」三字，無甚高妙，亦何必哉？分明是兩扇，必說四扇，似不得藉口於古人。昌黎時關門不敢知其如何，總以不說爲妥。』

箴王士禛泥古之失，論頗明通。又士禛「池北偶談」云：

『予贈徐隱君東癡（夜）詩云：「先生高臥處，柴門溜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烟絕，吟聲出茅屋。」云云。故友葉文敏公（方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訒菴豈忘之耶！』

此亦士禛泥古忽今之處。祇謂所引爲目前習見語，而不顧目前習見事，欲以折方藹，其蔽亦甚矣。實寫目前景物，苟顯有僻誤，雖假古人張目，援以自伸其說，寧爲知言？宋詩人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於翼間。」士禛之必以上樹爲不刊之說，當爲是媼所笑也！蓋方藹之忘，勝於士禛之不忘，士禛之解，不如方藹之不解。

淪陷三年之東北

趙惜夢輯

大公報社出版

每冊價銀陸角

東北四省自淪陷以後，因新聞封鎖，消息隔絕，國人之關心東北者，無由知其眞象。本書係經冒險調查所得，以其語皆確實，決無鋪張。根據見聞，不涉情感。實爲東北淪陷後之惟一實錄，故出版後購讀者極爲踴躍　不數日間，已風行遐邇，可知其價值之大。現已存書無多，請從速購讀，以免失之交臂也。

本書要目

(一)日人支配中之傀儡政治——僞中央政府——僞地方制度——日人亡東北之各種政治方法——(二)文化侵略中之愚民教育——奴化教育·神化教育·——(三)拓殖政策中之移民情況——(四)軍事準備中之交通變態——(五)統制經濟中之東北民生——統制經濟政策下之土地·農產·林業·畜牧·礦產·工商·幣制·捐稅·——(六)日俄風雲中之各方軍備——日本在東北之軍事配備·蘇聯在遠東之軍事配備·僞國軍事情況·——(七)民族自決中之抗日運動——日人對東北民族奮鬥之壓迫·義勇軍奮鬥之狀況·

外埠郵費壹角

擁護女權（上）

含沙

登場人物：

劉大順　小飯館的老板兼廚師，性情老實，年約四十。
大順嫂　其妻，年相仿。
玉　貞　其女，年十六七，美而慧。
小　富　其次子，年四五。
奶娃兒　一個。
何鴨子　年約五十，性奸滑。
何頤安　其子，年約二十，性純厚。
羅旅長　年約四十，性暴。
楊旅長　年約四十，滑頭。
春　桃　丫頭，年約十三四，性聰敏。
老　韓　看門的，約五十餘，鄉下老。
李么興八　劣紳，年約五十餘。
測量員　甲乙丙三人。
馬　弁　四五人。

第一幕

時間：中華民國二十年的初夏早晨。

地點：四川某縣城裏。

佈景：

大街口一家小飯鋪；小到什麼程度呢？在普通的舞台面上祇能占據着右側的一角。因為鋪面太小，在街門口搭上一個竹蓬，祇有五六張粗木的條桌，就把裏外擺滿了。門外左側方貼上一個矮小的土竈，還有一個案板，凡是吃飯應有的傢伙都在上面。竹蓬外撐上一幅布標，遠遠地就可以望着這家飯舖的寶號——桃園居。薰黑了的壁間，貼着一些字條，寫些什麼呢？觀衆可看不清。屋裏左側一道小門，通內室。

開幕時，掌櫃的劉大順坐在街門口的木凳上望着外面，望他的顧主光臨；大順嫂在屋裏靠壁的破椅上坐着，正抱着小孩喂奶；小富靠在她的身旁，一面哭一面嚷着要錢；玉貞在案板那兒收拾傢伙。

起初是大家都不作聲，就是小富也是有聲沒氣，顯得是嚷乏了。

順　（忽然翻轉身來，桌上一巴掌，駭得大家一跳。）你這小狗日的，早晨爬起來就鬧起，你是給老子說過的？

（小富更不顧一切，放聲大哭起來。）

嫂　你這是什麼脾氣，不怕把小孩駭壞

了！

順　什麼脾氣？（驀地跳起來）這樣的東西老子供不起！

嫂　供不起有什麼辦法？你怕他是大人，他曉得什麼？你總是這種脾氣，一有什麼就在小孩子的身上來出氣！

順　好了！你會慣，你慣得好！像這樣天天鬧，總要鬧死幾個才下得了台！以後我就不管！我就不管！（大順氣忿忿還了原位。）

嫂　（一支手攬着小富在背上拍。）不要哭了，乖乖，聽話些，看爸爸打你。

（這時，屋裏是小富的哭聲，越來越急；對面飯館裏——從舞台的左側裏傳出來敲鍋的響聲和堂倌的叫聲越來越緊。）

順　（又跳了起來。）你還要鬧嗎？我把你這…………。

貞　（離開案板，走進去，拖着小富的手。）走吧！我們出去，我去買東西給你吃，不要儘哭，惹得爸爸心焦。

（何鴨子走進來。他是屠戶出身，現在雖是發了跡，沒有幹這行道；可是，那便便的大腹，那團團的肥臉，那透紅的眼珠，那酒精的鼻子，那……總之，所有一切，在形態上還顯露着屠戶應有的特點。走起路來，脚在地上排成八字，不自然地踱方步，活像個鴨子，所以取得了這種尊號。人們又因為他心裏會打條，手段也很毒辣，所以又名之曰活辣子。）

何　哦大順哥，又怎麼了？

順　啊啊，是何大爺！你這樣早？

（屋內的人們一時都弄得手足無措；大順嫂抱着小孩，一隻手拖着破椅往屋角躲；玉貞拉着小富，連哄帶騙地往外面跑；大順把鴨子讓進來就忙着去拿烟（葉烟）泡茶）。

何　還早？你看太陽都到那兒了！（說着，大搖大擺地走進去，一屁股坐在當中的板凳上。）這幾天的生意還好吧？

順　唉！不瞞你老說，（慢慢地退過來坐在另一張棹的下方板凳上，看他的架勢好像預備了滿肚子的委曲要吐出來。）自從洪春園開張，直到如今差不多一個多月，簡直說，就…………。

（他看到鴨子沒有聽，昂起頭望着壁上的字，在那搖頭擺腦地念，使得他的苦也述不下去了。）

何　（明聲朗誦地）。

一進門來蘇東坡，
坐下韓信問蕭何，
蘇秦舌巧來講話，
徐庶不語是白說，

賒賬好比三結義，
要賬猶如請諸葛，
非是小記無情義，
本少利微沒奈何。
哈哈，大順哥，你看我認錯得有沒有？

順　那裏，你老那會認錯！

何　實在說，一個人，文字實在也要緊！我這幾年，到還學了不少，沒有事就是我那個學生教我。

順　你那位大少爺實在也不錯，就是李么舉人家那位少爺怕也趕不上！

何　那也太……的時候……太……。

順　真是！不但我說，就是陳大老師也這樣說過，這是我親耳聽到的！那天，大概有兩個月了吧，大老師在這兒吃飯，碰着你的大少爺也在這兒，大老師……。

何　他到這兒來過？他來幹什麼的？

順　幾個同學的到這兒來吃飯。

何　最近沒有來過？

順　沒有，何大爺。

何　唔，以後他要是再來的時候，你就說……唉唉……的時候……就這樣說吧，說我給你打過招呼，不準他到這兒來！

順　那怎麼好呢？

何　你就這樣告訴好了！那沒有什麼不好說的！要是他……要是他不聽我的話，我實在也不……的時候……不稀罕要這樣的兒子！

順　（驚疑）那是怎麼的？何大爺？

何　唉……別人說「家醜不可外傳」，好在你我是多年的地鄰，也不妨給你談談。

順　是的。

何　唉，如今的世道，年青人，一進幾天牛欄門，就把他們洋人的什麼怪都學上！家裏父母訂的不要，要在外邊去講什用亂愛！

順　唔，你的那位大少爺？

何　可不是呢？他要給李么舉人的那位學可不成！我雖是不是什麼……什麼書香門第，中國的古禮古法我到懂得些！中國人，唉，禮義廉恥總要懂得！

順　是的！何大爺，你的主見是不錯的。（這時，大順嫂抱着的小孩忽然大聲叫起來。）……怎麼了？你怎麼不抱他進去？

（大順嫂不作聲，仍然坐着不動，祇顧把小孩的頭往懷中按，在一旁傾耳聽他們的對話。）

何　我不准他到這兒來就是這種意思，大順哥，我們是老鄰居，你也是明白人，不用說你也是曉得的。我……的時候……唉，就不准他到這兒來！

順　唔……………

何　如今的事情都是這樣，「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我們大家又是

地鄰隔壁的，有什麼長言短語說起來，都不大好……………唉，都不大那個。

順　唔，何大爺，你老的意思我可還不大明白。

何　還不明白？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大家都是……唉唉，都是有兒有女的，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大順嫂在一旁聽得忍無可忍，站了起來，走到何鴨子的當前；她不顧大順的阻擋，不顧懷中的孩兒的哭叫。）

嫂　何大爺，聽你說了半天，是不是說我那個玉貞丫頭？

順　（同時）這兒沒有你來插嘴的！叫你進去！

何　（同時）唉，就說明吧，就為的是你們那位大姑娘！

嫂　何大爺，話不是這麼說的！你既提到，我也要請你把你那位大少爺管束管束！如今不比從前，大家都一年比一年大了，……………………。

順　叫你進去，怎麼的？

嫂　說幾句話，犯了你什麼了？

順　有我在這兒，就沒有你來說的！

嫂　……我說，你那位大少爺，常常到這兒來吃飯，一頓飯就要坐上半天不……

順　你進不進去?!

嫂　……我們開起這種生意，能够把買主趕走嗎？何大爺，你想想，能够…………。

順　你還不進去？你是說過的？

嫂　……要是真的不要你的大少爺來，恐怕何大爺，你又要說我們的不是了吧？……………。

順　叫你給我進去！

（大順把她往裏推，直推到房口還在嚷。）

嫂　……我的女兒再怎麼不爭氣，她沒有找到你的府上來，她沒有找到你的府上來！

何　這……這說到那裏去了！這說到那裏去了！

（她被大順推進去，房門被帶上了，祇是小孩的哭聲隱約地傳出來。）

順　何大爺，她們女流之輩不會說話，不用跟她見怪，話言話語的冒犯了你老人家，我來賠罪好了。

何　這也沒有什麼的，大順哥，你是明白人，有話也祇有你我兩個來說，其實我是為大家好。

順　是的，我知道你老的意思；何大爺，你是大量人，不看金面看佛面；你吃點什麼吧？我來溫點酒，賠個不是。

（正要起身，卻被鴨子一把手攔住。）

何　不用！不用！其實，這話已經說明白了，也不祇我一個人說，我這個

人就是這個脾氣，有什麼就說什麼。

順　唔，何大爺，話就說到這裏吧；以後我們就防着他們 不要再來 往好了！

何　那是當然的！不過的時候，大順哥，我知道你是個好人，還有些話，我也得，唉，也得給你點風聲。

順　什麼話？何大爺。

何　還是你那位……你那位大姑娘的事，唉唉。

順　什麼事？

何　你還不知道。聽說街上的風聲鬧得不很好！

順　什麼風聲？

何　那就這樣吧，就推開窗子說亮話吧，說是你的大姑娘的男朋友太多，李么舉人他們有一種……什麼……什麼主張。

順　主張？

何　唉，主張！大家都說要這樣太……的時候，太有傷風化！

順　有傷風化？

何　是的，說是有傷風化，他們要維持，就要……就要你們……。

順　要怎麼呢？

何　……說是你們要是這樣下去，在城裏住就不大好！就要……替你們……替你們想點辦法。

順　那末，要怎麼呢？要想怎麼一種辦法呢？

何　大概就是這種意思吧！不過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知道你的大姑娘也沒有什麼，祇是隨便得點兒，常常在外面跑。

順　唉，就為了這些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在同我那內人嘔氣！屋裏太小，有時少不了要我那大丫頭帶小孩兒出去；要是她在家裏，鋪上的生意也要她照顧照顧，何大爺，生意像這樣冷淡，人手又少，我還能夠請人嗎？

何　就是這樣的關係，不知道的都說你的寶號上用的是女招待！

順　哦！女招待？唉，其實一些甚麼樣兒的說法我也聽到過不少，祇是一家人要吃飯，這生意又不能關着不做！

何　你的生意從前不是很好嗎？怎麼一下就弄成這樣兒？

順　從前祇是我一家在這口子上賣獨市，那到還過得去，如今什麼都比不上別人，那有什麼辦法呢？祇要生意能夠好一點，請一個人來，我也不願意我那丫頭在外面去拋頭露面，拿給別人說三道四的。

何　唉，就是這種關係，所以李么舉人他們給你…………要給你想點辦法。

順　唔，祇要李么舉人他老人家能夠帮

忙想一點辦法，那我一家人就感恩不淺了！

何　他自然要想辦法的，他對於地方上的事情，一向就是很……………的時候…………很…………。

順　（帶着驚喜的樣兒，站起給何一揖。）何大爺，那就拜託你老人家，我曉得你老人家如今也跟李么舉人有些來往，那就拜託你老人家好了！

何　（驚疑，手足無措地站起來。）拜託我？

順　…………祇要能够多一點兒本錢，我就把門面弄大一點兒，生意就會好起來的。

何　唉…………

順　那我就不要我那丫頭在外面去跑，免得地方上說起不好聽！

何　唉…………

順　…………李么舉人這一番好意，地方也維持了，我一家也救了！祇要借得一百塊錢給我，我在年底準能償淸的！何大爺，你看李么舉人的辦法能够出這樣的數目嗎？

何　這樣的數目？他在那兒去出？他給誰出？

順　他老人家是會有辦法的，公益維持會是他辦的，貧民救濟所也是他辦的，聽說他爲這些事情一募捐就上千上萬的募到手。

何　你要他替你募捐？

順　這事情太小，他老人家的手裏也容易的。

何　容易是容易，你要他來周濟你？

順　不這樣他還有什麼辦法呢？

何　大順哥，你這人實在也太老實了，難怪你的生意弄得不好！

順　那是怎麼的？不是說要給我想辦法嗎？

何　辦法是有，可不是爲你的，他們要維持地方！

順　（驚惶）維持地方？怎樣維持法？

何　怎樣維持？他們要驅逐你，不準你在城裏住！

順　（驚得一跳，站了起來。）驅逐？我犯了什麼法？我在地方上害了誰？他們要驅逐！

何　究竟我也不十分淸楚他們的意思，我不過聽到有這種主張，爲你好，來給你點風聲。

順　要說是爲了我那個丫頭，她又做過什麼傷風敗俗的事情？何大爺，我們是多年的老鄰居，你就知道的，我，人雖窮，還懂得點志氣！

何　實在也沒有什麼，就是愛在街上跑，有些男朋友。

順　要是這麼說，那陳大老師的兩位小姐不也是天天都在街上跑嗎？他爲什麼不去驅逐？

何　那又不同了，她們是學校裏的，她

們講的是開通．

順　開通？

何　是的，聽說這也是洋禮。不過，大順哥，如今的世道是這樣，「祇許官軍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祇要有錢有勢，橫也有理，豎也有理，這些我們都不必去管他的，祇把你的大姑娘……。

順　怎麽說的？何大爺。

何　其實，不是我的過誇，像你的大姑娘那種人才，通城裏實在找不出第二個來！

順　何大爺，你老人家怎麽開起這樣的玩笑來了？

何　我是不開玩笑的！就是人才太出衆，容易惹是生非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像你的大姑娘，如今已是應該設法安頓的時候了。

順　像我們這樣的窮家小戶出身，誰肯要？

何　唉，我不是恃你誇口，像你的大姑娘要放個什麽營長團長的，也是……。

順　何大爺，你不要開玩笑了！

何　眞是！祇要把人戶放好了，誰再來說一句半句的！你就知道我，我是從來不會拿別人來開玩笑的。

順　是的，兒女的事實，早遲要辦的，祇是一時又找不到合式的……。

何　祇要你有這番意思，我就給你注意好了！我們是老鄰居，還有不好說的！

順　那就拜託何大爺好了！

何　沒有什麽的。我看你現下的生意是淸冷多了！待一會兒我還有一個朋友一塊兒來照顧你一頓。

順　承何大爺的維持！

（敲鍋的響聲和堂倌的叫聲傳過來。）

何　（嘴向外面一指）。對門的生意不是很好嗎？你不設法同他拚上一拚？

順　沒有本錢拿什麽同別人拚？

何　我看這種生意，完全不放賬也是不成的，其實你的手藝還不錯，………。

順　放賬？要有本錢呀！

何　多多少少放一點兒出去，我看你現下的手裏還不至不行吧？

順　多少都不行了！你老在這兒看到的，今天還沒有開張！我不怕笑話，現下我家裏差不多連飯都吃不起了！

何　不會吧？

順　實在的！一點兒也不假！

何　話雖如此說，大順哥，我那點兒數無論怎樣也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大爺也曉得我的事情的。

順　是的，祇要有一點兒辦法，你大爺那筆數我總要先付淸的：

何　看看端陽節就到了，我還有一批大的開消，這一季來的猪差不多還拖欠到現在，都等到端陽節來償還的！你這兒一共祇有二十多塊，好在還不很多，在月底可以辦到吧？

順　……總之，何大爺，我辦得到多少辦多少好了！

何　那可不能這樣說，我也是一個釘子一個眼，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大順哥，不多心的話，我要不是地鄰隔壁的，我就不能等你拖這久，你想快半年了，這一節我可要指望到你這一處！

順　……是的，何大爺，我總之……總之趕着就是了！

何　那就說個定準吧，就在月底！

順　（他看着鴨子站起來往外走，跟在後面。）再坐一會兒吧！再坐一會兒吧！

何　一會兒再來好了。

順　（站在門口，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何大爺，你老剛才說的是早飯是晚飯？我好預備。

何　（又翻身轉來。）就是午飯吧。

順　要些什麼菜？我就好預備。

何　就檢你最拿手的弄個三四樣就成，總之，魚是要的，要活的鯽魚。

順　一共有幾位？

何　祇有一位，就是那位賴營長，你該知道吧？

順　哦。

何　賴營長真是個好人，他那人最喜歡交朋友，一點兒架子也沒有！真是個好人，不信你待一會兒就知道……！…………。

（何鴨子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

（大順退回來坐在那兒沉思，大順嫂走出來，這時沒有抱小孩了。）

嫂　（慢慢地走到大順面前。）剛才聽到你們在商量些什麼。

順　（沉默了片時，忽然抬起頭來）。你什麼事情都要多嘴，什麼事情又都辦不了！

嫂　啊，我看你又把什麼事情辦好了！也虧你是一個男子漢，活辣子那些話你也受得了！

順　別人又說了什麼來？你也不怕得罪人，祇顧你說得出口！

嫂　得罪他！他活辣子又不是你的祖先，你怕他怕成這樣兒，像那種東西，可惜還有一頓耳光沒有給他嘗，說話那樣欺負人！

順　好了！好了！你能幹，你去還他的賬吧！

嫂　像你那樣兒，他就不要你的賬了！

順　（驀然翻轉身來，在桌上一巴掌。）你是不是安心要來逼死人！心裏的事情愁還愁不了，你要來纏着同我鬧！你這娼婦！

（未完）

慰勞

丁飛

「呵，好久不見了，吳得勝。你們是去參加慰勞大會的嗎？」

吳得勝和他的兩個受了傷的夥伴，剛進城不多遠，便與着侯福與叫住了他們，這樣地問。

「你是去參加的不是？」吳得勝本不知道今天是舉行慰勞大會的日子，他和他的同伴進城來原是無目的的，所以一聽侯福與說了，也就無可無不可地回答。「那就，去去也行。」

但當他把頭一側的時候，忽而想到這還有徵求徵求他的兩個同伴的意見的必要。他回過臉來：「你們說怎樣？」

「好，大家去走走罷。」馬越本彷彿可以代表兩個人的意見似的答應着。

其實，除了不得已的情形以外，王彪是不很樂意去幹這種玩意兒的。

於是，四個人一路順着大街走着。

王彪仍然拄着拐棍，馬越本的脚也有些跛，走起路來很不得力；只有吳得勝，雖然斷了一隻手，兩脚却和侯福與一般矯健。他和侯福與走在前排，談着極簡單粗率的話，却常常在許多店鋪前站一站，在許多櫥窗下望一望，爲了等待他的兩個跛足的夥伴。

終於他們走到會場了。

「……所以我們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一進會場，便聽見主席台上一個人拿着傳聲筒在大叫，接着是拍拍拍，拍拍拍，一陣潮似的掌聲。

主席台搭得很高大，台上擺着幾張桌子。有兩個瘦骨伶仃的人坐在那里記錄，此外還有幾十個人則全都站立着。他們有的是軍裝皮裹腿，有的穿着西服，中山服或者皮袍，很不一律；但有一點是一律的，便是每人都有一件皮的繫衣。精神像煞都頗軒昂，可是臉色却都慘白得很不好看，雖然其中也有好幾個比有孕的母豕還要肥胖的。

這些人是誰呢？四個人同時都這樣想。

侯福與抬起頭來，因而看到了主席台的蓬簷上掛着一塊藍布幃，上面寫着「各界民衆慰勞各司令長官及全體將士大會」十八個粉字。他立即明白這是些怎樣的人了，他向吳得勝努努嘴，讓他看布幃上的字。

隨着侯福與的指示，他們都把視線移向布幃上，又移下來集中在台上人物的身上，細細地打量這些人的臉貌，細細地留意這些人的舉動，然後又毫無根

擴地懸揣着這是誰那是誰，但結果他們都很失望。這些人之中，有兩三個，他們是曾在檢閱的時候見過面的；因爲那時他們並沒有把這些人的面貌風度認清，所以得來的僅僅是一個模糊的若即若離的印象：高貴。現在這些人是更清楚地被他們所認識了，實在的，這些人的一舉一動，完全和平常人一樣，並不偉大，並不令人敬仰，也沒有別的什麼特異超衆的地方。

剛纔拿着傳聲筒大叫着的那個闊人把傳聲筒放下了，在掌聲之中拭着滿頭大汗，退往一旁。現在，又由一位留着八字鬚的官兒來說話 。他雖然穿着軍服，但似乎很不稱身，背脊骨彎成弓形，發音也沒有剛纔那人響亮。

他講演的時間很長，因爲聲音比較暗啞一點，所以他們並沒有把他所說的話聽清楚。但從他那滔滔不休地講着的神情中，可以知道他所說的應該都是些教導的責任的語句。

伏爾興開始排開飄揚着的小紙旗，拼命向擁塞着的人海中擠上前去，三個人跟着，一瘸一拐，很艱辛地做着同樣的工作。他們這種行爲，似乎很不文明；但人們也並不唾罵他們，只是在他們已經擠過去時 ，後面有幾個人發出笑聲，說「你瞧，這幾個傷兵興致倒不淺，也來……」彷彿把他們的來參加慰勞認作一件非常新奇的事。

「傷兵難道就不配來參加嗎？」那人的話被王彪聽見了，他站住，氣憤憤地大聲向那人責問。

「他並沒有這樣說，他說……」另一個人替說話的那人回答着，但下半句立刻被又一陣掌聲所淹沒了。

他們仍然望前擠着。

擠到離主席台不遠的地方了，定一定神，知道暗啞的聲音還在繼續着。他們凝神聽了一回，原來和剛纔拿傳聲筒的那人所說的並沒有什麼不同，仍然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一類的話。

王彪不耐煩，說要走；於是他們由旁邊擠了出來。

「我是早就不相信這些人的了，他們肚子裏有些什麼呢？他們强過我們的，只是調皮，陰險，會說話！」擠出人羣時，王彪長長地吁一口氣，這樣說。

現在他們又有了一種發見，對於這種發見，他們覺得很有趣而又傷感。

擠出了人羣，在主席台的左邊較遠的地方站住，回轉頭去一望，萬頭攢動，綢的布的紙的各色大小不一的旗幟，紛紛在營營的羣蜂似的聲音中飛舞，這種情形，簡直和鄉村裏的迎神賽會一樣。這里表示着一種他們少年時代所目擊的太平時代的景象，成了他們的宛轉的思戀的資料。

但大家把眼光再向旁邊一轉，立刻

他們又都醒悟過來了。

在離人羣約摸三步遠的地方。孤另另地樹着一面連旗，連旗後面，木然地站着一連兵士。雖然是全副武裝的：不准穿棉外套，每人只穿着一套破爛不堪的制服，又都負着兩百發子彈，可是正因爲如此，反而使個個人都顯出瑟縮和疲倦的模樣。他們成一字兒排着，鎗刺上也都附着一面紙旗，在風中活動；但他們的臉色却始終因冷而灰白。他們都毫無表情，並不聽台上的人在說些什麼話；但即使想聽，因爲相距太遠，也決計聽不出什麼來的。

這便是來受慰勞的全體將士。

由於這些人，使吳得勝他們想到自己都是全體將士中的一分子，所以他們也必須站在這里和這些人受同樣的慰勞。

他們在這慰勞中所得的，是冷和餓

王彪獨自走了開去。

「喂，老王，你這是做什麼？」吳得勝叫住他。

「站在這里沒有意思……」

「我們大家去買點什麼來吃罷？」

侯福與從懷裏掏出皮夾來，看了看，還留下一元多錢；這是上個月發的餉，計算起來，離現在已經五十多天了。

四個人走到食物攤前。

會場的東北角一處曠地上，擺着許多食物攤，燒餅，油條，雞蛋，花生米和餛飩，樣樣都有。這里彷彿是另外一個國度，凡是逗留在這里的人，都只顧自己享受着美味，絕不再去理會那邊的喊聲掌聲以及別的什麼。他們四個人，也一樣；好像一旦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似的，覺得心裏突然減去了壓迫，全身都似乎輕鬆了許多。在那個老頭子擺的攤子上，每人吃了四五個燒餅夾油條，那味道，真正是超過他們一切的經驗以上。

羣衆出發遊行以後，會場裏頓時改換了一種氣象：滿地遺棄着傳單，像春天的柳絮和桃瓣一般亂堆。擺攤的小販，只要隨手拾來，馬上便有一大束。他們把這些包食物的紙張望自己的擔子裏一塞，便從容不迫地走出會場，沿着東湖向新舞台過去。

「今天買賣還不壞罷？」侯福與向賣燒餅油條的那個老頭子說。他們四個人，這時還在會場裏躑躅着。

「托四位老總的福，今天賣了三千多錢；往常每天不過賣個千把錢呢，嘻嘻。」那老頭子笑着。

「現在預備回家了？」吳得勝也很無聊地搭訕着。

「還不能呢，今天晚上新舞台那里要演文明戲，也是這慰勞大會辦的，還得去做點買賣……」

「誰都可以去看嗎？」侯福興被他提起了興致來。

那老頭子很爲難，對於這問題的回答，他實在毫無把握。他想了一想：「老總們高興去看看，大約總沒有什麼不可以罷。」

於是，侯福興回轉頭來，問他們是否願意一同去。吳得勝和馬越本是滿口答應，王彪心裏想，無論去與不去，反正是無聊得很：「好罷，就一同去湊湊熱鬧……」

「但是，戲要到什麼時候開始唱呢？」馬越本忽然想起了這個問題，便又向那老頭子問。

「聽說是七點鐘……」

「那麼，我們不妨先到街上去走走再說。」

「好的，」侯福興答應着，並且很慨慷地允許了他們：「今天晚上我再來做一個東，咱們大家好好兒到天津小館裏去吃一頓打滷麵。」

冬天的日子特別短，當他們從那小館裏出來的時候，已經滿街都是黃昏了。紅的燈影和好的食物，臘梅花香布滿了各處，家家戶戶，似乎都保持着溫暖與平和。從一家燈火如晝的酒樓裏，送出來一派猜拳行令和笙簫歌唱的聲音，那聲音和冬夜的絲絲的寒意相混合，使飽食以後，暫時正安樂着的他們，反而得到一種飄零寂寞的感想。

吳得勝心裏很有點不平，這不平是一種廣泛的對於冷酷的人間的反感。自然，他的心目中，是和王彪，是和一切受了傷的和未受傷的如侯福興一類的夥伴一樣，存着一個具體的對象的，但這時，他委實找不到一處適當的地方來發洩他心中的怨憤。他只是對於普遍的一切憎惡着，除了自己，除了他的夥伴。

如果有那麼一天，能夠讓他痛痛快快地報仇雪恨呵，那即使喪失了自己的生命，他也甘願！

這樣想着，四個人已到了新舞台門口。燈綵紮的牌樓，也和白天在會場裏主席台的蓬簷上掛着的藍布幛子上所見的一樣，綴着慰勞等等十八個字。許多摩托車，獸似的伏着，那兩盞光耀的瓦斯燈，正好似猛虎的兩隻大圓眼睛；許多馬匹，這是中級軍官的坐騎，拴在大門正對面的木樁上。

人聲是嘈雜得非常：小販們和冬夜的嚴寒的氣候奮鬥着，放開喉嚨大叫着各人所賣的東西的名字；車夫馬夫們，有的安坐在車上，有的三五個聚在一塊，彼此高聲地談着話。這些人，他們並不去懸揣這裏邊是種什麼情形。裏邊現在似乎正嘹亮地奏着小提琴，但那在他們，彷彿是在渺遠的神秘的天國裏奏着一般，絕不在心上起一點感應；他們很聰明地知道，這里門裏門外，不必說，

顯然是兩個世界！

但這里三個傷兵和侯福興，他們却並不這樣想。他們很坦然地承認自己是有到裏邊去參加資格的！曼妙的歌舞，高的音，低的音，那是為了什麼？青年男女們那樣熱烈地排演酬唱，那豈不是為了讓曾在前線拚過命的弟兄們於百戰辛勞之餘，有一點點精神上享受的嗎？他們毫不躊躇地跨上了三級的石階，走進大門裏。

廊下已站着許多人，都是受了傷的弟兄，雖然並不是和他們住在同一個收容所裏的，但他們如果有興致細細地去辨認，一定可以尋到好幾個相識的人。還有些是並未受傷的，為數不多，但其中那個滿臉麻斑的蔡鳳山，却是吳得勝和王彪所能認識的。

這時時鐘正指着八點十七分。

「戲也唱了一點多鐘了，怎麼老不讓我們進去？」一個先在那里的傷兵大聲向佩着紅花的招待員責問。

「那是，照規矩要驗了入場券以後纔能進去的。」

「我剛纔親眼看見，幾個官兒，他們怎麼沒有票就進去了呢？」

「那是……」

「那是什麼！難道他們應當受慰勞，我們就不配嗎？」另一個傷兵說。

「這鬼地方，是不是我們一刀一鎗殺出來的，你還說這些廢話！」又一個傷兵憤憤地說，咬牙切齒。

「噲，你算是會裏的什麼人！」吳得勝再也忍不住了，直對着那招待員厲過去。「你們在門口紮的牌樓，你難道沒有看見嗎？那上頭是不是寫着慰勞全體將士？如果那不是騙人的，那麼，我們便都是全體將士中的一分子，你得讓我們進去接受你們的慰勞。否則，你先把那牌樓拆掉了再說！」

「那是，總有一個限制的……我作不了主！」招待員吶吶地說。

「你既作不了主，為什麼要攔阻我們？」王彪也不甘屈伏地問。

「不要理他！他們既是慰勞全體將士，我們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闖進去！」蔡鳳山這樣說着，彷彿司令官發了一道命令一般，大家便一齊向會場裏闖進去了。

似驟發的風，似開了閘的水，幾十個傷兵和十幾個弟兄，湧進了籠罩着藤花似的醉色的會場，使那些正為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跳着的羽扇舞所沉醉的會衆，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不調和。霎時之間，所有朦朧着的人們都清醒了，小提琴和鋼琴的合奏變了調子，從演員到觀衆，個個人都捏着一把冷汗。

舞台主任命令把電燈熄滅，打開太平門；剎殼鎗聲幾響，在黑暗中似乎有幾個人被護衛着出去了……嘈雜，呼喊，推擠，椅子跌倒，小孩和女人的哭聲，鬧成一片……

但是這些湧進來接受慰勞的受了和未受傷的弟兄們，對於這個偌大的騷動，却沒有一個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電燈又明亮了，會場裏變換了一番氣象。台幕早已扯攏，池座裏紊亂得不可言狀：人們互相擠着；有的躲在椅

底下，狗似的在地板上爬；有的伏在墻角邊哭。他們的臉色，被燈光照映着，你可以看出全體都是呈一種比死灰更慘的慘白。

「哈哈，這些人都滾走罷，讓我們來享受……」吳得勝在優待席裏坐下，得意洋洋地說。

「但是，他們恐怕不會再出來演了的呢。」馬越本吁一口氣，說。

「可惡的傢伙，爲什麼不演了？讓我們白等在這里！」

「打！打死這些混蛋東西！」一許多憤怒的聲音。

然而，「格蓬，嘶——」槍聲響起來了。大隊的憲兵，已圍住了這舞台。

「什麼？」有人愕然了一下，問。

「憲兵！」站在外面的一個不知什麼人氣急敗壞地說。

「丟那媽，憲兵來幹什麼鳥！」

「一定是來和我們作對的——弟兄們，事已至此，快快打出去罷！」王彪揚臂一呼，全體便都突然醒悟了過來，他們精神抖擻，向後轉，望大門外衝出去。

「殺！殺！殺！……」大家同聲喊着，那聲音宛然是晴天起了洪雷。

機關槍卜卜地打起算盤來，九五步槍暴躁地叫嘯着，槍彈的雨點，擊穿門窗，擊碎玻璃，鑽進這些來受慰勞的弟兄們胸腹，狂呼，哀號，合成一曲極複沓極繁雜的雄偉奔放的交響曲。

「反正是個死，和他們拼一拼！」

「幹掉這些東西！」混亂中有幾個人大叫着。

衝到大門口時，他們和憲兵有一場血戰。自從受了傷以後，再也不把「死」當作危險東西看待的弟兄們，早已有了最大的決心，這決心便是——在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來以前，定要作一番最後的火併的。所以，這時他們個個人便都似穿着鋼甲一般，在迎頭的火雲彈雨之下，絲毫沒有畏縮的模樣，只是像出了籠的野獸一般，橫衝直撞，猛力向那些橫執着步槍連射的憲兵和機關槍手撲去。

他們的武器是木杖拐棍一類東西，但用盡平生的力氣敲去，也可以使對方頭蓋粉碎，紅裏帶白的腦漿像石鐘乳似的從兩頰上流下來。他們爬起來又跌倒，跌倒了又爬起，有些更兇猛的，從對方手裏奪過槍刺來，便用了那人的武器，殺死那人……

在極大的騷動中，許多傷兵終於一個個倒地死了，有少數衝了出去，還有不少便都被圍在核心裏。

於是，半小時以後，事態便緩和下去了。

第二天，報紙上紛紛用頭號鉛字刊載着傷兵滋事的消息。據說幸虧憲兵出來彈壓，總算沒有鬧出大亂子；結果當場被槍斃了十來個，又有二十來個束手被擒，也都已就地正法——在那張不爲人所熟習的名單中，也便有着吳得勝王彪馬越本佐福與蔡鳳山五個人的名字。

原文献残缺